

2015年10月14日

温血的蛇
著

青空 幻想曲



目 录

第一卷 帷幕拉开	1
序幕	3
第一节	5
第二节	33
第三节	43
第四节	51
第五节	61
第六节	71
第七节	91
第八节	103
第九节	115
第十节	125

第十一节 135

第十二节 147

第一卷

帷幕拉开

序幕

夜的君王对幻想的支配者说

——把蓝图交出来，我们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否则我就把你的灵魂撕成一片一片的，挂满整棵世界树。

然而，幻想的支配者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我的王，你还是省省吧。虽然我远远不是你的对手，可如果我们俩真刀真枪地打一架，这个世界也就完了。

夜的君王冷笑着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乎？

幻想的支配者同样笑着回答

——既然你向我要蓝图，就说明你在乎……至少尊夫人肯定在乎。

夜的君王没办法，只好妥协

——老实说我累了，不想兜圈子，你有话就直说吧。

——我有个有趣的主意。

幻想的支配者微笑着说道

夜的君王叹了口气

——我已经不想听下去了。

幻想的支配者笑得更开心了

——我们各选几个代理人，进行一场游戏，谁赢了就听谁的，

如何？

夜的君王反问

——游戏？不觉得太儿戏了吗？

不料，幻想的支配者却一本正经地回答

——一点都不儿戏。因为对我们来说，世界本身不就是一场游戏吗？

《法兰德编年史：神话篇》

第一节

冰冷的剑刃划破的皮肤的感觉，不知为何却像是火焰一般滚烫。

贾天的身体仿佛断线的木偶一般，无力地倒下，如注的鲜血从胸口上那骇人的伤口奔涌而出。

皎洁的月光洒下来，令这片不大的林间空地亮如白昼。环绕在四周的树木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似乎今晚在这里遇害的并非只有贾天一“人”。

殷红的血沿着漆黑弯曲的剑刃滑落在层层枯叶之上，激起沉闷的声响，宛如死神奸险的笑声。红发女子低头看着自己的猎物，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如同冰封的湖面。

在失去意识之前，贾天用尽最后的力气扭过头去，却还是没能对心中的那个人看上一眼……

如同祈祷一般，红发女子低声吟咏：

“以静夜神王之名，赐予汝血腥的慈悲。”

.....

.....

.....

“嘿，你就这点本事吗？”

初升的朝阳下，河水静静地从居民区中流过。岸边的青草还

带着晶莹的晨露，显得更鲜更绿。

然而，这本来应该平静祥和的风景，却不觉染上了一丝戾气——就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一对男女正摆开架势对峙着。少女大约十八九岁，而少年看上去则比她还要小两三岁。男孩的衣服上粘着些灰尘和草屑，大概是刚从地上爬起来。

“……怎么？没胆子来了吗……”

少女向少年招了招手，一边挑衅地喊道。可就在她架势松懈的一瞬间，少年已经向她冲了过去。

少年的个头本来就较矮，他此时反而更加放低身子，手脚并用，贴着草皮扑向少女修长的双腿。这是摔跤手常用的战法，在对付主要使用站立打击技的拳击、空手道选手时尤为有效，只要对方反应稍慢就会立刻被扑倒——不过这样做同时也非常地危险，如果对方反应足够迅速且习惯使用下盘，攻击者很可能被一膝盖顶在脸上，然后再也爬不起来。

少年的速度很快，转眼间已经欺近了少女身前。然而少女却更加技高一筹，只见她轻盈地向左一跃闪开了少年的进攻，同时还不忘伸出右手揪住少年的领口向后一拽。男孩前冲得太猛，根本收不住惯性，顿时失去平衡摔了个狗啃泥。

“哈哈，胆量不错，只可惜你手脚太短了点。”少女不知是赞赏还是戏谑地说道。

少年很快就翻身坐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受什么伤。他懊恼地抬头看着少女，满脸不甘心的表情。

“是你长得太高了吧！”少年抱怨道，“我好歹也有一米六，别说得好像我是个小矮子似的。”

少年并没有说错。少女身材高挑，足有一米八左右，少年虽不算矮，但站在她的面前却还是差出好长一截。不过她的身材匀称健美，丝毫不给人纤细瘦削的感觉，略深的肤色和清爽的短发更使她显得充满活力。少女的容貌清秀端正，虽然还带着些许稚

气，不过眉梢眼角已经开始透出一股成熟的自信。

少女伸手把少年拉了起来，一边笑着说道：“对啊，小天长大了，已经是高中生了。”

“……可恶，我一定要赢一次，让你再也不敢把我当小孩子看！”

听着少年的话，少女又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

少年名叫贾天，今年刚刚开始读高一，而少女是他的姐姐贾雪，是附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两人此时正在早餐前的晨跑途中，想说顺便也活动活动腿脚以外的部分。

“快点回去吧，我快饿死了。”贾雪说道。

“嗯。”贾天拍了拍身上的尘土，一面点头回答。

因为的确已经有点晚了，两人立刻便踏上了归途。虽然两人本来是要晨跑的，不过刚才已经消耗了不少体力，所以他们选择慢慢地散步而归。

姐弟俩的家就住在离河滩不远的小区里。屋子在七层公寓的第二层，阳台下就是一排临街的门面，不过因为现在时候尚早，店铺都关着门。阳台正对着东方，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朝阳从河的对面升起。

沿河走了没几分钟，姐弟俩就已经能看见自己家了，而且还毫不意外地发现此时正有人坐在阳台上读着书。

“姐，既然起得这么早的话，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晨跑啊？”

走过阳台下的时候，贾雪抬头向阳台上坐着的少女打招呼。

“我不喜欢动。”

少女简洁地回答，一边头也不抬地将右手伸出阳台外摆了摆。一瞬间，贾天的脚下升起了一股旋风，然后他便被托着飞上了二层的阳台。

“谢了，岚姐。”贾天对少女说道。

少女名叫贾岚，是贾雪和贾天两个人的姐姐。和贾雪一样，

贾岚也在家附近的大学念一年级。不过与贾雪这个运动健将不同的是，贾岚属于室内派，而且业余爱好是读书和研究魔法。

魔法技术在法兰德大陆上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从第一纪元开始人类便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强大的力量。不过后来，由于多次战争再加上异族的统治，人类的大部分魔法知识相继失落。如今，多亏了两大魔法组织在132年前签署的停战协定，法兰德大陆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第五纪元，魔法文明渐渐寻回了昔日的荣光，魔法技术也在整个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

贾雪等了一会儿，见贾岚好像没有要接自己的意思，便抱怨起来。

“姐你偏心，那我呢？”

“你不是喜欢跑吗？别浪费机会。”贾岚讽刺地回答，临末还不忘补充一句，“你可要快点啊，不然早餐可就没你的份了。”

“啊！为了妈妈做的早餐，冲啊！”

看着贾雪飞快地跑进小区，贾天微微一笑推开了阳台的玻璃门。门一打开，贾天立刻闻到了煎蛋浓浓的香味，令他本就饥饿的肠胃一下子躁动了起来。

然而，在贾天伸手去抓食物之前，他停了下来——餐桌旁坐着一个熟悉的外人。

“怎么这个时候跑过来？”贾天随口问道，一边拖过椅子坐在了来人的对面。

“珉茜的爸妈去旅行了，所以她今明天都要在我们家吃饭。”

贾天侧过头去，发现说话的人是他的母亲。贾家妈妈非常美丽，五官小巧精致，一头长发也乌黑亮丽，甚至令贾天的姐姐们都艳羡不已。而且她看上去意外地年轻，至多二十来岁，丝毫不像是孩子已经读大学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人多半都会把她当成贾天的另一个姐姐。更难得的是，她不但漂亮而且能干，贾家的家

务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操持。美丽娴熟，温柔体贴，她就仿佛是为了诠释“母亲”这个词的意义而生的一般。

一边说话，母亲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了贾天的面前。贾天马上端过来喝了一口，这才抬头看向坐在他面前的少女。

“你爸妈真够恩爱的，现在还会定期去旅行。”贾天一边吃一边说道，“我家老爸已经一个月不见踪影了，电话也没见他打回来一个。”

咚！贾天话音未落，他的头上就被人用拳头轻轻敲了一下。

“爸爸妈妈也是很恩爱的！”母亲假装生气地宣言道。

“是，是。”贾天撇了撇嘴，敷衍地回答。

听着亲子间的对话，作为客人的少女轻轻一笑，识相地没有插嘴。她叫季珉茜，就住在贾家的对面。两家的父辈关系很好，所以她从小就和贾天玩在一起，与贾天的姐姐们也十分相熟。和活泼好动的贾雪，阴沉冷漠的贾岚都不同，季珉茜性格文静和善，举止端庄得体，柳眉杏眼，玉肌朱唇，再加上那一头披肩的柔顺黑发，很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知道小天你喜欢妈妈，但是挑拨离间也不会有什么用的。”

一边说着，贾岚跟着贾天走进来，坐在了季珉茜的身边。

“噗——”贾天把嘴里的牛奶喷在了自己的碗里。

“啊哦，好脏啊！”

贾岚一下跳了起来，拼命地甩动双手，尽管其实她身上并没有沾上东西。贾天用力瞪了她一眼，但是贾岚却视而不见，继续说着风凉话：

“怎么？你心虚了？”

“懒得跟你扯淡。”

贾天摇了摇头，然后默默地继续吃饭。

贾岚似乎还想要说什么，但这时大门的响声分散了她的注意力。

“……妈妈做的早餐!”

从外面进来的是贾雪。她气喘吁吁地走到餐桌前，一屁股坐在了季珉茜的另一边，而且立刻就埋头大吃起来。一下子，餐桌边挤进了两张一模一样的脸——贾岚、贾雪，还有目前不在家的贾霏是三胞胎姐妹。贾岚是长女，其次是贾霏，贾雪是最晚出生的。

“我一直都在怀疑，”贾岚看着狼吞虎咽的贾雪，讥讽地说道，“你果然是野生动物，除了活动身体就知道吃。”

虽然相貌完全相同，但是没有人会大意到把贾岚和贾雪混淆——贾岚的皮肤更白皙，而且带着一副大大的黑色圆框眼镜，散发着浓烈的书呆子气息。

“我……快饿……死了。”贾雪反驳道，一边还不忘继续往嘴里塞着东西。

“噗……”贾天一时忍不住笑出了声。

夹在姐妹俩中间的季珉茜也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贾雪突然伸手指了指墙上的挂钟：“小天你怎么还这么悠闲，不怕迟到吗？”

贾天急忙回头去看，发现挂钟此时正指着七点三十分……

“啊!”

贾天情不自禁地抱头惨叫。他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的季珉茜，发现她其实早就已经吃完了，只是出于礼貌在等着自己而已。

贾天三口两口把碗里粥倒进肚子里，一把抓起书包便冲出了门去，甚至顾不得身上还穿着晨练时汗湿的衣服。季珉茜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

果然不出所料，两个人刚到校门前的时候，预备铃就打响了。贾天就读的芬华高级中学离他家住的小区并不算远，慢慢走也只用半小时就能到，不过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他们拼命

狂奔才勉强赶上了七点五十的预备铃。

芬华是贾氏集团旗下的一所私立高中，建校还不到十年的时间，在王都只能算是中等水平的学校，和历史悠久的王立、国立高中相比还差着一个档次。顺便一提，虽然是同姓，不过贾天他们家和贾氏集团并没有半点关系。

贾天的成绩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拿得上台面的特长，这里离家又特别近，所以贾天顺理成章地也就报考了芬华。贾天的三个姐姐其实也都是芬华毕业的，而她们选择这里的理由也同样是因为离家近——不能不说贾家的人都挺悠闲的。

“怎么又这么赶啊？睡过头了？”

站在教室门前迎接贾天的是他的两个损友，周青云和库尔兰拉·伊沙。

“被雪姐拉着过了几招，稍微拖得有点晚罢了。”

贾天一边掸了掸裤腿上还沾着的尘土，一边随口回答。因为出门太着急，他没来得及换衣服，直接穿着运动服就跑到学校来了。

“看来是又被小雪姐给收拾了呢。”周青云一针见血地说中了事实。

周青云家和贾天、季珉茜住在同一个小区，而且周青云和季珉茜还是同一天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所以三个人从小就很要好。不同于假正经的贾天和内向矜持的季珉茜，周青云从小就“劣迹斑斑”，旷课打架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在附近一带的混混中间还小有名气。不过自从上高中以来他收敛了不少，和街上的“朋友”也不大来往了。

周青云的评论让贾天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她比我高二十公分啊，简直是作弊！”

“是，是，我非常理解。”

虽然嘴里说着像是安慰的话，但周青云脸上的笑容却令他显

得非常言不由衷，更何况他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昂起头，挺直了腰——虽然不如贾雪，周青云身高也有将近一米七，比贾天高出不少。

“混蛋！”

贾天朝周青云的胸口轻轻捶了一拳表示不满，不过他立刻便忍不住笑了起来，显然并没有真的往心里去。

“贾雪大姐……可恶，我要是能早生两年就好了。”站在周青云身边，库尔兰拉怨恨地嘟囔道。每次贾天他们提到贾雪的时候，库尔兰拉都会忍不住抱怨两句。

库尔兰拉容貌粗犷身材魁梧，而且出身武术世家，所以大部分同学都忍不住对他心怀敬畏。可实际上，他却只是个脑子少根筋的家伙。库尔兰拉从小就在各种比赛中获奖无数，甚至还上过杂志的专栏，可不知为什么，他居然对从来没在正式比赛中露过脸的贾雪非常崇拜，甚至不计后果地从南方的西芬郡大老远跑到王都来读高中。可惜这家伙的头脑实在不怎么灵光，他没算好自己和贾雪的年龄差，结果刚刚入学却发现贾雪也正好毕业……

“本来以为能和大姐读同一间学校的……”库尔兰拉还在嘀嘀咕咕。

“大学可是读四年的。只要你能考得上，想和小雪姐读一个学校也还有机会。”周青云半开玩笑地说道。

不料，库尔兰拉居然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搞得贾天反而有点哭笑不得。库尔兰拉虽然稍微有点迟钝，不过贾天却对这种坦率的笨蛋讨厌不起来。

就在三个男人说着闲话的时候，一个女生突然快步朝他们走了过来。紧接着，在贾天反应过来之前，那个女生已经抬起右手对着他的额头就是一记“黯然销魂掌”。

“嗷！”贾天抱头惨叫起来。

“我说，你一个迟到就算了，别拖累我们家珉茜好吗？”打了

贾天的女生不但没半分歉意，还反而朝着“受害者”咆哮起来。

“露米，别这样。”

季珉茜慌张地跑过来拉住了打骂贾天的女生，防止她继续“行凶”。

这个女生名叫露丝米娅·索姆，通称“露米”，是季珉茜从初中开始的好友。或许是季珉茜内向温顺的性格激发了她的母性本能吧，露丝米娅从遇到季珉茜开始就异常亲昵，有时甚至让人怀疑两人是不是有朋友以上的某种关系。

“什么叫被我拖累了？”贾天辩解道，“今天珉茜在我们家吃早饭，所以我们才一起出的门。”

“珉茜怎么可能迟到？肯定是为了等你这个慢郎中！”

“……”

因为的确是事实，贾天一时也无话可说。

“啊，被我说中了吧。”

见贾天没有反驳，露丝米娅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一旁的季珉茜渐渐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身边的同学们全都选择了袖手旁观，其中几个人的脸上还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贾天他们这群人平时也一直都吵吵闹闹的，而且贾天和季珉茜基本已经算是班里公认的一对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只当他们是在打情骂俏。

“珉茜，惯着这种男人没好下场的。”露米继续说道，“你看他就是一副得寸进尺的样子，你再这么顺着他，早晚让他骑到你头上。”

“啊……我……什么……”

贾天摊开双手，瞠目结舌。他是因为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反驳，结果却让自己看上去就像是说中了痛处，所以才哑口无言。

站在暴风眼旁边的库尔兰拉低头对周青云嘟囔了一句“我看

要骑的地方肯定不是头上”，周青云赶紧摆了摆手示意他别火上浇油。

“好了好了，马上上课了，露米你也少说两句吧。”最后出来打圆场果然只能是周青云，“夫妻打架不记仇，半夜三更睡一头。何况人家两个人都没怎么样，你就别挑拨离间了……再说，”一边说着，周青云把脸贴近了露米，从旁边看来就像是要吻她一样，“你也不喜欢别人挤到我们中间说东说西的，不是吗？”

不出所料，周青云话没说完就被露米给推开了。

“胡……胡说八道……”

露米一脸娇羞，胡乱骂了几句便飞一般跑回自己的座位去了。高中入学式上，周青云对露米一见钟情，之后便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积极攻势。露米虽然相貌端正，一头闪亮的金发更是常常引得路人驻足，可因为她总是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所以很少有男生敢轻易接近她。或许正因为如此，露米对周青云这种积极主动又锲而不舍的男人没什么免疫力，几番追求下来，两周之前两个人终于正式开始交往。

从本心来说，贾天很乐见这两个人走到一起。一方面，露米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了，而且现在贾天也有了一点可以揶揄她的资本，不再只是被动挨打；另一方面，周青云自从上高中之后就再没出去惹是生非，虽然他没有承认，但是露米的影响肯定在这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看热闹的人渐渐散去，季珉茜也微笑着向周青云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不过，似乎还有一个人对这结果不太满意……

“我和珉茜可不是那种关系……”

贾天低声辩解道。可周青云只是朝他摇了摇头，示意贾天别再纠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在这时，老师走了进来，所以贾天也只好老老实实地走到自己靠窗的位子坐下，准备上课。

“虽然是礼拜一早上的第一堂课，虽然是历史，你们也别给我睡觉。”

女性老师一边说着，一边走上了讲台。贾天的历史老师姓何，同时也是他们的班主任，虽然已经是两个小孩的母亲，何老师的个性却相当开朗活泼，还常常跟班里的女生们混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似乎是觉得只用嘴说还不够，何老师又用讲义使劲敲了敲黑板，把还在打哈欠的男生们吓了一跳。

“何姐今天吃枪药了？”

“和老公吵架了吧。”

“为她老公默哀三分钟……”

男生之间传出一阵窃窃私语，不过何老师马上威胁地晃了晃手中的粉笔盒，所以他们也就都把尾巴夹了起来。

“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学习现代史的内容。”何老师翻开了讲义，“从断代来说，现代史其实就是第五纪元的历史，到今年一共132年……”

就在老师口沫横飞的时候，贾天却百无聊赖地将目光投向了窗外。天青云淡，晨光下的校园却显得空旷寂寥。枝头的黄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提醒人们冬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望着令人沉醉的风景，贾天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飞了出去……

贾天和季珉茜同年，而且几乎从出生就一直在一起。他们两家爸妈的关系更是好得出奇，简直比亲兄弟姐妹还要更胜一筹。

实话说，虽然他的父母并没有言明，不过贾天还是隐约察觉到，他们已经把季珉茜当做家人看待，如果有一天贾天和季珉茜突然宣布他们在交往，他爸妈估计也肯定只会高兴。

只不过……

贾天没法确定自己的想法。

“……在开始学现代史之前，我们先来把第一纪元到第四纪

元的历史梳理一下……”何老师不屈不挠的声音继续着。

当然，贾天是喜欢季珉茜的，如果非要排个位的话，大概也仅次于他的爸妈和姐姐们。可是，如果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和季珉茜交往，贾天却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贾天非常珍视季珉茜，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可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贾天不知道自己对季珉茜究竟是怎么想的。姐妹亲人吗？或者说单纯只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子？

贾天觉得，自己如果在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就作出决定，那对季珉茜是不公平的。

“……第三次大陆战争结束后，剑之王奥芬·菲索缔造的强大帝国灰飞烟灭。从帝国的余烬上，数十个国家相继建立了起来。其中最具实力的就数以人类矮人联盟为基础的兰德艾尔王国，和以旧帝国贵族为核心的西芬帝国。虽然大战已经落幕，但是法兰德大陆迎来的却并不是和平和安定，反而是延续百年的战乱……”何老师讲课的时候总是这么声情并茂的，让本来枯燥的历史课稍微多了一点乐趣，“直到第四纪元开始，法兰德大陆才终于又回到了和平发展的正轨上。谁能说说第四纪元开始的标志事件？”

何老师环视满屋的学生，除了几个优等生之外，所有人都耷拉着脑袋，生怕自己会被命运之手选中。最后，何老师的视线落在了窗边的一个人身上……

“贾天，你来回答吧。”

何况——贾天略微自卑地想道——季珉茜可以说是才貌双全，而他却怎么看都只是普普通通，身无长物。虽然班里的同学都习惯了他们这群人的相处方式，不过细细想来季珉茜和他其实一点都不般配……

“贾天，贾天！”

见贾天仍然神游在窗外，何老师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粉笔朝他扔了过来……

“啊！”

一声惨叫传来，紧接着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哄堂大笑。

何老师也满意地笑了笑，然后不慌不忙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贾天，说说第四纪元开始的标志事件和发生时间。”

“标……标志事件？”贾天揉了揉被打中的额头，连忙站起身，“……第三纪元546年，第三次大陆战争结束？”

梆的一声，贾天的额头上又被另一根粉笔击中了。

“你是问我还是回答我？”

“回答你？”

看见何老师又举起了粉笔，贾天赶忙改口肯定地说：“是回答你。”

“大错特错。”何老师毫不留情地说道，“第四纪元开始的标志应该是第三纪元634年，承武王西莫斯·兰德艾尔统一大陆，建立兰德艾尔联合王国。你作为一个兰德艾尔王国的公民，这个都记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啊……”

贾天挠了挠头，突然狡辩道：“用这一年作为第四纪元开始的只有人类和矮人，准确地说只有我们联邦才对。翼人用第三纪元538年精灵灭亡作为第四纪元开始的标志，而亚特兰蒂斯人则认为第三纪元545年路肯陷落是第四纪元的开始。而且，很多脱离联邦的国家也都开始用第三次大陆战争结束作为第四纪元开始的标志了，所以严格来说我也没错。”

兰德艾尔联合王国，或者称为兰德艾尔联邦，是以兰德艾尔王国为主体的国家联合体，至今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建立之初，由于承武王的强势，法兰德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兰德艾尔联合王国的成员。不过在承武王驾崩之后，很多国家相继宣布脱离联邦，到现在兰德艾尔联合王国的成员国已经只剩下不到十个。

“我说啊。”何老师摇了摇头，“这里是什么地方？”

“教室？……学校？”贾天猜测着何老师用意。

“这里是兰德艾尔王国的首都贝鲁格尔，你也还是兰德艾尔王国的人。所以，”何老师用力指了指面前的讲义，“你给我把书上写的东西记住就行了。”

“……好吧。”

贾天撇撇嘴，无奈地坐了下去。

“教科书里关于第四纪元的内容，是围绕着魔法师和魔技师之间进行的三场战争展开的。季珉茜，你来说说魔法师和魔技师的区别是什么。”

“魔法师使用自身的魔力来改变物象，而魔技师则根据魔法理论制造魔道具，再通过使用魔道具来间接地改变物象。”季珉茜回答道。

何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讲了下去：“一般普遍认为，一个人所拥有魔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与血缘有着很大的联系。所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具有强大魔力的家族垄断了魔法力量，进而取得了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权威。但是魔技师却威胁到了他们的这种权威。因为只要拥有魔道具，即使是一点魔力都没有的普通人也能够轻松得到魔法的力量。”

“人就是这样，当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首先想到方法往往都是暴力。”说到这里，何老师叹了口气，“第四纪元320年，魔法师开始了对魔技师的清洗。由于当时的魔法师打着所谓‘维护魔法纯粹性的圣战’这样的旗号，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第一次魔法圣战’。由于在当时，魔法工学才刚刚起步，炼金术又很长时间都得不到突破，魔技师在魔法师的血腥镇压面前一败涂地，数以千计的魔技师被屠杀，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在这个过程中失落。”

看着满屋的学生，何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样的战争其实

对谁都没有好处，因为谁也不可能把谁彻底消灭，结果只有魔法知识的传续被破坏，魔法的发展停滞不前。直到……”

“第四纪元748年，魔法师的代表‘七英结社’和魔技师的代表‘十二工房’签订了《路肯条约》，宣布无限期停战。这也标志着第四纪元的结束和第五纪元的开始。”

“《路肯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路肯自治，并且十二工房承认路肯学院的合法地位；二、各国保留十二工房建造的设施，由十二工房和所在国家共同经营；三、七英结社和十二工房都可以在任何国家派驻代表，且享有平等的外交权利。”

说到这儿，何老师又抬起头问道：“谁能告诉我，是哪个组织促成了《路肯条约》的签订？”

“……”

教室里一时鸦雀无声，学生们都紧闭着嘴唇，面面相觑。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只不过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所以才没有人说出答案。贾天扫视了一遍班里的同学，然后张口打算回答……

“‘血腥慈悲’！”

不知道是谁抢在贾天之前说了这个名字。

一时间，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几十双眼睛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何老师……

“血腥慈悲”是一个传说中的秘密组织，据称是由暗中制裁罪恶的刺客们组成的社团，而且有流言说正是因为血腥慈悲暗杀了七英结社和十二工房的多位鹰派高层，所以两大组织才会在战事正酣之时同意停战。

现如今，就连“巫师结社”都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可血腥慈悲仍然被称为秘密组织，唯一的理由就是没有任何国家或者组织承认它的存在。然而流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不管被否认多少次，大批的“爱好者”依然孜孜不倦地挖掘着那些尘封已久悬案，编

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或者恐怖诡异的“传说”——无论何时，法外社会和秘密组织都是无聊的年轻人们最热衷的谈资，真假虚实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呼……”

何老师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讲义。

“促成《路肯条约》签订的组织是‘银秤骑士团’。第四纪元747年，银秤骑士团用武力制止了结社和工房在叶舍尔海岸的对峙；第二年，银秤骑士团迫使两大魔法组织参加它在路肯主持的和平会议，进而签署了停战协议《路肯条约》——这才是《路肯条约》签订的过程。没有任何可查的记录能够证明，存在或者说曾经存在过一个叫做‘血腥慈悲’的秘密组织。关于血腥慈悲的所有故事都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的。”

“可是，在《路肯条约》签订之前结社和工房的很多主战派突然被暗杀，所以谈判才会那么顺利，不是吗？”有人反驳道。

何老师无奈地回答：“的确，这些暗杀事件可以说是双方被迫接受停战协议的原因之一。可是别忘了，当时可是正处于战争状态，交战双方暗杀彼此的高层是司空见惯的事，根本不能证明有一个所谓的‘秘密组织’在暗中活动。”

“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不存在啊。”又有人回答。

“你难道会去翻开世界上所有的石头，只为了证明没有一个兔子洞是通向仙境的吗？要证明什么东西存在只需要找出一个例子，可是要证明什么东西不存在却需要验证所有可能性——有些时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何老师忍无可忍地驳斥道。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是历史不是哲学课，所以我们还是专心记住有据可查的史实，少点存在性和可能性的探讨，好吗？”

何老师看了看手表，然后强行结束了这场本就不可能有结果的辩论。

.....

.....

.....

“哈哈，何姐今天果然又跑题了。”周青云大笑着说道。

“而且一跑就是小半节课。”贾天附和道。

在食堂吃过午饭之后，因为午休时间还没过，所以学生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聊。贾天他们这一群也顺理成章集结到了贾天的座位边上。三个男生显然对今天历史课上对“血腥慈悲”的讨论还意犹未尽，而露米和季珉茜则聊着昨晚的电视剧对男生们的热情视若无睹。

“说起来，‘血腥慈悲’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矛盾的不是吗？”库尔兰拉说道，“既然会杀人，又怎么会显得慈悲呢？”

“欸，这你就不懂了。”贾天回答道，“就是这种看似矛盾的名字才更有神秘感，不是吗？”

“真像是中二病的想法。”周青云讽刺道。

“不不不，也不能这么说。”贾天反驳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僧侣和小偷’的故事？”

库尔兰拉摇了摇头：“没有。”

“……是不是说一个僧侣杀了偷骆驼的小偷？”

周青云拼命回想着，不过也就只能想起这么多了。

“这个嘛，主要情节就是这样。”贾天点了点头，“话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僧侣和商队一起旅行，那个商队里有四十个商人，他们带着骆驼准备到远方去卖。

“一天晚上，当商人们都睡着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偷骆驼的小偷。小偷在解骆驼的时候不小心发出了声音，结果把僧侣给吵醒了。

“僧侣就想，如果商人们发现了这个小偷，他们肯定会把小偷打死，这样就会有四十个人因为犯下杀生的罪孽而堕入地狱；

如果放任这个小偷，那商人们失去了骆驼很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回国。既然如此，不如就只让一个人犯罪，而让其他人可以升入天国；只让一个人死去，而让其他人可以安然无恙。

“于是僧侣爬起来，打死了那个小偷，把所有罪孽都归到了自己一个人的身上。”

听着贾天用低沉的语调讲完了整个故事，周青云和库尔兰拉都陷入了沉默，两个女生也没再讲话而是看向了这边。

“……这……真是个古怪的故事呢。”露米小心翼翼地评论道。

“……没听懂。”库尔兰拉挠了挠头，“那个和尚为了不让别人犯罪，所以自己去犯罪？这什么意思啊？”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贾天还没来得及回答，不知是谁抢先从他身后说出了答案。众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看向了说话的人……

“如果无法避免最坏的结果，又或者罪恶变成必须的时候，将罪和恶都一肩承担，让无辜者可以继续清白地活下去，这或许也可以算是一种‘慈悲’吧。”

站在贾天身后的是一个矮小文弱的少年。和毛躁随性的贾天不同，少年站姿端正，腰背挺直，黑色的短发也整整齐齐，一看就是个严谨认真的人。

“……”

大概是因为没想到对方会做出这样大胆的发言，一时间众人都没敢说话。

“哈哈……”少年抓了抓头发，显得很不好意思，“贾天讲的那个故事，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贾天点了点头，“班长的理解相当准确。”

说话的少年名叫齐任，是贾天他们的班长。不过，他会被选为班长并不是因为人望高，单纯只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干这个吃

力不讨好的活，而他又不懂得拒绝罢了——简单来说，齐任属于是那种常常代人受过的老好人。

“说起来，”贾天继续说道，“没想到班长也会对这种话题感兴趣。”

“其实不是。”齐任略显尴尬地回答，“我是有事找你。”

“怎么了？”

“这个……汪芸希今天没来，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为什么问我？”贾天疑惑地问道。

“她一个人住，老师打了她家里的电话，结果没人接。班里只有你跟她最熟，所以想说她是不是跟你提过。”齐任解释道。

贾天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了齐任的意思。

汪芸希是贾天他们班的一个女生。据说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搬来的（实话是，没人知道她是从哪儿搬来的），所以在本地没有朋友；而她这个人又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埋头思考着什么，别人和她搭话也不怎么理睬，所以久而久之班里的人都开始躲着她，甚至还会说些闲言闲语——只有贾天除外。贾天性格刚烈直率，看不惯其他人在汪芸希背后指指点点，所以也不管她的态度如何，每天都会主动去打招呼。虽然刚开始汪芸希对贾天也是不理不睬，不过时间长了汪芸希偶尔也会回应一下，时不时还能聊上两句。可说到底，两人其实算不上是朋友。

“我们其实也不怎么熟。”贾天说道，“不过她好像提过这周末要出远门。”

“她说去哪儿了吗？”齐任追问道。

然而贾天摇了摇头：“不知道，她没说。她这人总是神神秘秘的……”

说到这儿，贾天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抹调皮的笑意。

“这是假条吗？”贾天指了指齐任右手拿着的纸片——上面印着表格，第一行正中间写着“缺勤登记表”几个字。

“啊，对。”

“我能看看吗？”

“……可以。”

齐任也想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就把空白的假条交给了贾天。然而贾天可没打算看看就算了，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桌上的笔，在姓名栏写上了“汪芸希”三个字。

“欸？”

因为贾天的行动完全出乎齐任的预料，他一时竟然忘了要阻止贾天。

趁着齐任发呆的功夫，贾天又接着在“缺勤事由”栏位里写下了“秘密任务”四个字。

“噗……”周青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啊！”齐任惨叫起来，“贾天你怎么……”

没想到，贾天反而气定神闲地对齐任说道：“班长，我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什么解决问题！”齐任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你想叫我把这个交给何老师吗！”

“班长。”

贾天突然站起身，伸手拍了拍齐任的肩膀，仿佛长辈教训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不能因为事情困难就不去做，更不能逃避责任嘛。如果我们不迎难而上，又怎么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呢？”

“啊？”齐任一脸茫然地看着贾天。

看着齐任脸上错愕的表情，贾天假装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唉，你会害怕也是正常的，这不怪你。没办法，这项艰巨的任务就由我来代劳吧。”

话没说完，贾天已经飞一般地向门外跑了过去。

“不要啊——”

齐任一边尖叫着，一边拼命追着贾天跑了出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季珉茜一边摇头一边微微一笑，露米扶着额头叹了口气，而周青云和库尔兰拉都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

午休结束的铃声敲响的时候，贾天和齐任一起回来了。不知为何，贾天一反常态显得垂头丧气，而齐任反而像是在安慰他。

跟着两人身后进来的是班主任何老师。

“有些人啊，”不等贾天他们坐好，何老师得意的声音就已经响彻了整间教室，“以为自己看了几本闲书就能在我面前卖弄。”

贾天一坐下就趴在了桌子上。

“我念了四年大学，教了十几年书，可不是吃素的。以为自己那点小聪明能驳倒我？嘿嘿，吃瘪吧！”

班里的同学都笑了起来，周青云和库尔兰拉笑得格外开心。何老师年纪不小了，却没个大人样，和十几岁的小孩子一般见识。不过大家并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特别是因为吃瘪的人是贾天，他们只会想着落井下石而已。

贾天抱着脑袋，痛苦哀嚎起来。

.....

.....

.....

放学后，贾天、周青云和库尔兰拉一起向附近的公园走去。他们跟其他学校的一群人约好了打篮球，而露丝米娅和季珉茜不想观战就先回去了——周青云还对露丝米娅埋怨了一通。

虽然最近白天已经明显开始变短了，不过今天放学的时候天色还很明亮。一路上，三个男人有说有笑，还不忘在路边摊上买些零食垫一垫。

“我看今天库就别上了。”

周青云一边把吃着烤腊肠，一边毫不客气地建议道。

“哈？”库尔兰拉满脸不服，“你是想说我在篮下站不住吗？”

“就是‘太’站得住了！”周青云解释道，“你往篮板下面一戳，都没人敢靠近你，全在外线乱投。”

“那有什么不好，他们投得又不准。”

“赢得没意思。”周青云总结道。

贾天暗暗点了点头。库尔兰拉给人的压迫感可不是半吊子的，敢跟他争夺篮下的人附近还真没几个。最近几场比赛都赢得毫无难度，贾天也觉得索然无味。

“那……那我去对面总行了吧。”

“你饶了我们吧！”

贾天本来是不打算插嘴的，可一听到库尔兰拉的提议，也忍不住了。

“你要是来真的，我可受不了。”

要是和库尔兰拉认真地对抗，贾天说不定会骨折的。

“没关系，看我怎么教训这个家伙。”

周青云莫名其妙地燃烧起来了。

看着两个死党互相呲牙咧嘴地瞪视，贾天却在一旁偷笑。不过同时，他也下定了决心，今天打死他也绝不踏进内线。

就在这时，贾天的视线无意中扫过街对面的公交车站……一瞬间，贾天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感到自己就仿佛被老鹰盯上的兔子一般。

贾天急忙定睛看去，发现一个女孩正从站牌的后面观察他，不过对方立刻就转开了视线，之后便再也没有看过来。女孩穿着水蓝色的短裙和蓝白条纹的上衣，从矮小的身材看上去应该还是个小学生。可能是她吗？贾天也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过敏了，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散发出杀气呢，人家大概只是无意中看了他一眼而已。

“喔，好厉害的打扮！”

正好这时库尔兰拉突然大叫了起来，把贾天的注意力吸引了回来。

“怎么了？”

“那边，快看。”

库尔兰拉一边指着前面，一边继续叫道。

贾天顺着库尔兰拉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一个女子正朝他们迎面走来，而且不只是库尔兰拉，几乎附近所有行人的视线都被那名女子吸引了。

根本不需要问库尔兰拉，贾天立刻便理解了他兴奋的原因。那名女子约摸二十岁上下的年纪，娇艳妩媚，不可方物；更稀奇的是她那一头红色的长发，宛若流动的火焰，在夕阳下熠熠生辉。然而，真正引人注目却是她的穿着——明明已是清冷的早秋，女子的身上却穿着一件纯白的无袖连衣裙，还撑着一把和傍晚的斜阳毫不相称的白色洋伞。更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左眼上带着一只绣着蕾丝边的白色眼罩，将她那美丽的容颜遮去了小半。

“行了库，别那手指人，很没礼貌啊。”

周青云轻声斥责道。不过他的视线也不由自主地被女子的身影吸引住了。

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白衣女子已经来到了贾天他们的面前。三个男人甚至都忘了走路，只是傻傻地盯着她看。女子倒是十分大方，丝毫没有在意旁人不太礼貌地视线。可是不知为何，就在她和贾天擦身而过的时候，女子优雅地扭过头来，对贾天露出了一抹难以察觉的微笑。

一股寒气顺着贾天的脊背爬了上来……

“喂，贾天，那女人刚才是不是冲你笑了？”

等女子走远了之后，库尔兰拉立刻急不可耐地向贾天问道。

“你看错了吧。”

贾天狼狈地回答，一边再次看向街对面的公交车站——穿蓝色衣服的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

.....

这天比赛的结果就和贾天预测的一样。虽然周青云绝非孱弱，可是在库尔兰拉面前却还是如螳臂当车，几番交锋之后便败下阵来。幸好贾天在外线的投篮命中了不少，才让他和周青云这队没有输得太难看。

打完了球，天已经差不多黑透了，贾天他们收拾了一下东西便急忙踏上了回家路。

“啊！”

刚走出公园，贾天突然用力拍了拍脑门，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一边舔着刚买的冰棍，库尔兰拉有气无力地问道。

“历史课的笔记忘在抽屉里了，今天还有作业呢。”

一边回答，贾天提起书包向学校的方向走去。

“天都黑了，你还回去啊？”周青云诧异地问，“作业什么的，一次不做又不会怎样。”

“我可不是你。”贾天耸了耸肩，“我从来都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

“你？”周青云对贾天的话嗤之以鼻，“你要是守规矩，我就是三好生了……你小子干过的坏事比我只多不少，只不过因为你小子聪明，很少被逮到而已。”

贾天撇了撇嘴，也知道自己的话没什么说服力。

“今天被何姐卷了一通，我近期内不想再让她抓住把柄了。”贾天说了实话。

“啊，这也对。”周青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那我们跟你一起去吧？”库尔兰拉仗义地提议道。

“不用了，反正也没多远。”贾天一边说，一边加快了脚

步，“我拿了东西直接回家，你们先回去吧。”

.....

等贾天回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大门口的警卫有些不太高兴，不过最后还是把钥匙借给贾天，让他进去了。

夜晚的学校空旷而寂静，飘荡着一股诡异的气息，行走其间就如同造访陵墓一般，令人感到阵阵寒意。正对着“陵墓”入口的，矗立着一栋红砖外墙的高大建筑，正是芬华高中的主教学楼。

芬华的主教学楼从空中俯瞰就像一只哑铃，由东西两座侧楼和连接它们的主楼构成。教学楼占地广大，将学校从中间一分为二，隔开了楼前的花园和楼后的室外运动场。主楼的入口正对着学校的大门，两个侧楼也各有一扇小门，总体上来说设计得还算方便。

贾天他们的教室在西侧楼的三楼，所以他没有走正门而是从楼外绕到了西面的小门。一路走来，贾天连半个人都没有遇到，迎接他的除了黑暗就只有寂静。好在贾天胆子很大，而且也从来不信那些鬼鬼神神的事情，所以倒是不怎么在意。

主教学楼的楼梯并不是“之”字形折叠的，而是绕着一个直通顶层的小空间呈螺旋形上升，就像是某些豪华酒店里用的那种。据说当初贾氏集团砸下了重金，整栋教学楼的设计都出自某个著名的设计师之手，这些楼梯也不例外。可因为螺旋形的楼梯占用了楼里很大的空间，而且每次上下楼都要走更长的距离，所以贾天并不怎么喜欢。

来到三楼，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从两排教室之间穿过的狭窄走廊。因为没有开灯，走廊的另一头漆黑一片，就仿佛一直连接到世界的尽头一般。贾天摸黑来到了自己班级的教室前，用警卫的钥匙打开了前门。

教室里就和白天上课时没有多大区别。虽然月光不算明亮，

贾天还是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桌子。然而，一番摸索之后，贾天却发现笔记本并不在抽屉里。

“这……”

贾天摸了摸脑袋，有些糊涂了。笔记本这东西他白天刚刚用过，而且之后也一直没有带出教室，除了抽屉之外还能在哪儿？

贾天硬着头皮又在附近找了找，但还是一无所获。就在这时候……

“贾天？”

“啊！”

听到声音从背后传来，贾天吓得不由一个激灵。等他转过身，这才发现原来是班长齐任站在门外。

“原来是班长，你吓了我一跳。”贾天笑着说道，一面暗暗松了口气。

“你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一边随口询问，齐任走进了教室。一片云飘了过来，将月光遮去了大半，这让贾天一时无法看清齐任的表情。

“我有东西落在教室，所以回来拿。”贾天简短地回答道。

“是吗？”齐任轻轻地说道。

一瞬间，贾天愣了一下，因为他感到自己似乎看见齐任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

“……你在找的，是不是这个？”

一边说着，齐任的左手从身后拿出了一本薄薄的小本子。不知不觉，齐任和贾天之间已经只剩下了伸手便能触及的距离。

“啊……”靠着微弱的月光，贾天仔细看了看那个小本子，“对，就是这个，谢……谢……”

贾天正打算伸手去拿自己的笔记本，可是不知为何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怎么了，贾天？”齐任疑惑地问道。

贾天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用狐疑的眼神看着面前这个比他还要矮小的少年。与此同时，贾天的右脚向后退了半步，还似有意似无意地把左臂横在腰前，乍一看仿佛是突然肚子痛一般。

齐任的嘴角又情不自禁地微微扬起了……

“这么晚了，班长又是在这儿干什么呢？”贾天用故作轻松的语气问道。

齐任歪过头来，满脸天真地看着贾天：“……什么意思？”

贾天冷冷一笑：“班长不会是专程来还我笔记本的吧？”

面对已经起了戒心的贾天，齐任用力抿了抿嘴唇，似乎是在心里权衡什么。不过，很快齐任便做出了决定……

“贾天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一边说着，齐任把笔记本随手向后一扔，紧接着——贾天的心猛烈地跳动了起来——齐任的右手从不知什么地方摸出了一把漆黑的匕首。

“不过是开了个玩笑，用不着这么小题大做吧？”

贾天自嘲地想道。

第二节

“我说班长，你不会那么小气吧？”

昏暗的教室中，两个少年紧张地对峙着，在两个人幼小的身躯之间飘荡着不合符年纪的强烈杀气。

齐任虽然拿出了武器，但是却并不急于向贾天进攻，只是一派轻松地站在原地，似乎是对贾天会作何反应很感兴趣。所以，贾天也并没有立刻感到有性命之忧，还有功夫和齐任搭话。

“只不过是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用不着杀我这么极端吧？”

“……”

“我道歉还不行吗？我不该在表格上乱写，不该给你添麻烦。我真的很抱歉，原谅我吧，好不好？”

“……”

“你别这样，有什么不高兴的说出来好吗？”

“……”

然而，不论贾天说什么，齐任都始终保持沉默，这令贾天心里的恐惧越来越强烈了。

之前还能自然地对话，可是自从拿出了凶器之后，齐任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就仿佛一瞬间变成了哑巴一样。贾天满心希望齐任能哪怕说一句话，这样他才能有机会了解齐任的动机，然后设法劝服齐任。可是齐任始终一言不发，就仿佛贾天说什么都无

关紧要，唯一重要的事情就只有杀死贾天一般。

很明显，齐任并不是因为贾天的恶作剧而怀恨在心。现在齐任手握武器而贾天赤手空拳，同时贾天还被困在两列桌椅之前的狭窄过道中，怎么看都如同是俎上之肉。如果齐任真是为了泄愤而报复贾天的话，拥有如此优势的他至少会把自己的理由告诉贾天，以此来嘲弄对方和发泄自己的怨气。

可是齐任却一言不发，可见他还有比起怨恨更重要得多的理由，要置贾天于死地。

这可就麻烦了。贾天咬着牙想道。理由什么的只能先不管了，首先得想法脱离险境。

一边思量，贾天缓缓后退，和齐任拉开了距离。虽然齐任的确手持武器，不过匕首这东西只能算是手臂的延长，并不是多么危险的东西……

刷刷地风声过后，贾天的脸上和右臂已经留下了两道血痕。

事实证明，贾天太低估对手了——齐任身法飘忽，进退趋避快如闪电，手中的匕首更是如露出了獠牙的毒蛇，始终不离贾天的要害。贾天拼命闪躲，才勉强没有受致命伤，可是皮外伤就免不了了。

要和这样的对手战斗，贾天绝无取胜的可能。心念及此，贾天随手从不知道是谁的课桌上抓起一些书本、笔盒、墨水瓶之类的东西，胡乱地向齐任丢了过去。

两边的桌椅令贾天难以闪避齐任的攻击，可同时也限制了齐任的行动。齐任只能后退躲开飞来的杂物，贾天也就趁机跑到了教室后面，和齐任的距离再次拉开。

教室后面没有放课桌，留出了一个不大的空间，所以比起狭窄的过道对赤手空拳的贾天稍微有利一点。但也并不是说贾天因此就有了胜算，不管怎么说，齐任不但手持武器而且身手不凡，和这样的对手正面交锋是非常不明智的。

教室本来有一个后门，要是后门开着，贾天现在就可以逃出教室。可是，因为贾天进来的时候只开了前门，所以现在后门是锁着的。虽然贾天的手里有后门的钥匙，但现在转过身去开门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就在贾天后悔不及的功夫，齐任也已经追了上来。切，削，刺，挑……齐任的攻击就如海浪一般连绵不绝。贾天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将匕首使用到如此境界，只能不住地后退来躲避，显得狼狈不堪。

可是好景不长，贾天的后背很快便碰到了后门边的墙壁。闪着寒光的刀刃还在步步紧逼，而躲避的空间却已经没有了……

贾天把心一横，趁着齐任一记突刺落空的机会，居然主动向前踏出一步，同时从外侧一把抱住了齐任的右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贾天突然的行动而感到惊讶，齐任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贾天哪肯放过这个天赐良机！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夹紧了齐任的手臂，同时拼命地向右转身，将齐任的脸甩向了墙壁——只要齐任撞上墙面，贾天就能继续用力将他的手臂折到他的背后，甚至有可能直接将他的关节折断……

完全出乎贾天的预料，齐任居然不顾手臂的疼痛，一跃而起，踩着墙壁跑动起来。一瞬之间，齐任已经绕开了墙壁，而贾天反而因为用力过猛，后背狠狠地撞上了墙面。

虽然非常惊讶，但是贾天并没有松开齐任的手臂，这让齐任也无法继续用匕首发动攻击。

齐任无计可施，只好挥起左拳打向贾天的脸。贾天没有躲避，只是稍微收了收下巴，用额头承受了齐任的拳头。与此同时，贾天把齐任的右手手肘抵在自己的胸口，双手猛地向反方向用力……只听咔的一声，齐任的肘关节被硬生生地折断了。

随着手肘受伤，匕首从齐任的手中落在了地上。贾天的心稍

稍放下了一点，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想别的，就已经被齐任一脚踹开。

别看齐任身材矮小，可真是条硬汉，手肘被掰断居然一声都没吭。不过，任他再怎么强悍，肘关节折断的右臂也不可能再使用。只靠一只左手而且没有了武器，任谁来看齐任都已经处于劣势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贾天感到的恐惧却丝毫没有减弱。他也不敢在教室里多待，赶紧绕开齐任向前门跑去。

就在贾天的脚快要踏出教室门的时候，他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是枪声！

贾天反射性地弯腰躲避，即使他明知道不会有什么作用。幸好，不知道是因为齐任不习惯用左手开枪，还是因为他本来枪法就不怎么好，子弹并没有击中贾天，只是在他身边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孔洞，激起了一片尘埃。不过贾天再也不敢怠慢，立刻用尽全身的力气冲出了门去。

跑出教室之后，贾天转眼间便来到了西侧的楼梯口。

砰！

又一声枪响从身后传来，贾天感到子弹就贴着他的后脖颈飞了过去，背脊不禁冷汗直流。来不及多想，贾天立刻顺着楼梯连蹿带蹦地向下跑去。

贾天的速度很快，就算齐任从上往下开枪也应该很难命中。楼梯下就是西侧楼的楼门，只要贾天能逃出教学楼，要躲避齐任的追杀就会容易得多。然而，就在贾天快要跑到二楼楼道口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齐任在贾天之后来到三楼楼梯口，向下看去，贾天的身影已经快到二楼了。眼见自己已经追赶不及的情况下，齐任居然毫不犹豫地从螺旋形的楼梯中间飞身而下，双脚着地稳稳地落在了一

楼！

惊愕之余，贾天不由心念一动：从三楼跳下虽然还不至于会摔死，不过以齐任落地的方式至少腿骨骨折是难免的。如果贾天直接从这里下楼当然可能被等在一楼的齐任枪击，可是如果他绕到主楼那边的楼梯，齐任靠着受伤的双腿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追上……

砰！

贾天急忙俯下身子躲开了这颗子弹——显然他又想错了，因为齐任正用看起来毫发无伤的双腿沿着楼梯追了上来。

万般无奈之下，贾天只得离开楼梯沿着二楼的走廊向东逃窜。然而贾天非常清楚，走廊很长，他还来不及跑到另一头齐任就会追上来。齐任的枪法虽然一般，可如果贾天只能沿着狭窄的走廊向前跑的话，根本就和固定的靶子没有两样！

就在身后的脚步声差不多快要到楼梯口的时候，贾天不顾一切地撞开了自己左手边的一扇门，躲了进去。

这其实是一场赌博。虽然贾天暂时避开了遭受枪击的危险，可是在被手持武器的敌人追赶时，跑进封闭狭窄的空间根本是自寻死路。

借着朦胧的月光，贾天发现自己慌不择路居然跑进了图书室里，不禁暗自庆幸——图书室要比一般的教室长上两倍有余，而且贴着两边的墙壁还各摆着一列高大的书架，视野因此变得很差，反倒是非常适合在黑夜里躲藏。

图书室的另一边，有几扇窗户夹在书架之间。这里是二楼，不是不能跳下去的高度……

贾天摇了摇头，打消了这个念头——窗户下是水泥地面，要是自己摔断了腿的话，面对有枪的敌人那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知道继续犹豫不决也没有办法，贾天身形一闪，躲进了书架之间的阴影中。

.....

.....

.....

“哈——哈——哈——”

躲藏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高大书架背后，贾天努力压抑着自己想要大口喘气的欲望，尽管他刚刚才经历了一场打斗然后还飞奔过了两条走廊，现在肾上腺素正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不止。

夜晚的教学楼如死一般地寂静，仿佛只要扔一根针就能惊起窗外的栖鸟。昏黄的月光将树木的影子投进屋里，在地板和书架间留下一副斑驳诡异的画面，好像有无数没有形状的妖魔在夜空中狰狰狞笑。

吱呀——被贾天撞破的房门发出了一声轻响，令他刚刚平息了一点的心跳一下又变得猛烈起来。贾天屏住呼吸等待着，一面攥紧了脱下的外套。如果现在是一场狩猎的话，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耐心——无论对猎人还是猎物，都是如此。

时间滴答滴答地流走，四周却依然一片死寂，就仿佛偌大的教学楼中真的已经空无一人。然而贾天却不敢有丝毫大意。齐任明显是有备而来而且身手矫健，就算他可以行动无声贾天也不会感到惊讶。

不过，贾天也并没有很慌张——图书室的结构对他有利，而且刚才的枪声很可能已经吸引了警卫的注意，所以现在需要着急的人绝不是他。

.....

追着贾天来到图书室的齐任也谨慎了起来。他的右手恐怕短时间内都无法使用，虽然有枪这一点是优势，可是面对贾天时也已经不能从容不迫了。

因为书架遮挡了月光，图书室比教室还要黑得多，这一点对先进来的贾天更加有利。而且，书架有两列，过道在正中间，贾

天可能躲在任何一列当中，而齐任却没办法同时把枪口指向两个方向。如果齐任第一时间没有瞄准贾天，再被贾天从背后偷袭，那只剩下一只手的他恐怕真要一败涂地了。

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之后，齐任决定用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他没有直接沿着过道前进，而是先到书架前，把书架底部的几排书推落到地上，这样他就可以隔着书架看清后面有没有人躲藏了。虽然这样一排一排地检查会非常缓慢，不过贾天现在有如瓮中之鳖，齐任并不需要着急。

.....

听见书本落地的声音，贾天立刻明白了齐任的用意。

贾天多少也已有所预料，毕竟齐任绝不是头脑简单的人，想要指望他盲目地踏入陷阱未免有点过于天真。

可现在也不是佩服的时候，因为如此一来贾天就真的没有退路了。冲出去和齐任硬拼，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可是继续躲藏下去，也早晚会被齐任发现；从窗户跳下去.....

突然，贾天抬起头，看向了图书室低矮的天花板.....

.....

一排一排检查过来，齐任已经将图书室里一半的书架甩在了身后。

一般来说，既然对方手上有枪，胆小的家伙可能会因为害怕而躲到图书室的最后面去。可是齐任无法这么乐观——贾天就算看见他手里的“沉默终焉”也没有畏缩，反而找准机会折断了他的手肘。贾天绝不是那种会因为对方手中有武器就无法冷静思考的家伙，他不会选择消极地躲藏，反而一定会伏击齐任。

齐任丝毫不敢大意，只能继续慎重又慎重地进行枯燥的检查。

就在齐任刚刚检查完一排书架，正打算回到过道的时候，一个黑色的影子突然笼罩在了他的身上.....

齐任反射性地举枪向上射击，同时还不忘一个跨步逃入了过道。紧接着，齐任迅速回转身，将枪口指向了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

然而，那里却只有贾天刚才穿着的外套躺在地上！

……

贾天躲在书架和天花板之间的缝隙中，等待齐任从脚下经过。果然，齐任只关心书架后有没有人，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双眼睛正从头顶上注视着他。

当齐任检查完贾天藏身的书架，正准备返回过道的时候，贾天看准机会将自己的外套抛向了齐任的头顶，同时自己一翻身从另一侧下了书架。

齐任被贾天的外套吸引，枪口瞄向了错误的方向，就这一瞬间的迟疑，给了贾天机会……

贾天从齐任侧面猛撞过去，而齐任没有丝毫防备，结果两个人就这样同时滚到了地上。齐任想要用枪口瞄准贾天，而贾天则拼命想要夺下齐任手中的枪，两个人就这样在地上扭打起来。不过齐任毕竟只剩下一只手可用，比拼寝技根本不可能是贾天的对手，握枪的左手很快就被贾天抓住。

齐任无计可施，只能用膝盖去撞贾天的胸口。而贾天又故技重施，强忍着痛，只是一个劲地把齐任的左手摔向身边的书架……一下，两下，三下，啪，枪掉了。

贾天也不敢去捡掉在地上的枪，只是用力把它踢到了两个人都够不着的地方。而趁着贾天的注意力被枪吸引的机会，齐任用力蹬地，强行从贾天的控制中挣脱了出来。

两人同时站起身。贾天这次再也不敢大意，立刻冲上去想要再次制伏齐任，可是他刚跨出一步就傻了眼——齐任居然从怀里又摸出了另一把枪！

贾天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转身躲进了书架之间，而这时出

现在他面前的，正是一直被他否决的“窗户”……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贾天推开窗户跳了下去。

贾天的右脚先落地，一接触到水泥地面，贾天立刻顺势向右翻滚，借以缓和下落的冲击……不，其实他是真的摔倒了。

事实证明，贾天一直否决“跳下去”这个选项是绝对正确的。当他的右脚一接触到地面，贾天立刻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从脚踝传了上来。勉强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贾天能够清楚地感到右脚完全不听使唤，别说逃跑，他现在就连站立都有困难。

而好死不死，齐任又一次表演了在楼梯间展示过的“绝技”——齐任从同一扇窗户飞身而下，然后双脚着地，稳稳的落在了离贾天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

缓缓地举起枪口，齐任没有半分迟疑地瞄准了贾天的脸……

“啊，这下可糟了。”

贾天无奈地自语道。

第三节

“如果我一定要死的话，至少让我死个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贾天只能无可奈何地向齐任请求道。

没办法了。这么近的距离，就算齐任枪法再怎么差也没有打不中的道理。

“……”

齐任的表情就像冰封的湖面，连一丝涟漪都没有。只见他缓缓将枪口对准贾天的额头，如同一个处决犯人的侏子手。

“……喂，姓齐的，你他妈就不能说句话吗？”

贾天忍无可忍，张口骂道。他自知命在旦夕，也顾不得什么礼貌了。

就在这时，从齐任的口中缓缓地飘出了一段如祷告般的话语——

“以静夜神王之名，赐予汝血腥的慈悲……”

“欸？”

贾天猛然呆住了。这句话他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而且在这段简短的话当中，贾天听到了那个被库尔兰拉斥为自相矛盾的名字——

血腥慈悲。

“你……”贾天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你是血腥慈悲的人？”

然而，齐任就仿佛没有听到贾天的话一般，只是继续喃喃自语：“……愿你的灵魂，在黑暗与虚无中获得永远的宁静。”

贾天恶狠狠地瞪着齐任，可是齐任的表情依然毫无变化。只不过，贾天隐约感觉到，齐任似乎不太愿意和他对视。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居然需要血腥慈悲的侏子手来杀我。”

贾天苦笑着自嘲道。齐任已经念完了“处刑宣言”，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件事了，对此贾天已心知肚明。

清冷的晚风吹过夜幕下的庭院，拨动枝头的树叶，发出柔和的声响，仿佛是夜在轻唱着一首无人知晓的歌谣。不知为何，明明是如此凉爽而舒适的空气，贾天却只能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贾天很清楚，齐任是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的，因为现在站在贾天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熟悉的老好人班长，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

齐任的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就仿佛是在给自己鼓劲一般，然后他扣动了扳机，就如计划好的一样，没有失误，没有犹豫……

贾天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咔！

枪机的声音清脆地响起。

贾天的身体本能地绷紧了一下，可是冰冷的子弹却并没有如期而至。

缓缓地睁开眼睛，贾天发现齐任正疑惑地看着手中的凶器，他似乎正和贾天想着同一件事情。

没子弹了吗？还是枪卡壳了？贾天不禁猜测道。无论如何，齐任的武器出了问题肯定的，而这正是贾天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是他的脚没事的话。

从受伤的脚传来一阵阵的刺痛，令贾天沮丧不已。如果换做平时，他肯定会转身逃跑，或者冲上去做最后一搏。可惜，现在的贾天除了呆站着之外也做不了别的事情。

就在贾天懊恼不已的时候，从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银铃般的声音——

“枪这东西虽然方便，可是把‘燃烧’的元素抽掉之后就只是一块没用的废铁而已。”

这次贾天看得一清二楚——一直面无表情的齐任，皱起了眉头。

从贾天背后走出来的是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她的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四零左右，穿着一件水蓝色的短裙和蓝白相间的条纹上衣，咋一看去像个小学生。齐任本身也相当矮小，两个人站在一起倒是颇有点相得益彰的意思。

女孩的手中拿着一根长棍，棍子的两头还各嵌着一颗似乎非常沉重的蓝色宝石。整件武器从外观上看很像锻炼力量用的杠铃，使人不禁怀疑这到底是一根法杖还是一件威猛的钝器。

“啊……”

贾天不由低声惊呼——他在傍晚时见过这个姑娘。虽然当时她站在街对面的公交车站，距离贾天相当之远，所以贾天没能看清她的容貌，但贾天还是对她的穿着印象深刻。

然而小女孩对贾天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她径直从贾天身边走过，和齐任对面而立。

“原来是路肯的魔女，失敬，失敬。”

齐任一边说着，一边把枪收了起来，看上去是明白那东西已经没用了。

“你……”

小女孩的眉头皱了皱，似乎对齐任有什么不满，不过最后她

还是忍住了，没有出声抱怨。

“小姐从路肯千里迢迢跑来兰德艾尔，是有什么要事吗？”齐任阴阳怪气地问道。

“废话！”女孩厉声回应道，“我才想要问问，血腥慈悲到底想要干什么？”

“嗯？”齐任的眉毛扬了起来。

“我是问，你们既然是‘静夜神王’的追随者，为什么要袭击我们的‘王’？”

“王”？什么意思？贾天不由得暗暗纳闷。

“我们的确是夜王的使徒。”齐任淡淡地回答，“不过请别忘了，我们和你们可从来都不是站在同一边的。”

听见齐任的回答，女孩陷入了沉默。正如齐任所说，血腥慈悲在第三次魔法圣战期间对结社和工房进行了无差别的暗杀，给两大魔法组织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也结下了很深的梁子。虽然《路肯条约》已经签订了132年，和平和安定已然是大势所趋，可血腥慈悲的恐怖却依然令魔法师和魔技师们心有余悸。

贾天的心里也不由活动了一下。刚才齐任称女孩为“路肯的魔女”，而她也没有否认。路肯是七英结社的大本营，也是结社最重要的设施“路肯学院”的所在地。从女孩和齐任的交谈中也可以依稀看出，女孩很可能就是结社的魔法师。

“……我们会赢的，我们会为夜王陛下赢得胜利。”直直地看着齐任的眼睛，女孩突然宣言道，“身为旁观者的你们只要看着就行了，请不要随便插手。”

不料，齐任却对女孩的请求回以冷笑：“那可不行。”

“你……”女孩气得咬住了嘴唇。

“别忘了，我们是血腥慈悲。”

突然，齐任的表情变得无比严肃，就连贾天都能感到他心中强烈的意志。

“‘我们惩罚，从不宽恕’……”

齐任喃喃说道，就仿佛只是在自言自语。

“‘杀戮，从不拯救；破坏，从不建设。’”齐任抬起头，直视着女孩的眼睛，“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失去了信任别人的能力，只能行走于夜的阴影之中，躲避光明和美好。我们能够信任的人，除了静夜神王……就只有我们自己。”

女孩握着法杖的手不禁渗出了汗。

“……那你们更不该来妨碍我们才对。”女孩辩解道，一边扭头看了看贾天，“这位正是静夜神王亲自选定的‘王’。”

虽然女孩说话的语气含有敬畏之意，可是贾天却感到浑身不舒服。

到底这个“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血腥慈悲要杀他，而七英结社却又要救他？这些问题明明都非常重要，事关贾天的生死，可是他自己却完全没有半点头绪，只能站在一边旁观，这让贾天感到异乎寻常的沮丧。

“我们并不是质疑静夜神王的决定。”齐任笑着答道，“我们只是想要确保夜王的胜利，仅此而已。”

女孩不禁面露愠色：“这么说，你还打算要和我比试比试吗？”

不料，齐任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就不必了。和路肯的战斗法师拼个你死我活，这既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的特长。何况……”

齐任低头看了看自己受伤的右手——此时那条手臂正无力地低垂着。

听见齐任的回答，贾天清楚地看到女孩松了口气。看来，即使是结社的魔法师，面对血腥慈悲的刺客也不敢掉以轻心。

“拼死特攻，一命换一命，这同样不是我的风格，所以……请容我先告辞了。”

一边说着，齐任向女孩轻轻躬身，就像是在行礼一般。可是下一秒钟，他已经左手一抖，从袖子里甩出了一颗黑色的圆球。

“趴下！”女孩紧张地大叫起来。

然而，不等贾天做出反应，圆球已经开始发出刺眼的光亮，将贾天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了一片炫目的白色之中……

等贾天的视力恢复，齐任也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女孩似乎并没有穷追不舍的打算。她只是站在原地，看着前方不远处被撞破的窗户——齐任从窗户跳进了一楼的教室，然后便消失在了黑暗的教学楼中。

“……你们……”

暂时松了口气之后，贾天立刻想到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而因为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他一时竟无法决定从何问起。

“先离开这儿吧。”女孩不由分说地命令道，“虽然我用魔法阻止了声音传向门卫那边，可是刚才的闪光弹肯定已经有人注意到了。”

“……我们干嘛要躲着警卫？”贾天不解地问。

不料，女孩却理所当然地反问道：“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刺客集团，你想把无辜的普通人也卷进这里面来吗？”

听到女孩的话，贾天不由愣住了。一时间，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个时候贾雪对他说过的话……

——只要小天没事，这点伤不算什么……只要……小天没事……

贾天用力点了点头：“你说的对。能借你的头给我用用吗？”

“啊？”女孩莫名其妙。

贾天指了指自己受伤的右脚，解释道：“我现在一个人可走不了多远，而且……”

一边说着，贾天伸手比划了一下女孩的身高，然后奸笑起来。

女孩起初没有听明白，不过当她看到贾天的手势后便登时会意了——贾天和女孩的身高相差悬殊，如果贾天把手搭在女孩的肩膀上借力行走，就必须深深地弯下腰，反而只会更难受，所以……

刷的一声，一颗比拳头还大的蓝宝石被伸到了贾天的鼻子底下。贾天本能地向后一仰，险些摔倒。

“用这个当拐杖吧，老大爷！”女孩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

贾天面露苦笑，接过来了女孩的法杖。

两人立刻行动了起来。因为不敢走学校正门，贾天和女孩转到了学校北面的围墙边，然后靠着魔法的帮助越墙而出。

向远离学校的方向走了十来分钟之后，两人估计已经不会有人追来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一得到空闲，贾天便迫不及待地向着走在自己前面的女孩发问。

女孩停下脚步，转身对贾天的周身上下仔细打量起来，似乎是在掂量眼前这个貌不惊人又玩世不恭的小子。

面对审视的目光，贾天倒也不以为意，反而趁机也观察起面前的女孩来。

女孩的年龄很不好估计，看身高顶多也就十一二岁，可是她的容貌却不像是小学生。女孩五官端正，虽然脸上还带着些许稚气，比起“漂亮”大概更接近“可爱”，但也并没有那么幼稚，比较接近初中生的感觉。

女孩的穿着和贾天心目中的魔法师的打扮有很大差距。虽然贾天也不至于以为，现在的魔法师还戴着尖顶帽穿着宽大的黑袍子，不过至少也应该是更正式的服装吧。可女孩的裙子就算被称为超短裙也毫不过分，短袖衬衫也是贴身的，将她那稚嫩的身材展露无遗——不过，贾天转念一想，这种打扮倒的确是更容易活

动。

就在贾天胡思乱想的时候，女孩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只见她突然半跪在地，向贾天深深地行礼，反而把贾天吓了一跳。

“喂……你这是……”

“遵从神圣的誓约，奉持旗者为王。”

女孩用郑重的语气，向贾天献上了自己身为“士”誓言。

第四节

“遵从神圣的誓约，奉持旗者为王。属下，战斗法师肖婷，向主上誓言忠诚，以此身此心，行主之意，御主之敌，护主周全，至死不渝。”

口念誓词，自称战斗法师的少女抬起头，看向了自己发誓献上忠诚的人物……

“……”

“……”

兰德艾尔以传统立国，所以王都贝鲁格尔反而没有很多大城市那样繁荣的夜景。这里的夜更宁静更安详。没有照透夜空的灯光，没有喧闹狂欢的人群，只有抬头就能看见的满天繁星，和民家窗口漏出的温柔细语。

在这浓浓的夜色中，少年与少女沉默地对视。

“……”

“……”

可惜，两人碰撞的视线里并没有任何煽情的成分。

“……等，等一下！你说什么？”

面对肖婷突然变得恭敬的态度，贾天一时茫然无措。

肖婷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不过看上去并不是非常意外。

“主上是创世神静夜神王亲自挑选的持旗者，依照誓约我们

七英结社将不遗余力辅佐主上，请接受我等的忠义。”肖婷解释道。

“我说了等一下！”

贾天不由自主地烦躁起来。打从一开始他就没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只不过是迫于情势才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肖婷明显了解内幕，可她就是不肯详细说明，就好像她所知道的事情是某种常识，而连这些都不知道的贾天反而成了异类一样。

“什么‘持旗者’？你们要辅佐我干什么？为什么血腥慈悲要我的命？先解释清楚！”

“我们七英结社愿跟随创世神所选择的王，一起向征服世界的霸业迈进。”肖婷郑重地回答。

“……”

贾天满脸惊恐，哑口无言——肖婷的回答着实把他的胆都快吓裂了，因为贾天很清楚七英结社在史书中是被如何记载的，“征服世界”这种事他们岂止做得出来，事实上七英结社真的曾经暗中支配大陆长达百年之久……

然而，就在贾天回过神来打算继续询问的时候，肖婷严肃的表情却一瞬间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调皮的笑容。

“……哈哈，对不起，跟你开个玩笑。”

“开玩笑？”贾天眉毛都快立起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看见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跟你玩玩。”肖婷一边忍着笑，一边解释道。

贾天大大地松了口气。看来肖婷刚才的话确是虚言，而他也不必真的被卷入那种麻烦事当中。“王图霸业”几个字听起来虽然很让人兴奋，可事实上能得到好下场的又真有这么几个人呢？贾天自认绝不是能玩好这种“游戏”的聪明人。

“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玩。”贾天没好气地嘟囔道。

“我不是道过谦了吗？我刚才还救了你一命呢，你不会这么

小气吧？”

面对肖婷的回答，贾天的眉头反而又皱了起来。

“说到刚才的事，你出现的时机也未免太好了吧？而且你自己也承认了，是因为你用魔法掩盖了枪声，才害我被人追杀了那么久！”

“啊……”

肖婷露出了一副“被抓包了”的表情，连忙敷衍道：“这些小事就别在意了。”

“这些‘小’事差点害的我‘小’命不保！”贾天正色说道。

“啧。”肖婷咂了咂嘴，脸色沉了下来，“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这么没肚量。要不是我暗中保护你，你以为血腥慈悲的刺客枪法会那么差，开那么多枪都打不中？”

贾天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一直以为自己能踉踉跄跄地逃脱追杀是因为齐任的枪法不济，其实如果没有肖婷暗中相助，那些射失的子弹每一颗都很可能已经结果了他的性命，思之不寒而栗。

“……是你挡开那些子弹的？”

“啊，你可要好好谢谢我。”肖婷高傲地回答。

“……”

虽然贾天非常不想承认，但看起来肖婷的确是救了他一命。不过说到底，肖婷明明能救贾天却没有第一时间出面，反而一直躲在暗处，任由贾天在一个职业杀手面前挣扎求生，很难排除她其实是以看戏的心情在一边偷笑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肖婷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消遣贾天——贾天是绝对不肯坦率地向肖婷道谢的。

“既然你说是开玩笑，那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贾天强行把话题拉了回来。

“哼。”肖婷耸了耸肩，“要说明清楚也没关系，不过可是很

花时间的，你不用回家没关系吗？”

“啊！”

贾天不由惊呼。因为今晚发生的事情太过惊心动魄，他居然一反常态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血腥慈悲不择手段，他们今晚没杀死我，说不定会对我的家人下手！”

然而，对贾天的忧虑，肖婷却显得漫不经心。

“不用那么担心，我也不是一个人来的。有一队‘六芒星’的战斗法师一直在保护你的家人。”

“……一直？”

“今年年初，我们得到消息说，血腥慈悲已经渐渐失去耐心，可能会直接派遣刺客除掉你。”肖婷解释道，“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暗中部署了保护措施。你，还有你身边的人都有战斗法师24小时跟随保护。”

年初开始，也就是说已经过了将近一年了！贾天不由得对自己感到一阵失望——居然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能发现一直有人在跟踪监视自己。

不过这样一来可以稍微安心一点了。毕竟，今晚齐任刺杀贾天的行动刚刚失败，血腥慈悲应该还不会这么快就有大的举动。如果还是齐任那样的刺客，躲在暗处监视的战斗法师应该能够应付。

“这还真是让人安心啊。不过天不早了，我还是快点回去吧。”贾天假装平静地说道，还不忘露出一抹微笑，“要是我太晚回去可要挨骂了。”

“既然主上这么说，就请让属下护送吧。”肖婷恭敬地回答。

“是啊，我还得再借用一下你的这根棍子。”

说完，贾天便拄着肖婷的法杖向家的方向走去。虽然能够冷静分析，而且嘴上也说着“安心”，可是贾天的脚步却显得异常匆

忙，让人不禁担心他那只已经有些肿起来的右脚。

不知道肖婷有没有看穿贾天勉强装出的从容，但她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一直顺从地跟在贾天的身后。

……

急匆匆地走完了熟悉的回家路，贾天终于能够远远地看见自己家的阳台了。借着从窗户里漏出的灯光，贾天发现有个人正坐在那儿看书。

“岚姐！”贾天隔着很远就大叫了起来。

贾岚扭过头，勉强分辨出不远处走过来的黑影正是自己的弟弟。

“小天你又回来这么晚。”

贾岚的话听起来像责备，不过她的语气却显得很平淡，似乎其实并没有把弟弟的晚归当回事。

远远看去，贾岚的眼睛微微发出淡绿色的光芒，不明所以的人或许会错当成漂浮在夜空中的两点鬼火——阳台上的光线非常暗，根本不是能读书的环境，贾岚应该是对自己的眼睛使用了某种能够夜视的魔法。

“……”贾岚的眼睛突然眯缝起来，“小天，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啊。”

贾天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法杖，略感窘迫。其实他本来是不打算把遇险的事告诉家人的，免得让他们担心。可是这样一来，肖婷的身份就变得有点难以解释了。

情不自禁地，贾天回头看向了肖婷的方向……

“欸？”

不知何时，原本紧紧跟在贾天身后的肖婷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剩下夜色中空荡荡的街道。

“怎么了？”见贾天神情有些奇怪，贾岚又追问道。

“啊，没什么。”贾天故作轻松地回答，“刚才跟朋友打篮球的时候脚受了点伤，正好在垃圾桶便捡到根棍子，就拿来当拐杖了。”

“随随便便捡垃圾回来……”贾岚皱起了眉头，“别带进家里来啊！”

“好，好吧。”

贾天不由苦笑。虽然不让家人担心的目的达到了，可不知怎的却有了点凄凉的感觉。

“我接你上来，把棍子扔了吧。”

贾岚一边吩咐贾天，一边向阳台外伸出了手。就在这时……

“啊……笔记本！”

贾天重重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叹了口气。因为屡遭变故，他到底还是把最初回学校去的目的给忘了。

贾天抬头问贾岚：“珉茜在我们家吗？”

“珉茜吃完饭就回去了，怎么了？”

“我的笔记本忘在学校了，今天的作业要用。我去找珉茜借一下吧。”

.....

.....

.....

就在贾天和肖婷争论的同时，在王都的另一侧，一位年轻女性正在海堤上等待着自己的同伴。她穿着纯白的无袖连衣裙，即使在黑夜中也打着一把不合时宜的白色洋伞——正是贾天傍晚时遇见的那个美貌女子。

海堤远离城市的中心，夜在这里更显寂寥。清冷的风从城区吹向深邃的大海，搅动了女子素色的裙摆。昏暗的路灯下，连绵不绝的海浪拍打着乱石堆砌的防波堤，下一秒就变成了乳白色的碎末飞散在夜空里。

“久等了。”

毫无预兆地，齐任的身影出现在了白衣女子的身后，就仿佛游魂从晚间稀薄的雾气中突然冒出来一般。

白衣女子转过身，用调笑的眼神看向了齐任，那神情就仿佛是在说“你也有不守时的时候”。

“想说什么就说吧。”齐任没好气地说道。

白衣女子笑了笑，回答：“你的潜行技术还是这么高超呢！不是我自夸，在你这个年纪，能靠这么近都不被我察觉的人可没几个。”

“你的岁数也没有大到可以说这种话吧？”

“你是在问我的岁数吗？”白衣女子扬起了眉毛。

然而，齐任只是板着脸回答道：“算了吧，反正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说的也是。”

白衣女子又笑了笑，视线不知不觉间落在了齐任的右臂上。

“你受伤了？”

“右手肘断了，一个月内大概不可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好像很痛啊。”

“的确很痛。”

齐任回答白衣女子的问题时毫不隐瞒。不过闲话说得有点多了，这并不是齐任的风格，所以他立刻便进入了正题。

“行动失败，我的身份也暴露了，判断已不可能继续潜伏。”齐任对自己的接头人报告今晚任务的结果，“结社的魔法师追了我一阵，暂时算是摆脱了，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我决定执行备用计划——清空一号安全屋之后转移到二号安全屋，在进一步的命令到达之前，保持距离对目标进行监视。”

“哈，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失败。太大意了吗？”

“我的确有些大意，不该现身和贾天正面交手的。”齐任冷静

地回答，“贾天的身手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而且中途还有战斗法师插手，我没有机会得手。”

“……”

白衣女子饶有兴味地注视着齐任的眼睛，令齐任不禁感到心里发毛。

“有什么话就说。”齐任粗暴地打断了白衣女子的注视。

“你是真的大意了，还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杀掉目标？”

听见白衣女子的诘问，齐任不由紧张地咬了咬嘴唇。

——拒绝完成接受的任务将被视为背叛！

“你想指控我背叛组织吗？”齐任反问道。

每一个血腥慈悲的“处刑者”——就像齐任这样亲手执行刺杀的成员——都结束过数量不少的生命。每一个目标都被认定为有抹杀的必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都罪有应得，像贾天这样仅仅因为其存在将引发不良后果的情况也并不多见。

杀戮无辜是最极端的罪恶，即使是血腥慈悲也并不否认。处刑者的罪不会被宽恕，只不过当他们还追随“静夜神王”的时候，对他们的惩罚被暂缓执行而已。一旦脱离组织，这些罪恶将被一起清算，也就是说曾经的处刑者自己会成为血腥慈悲新的目标。

事实上，只有一位处刑者在脱离血腥慈悲后没有遭到追杀。这位代号为“巧匠”的处刑者致力于武器装备的开发，一次也没有亲自执行过暗杀任务。在第三次魔法圣战结束后，血腥慈悲的成员遭到银铃骑士团的追捕，大量的处刑者和当时的“导师”相继去世，组织几乎崩溃，巧匠趁机和十二工房达成协议脱离了血腥慈悲。此后，重建的血腥慈悲根据残留的记录，将巧匠排除在了肃清名单之外。

当然，齐任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根本没有权利获得如此的优待。

“不知道，我又不擅长考虑事情。”

出乎齐任的预料，白衣女子回答时的口气意外地轻描淡写，似乎她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背后有那么凶险的深意。

“我只是很难相信，处刑者十三位‘幽灵’会输给一个普通的小鬼。”

“‘战狼’。”既然对方提到了自己的代号，齐任也索性就用代号称呼对方，“你既然知道我的代号，那应该也很清楚战斗不是我的专长吧？”

被称为“战狼”的白衣女子歪着头想了想，天真地笑了起来：“也对，你的确不怎么能打呢。”

齐任不由暗暗松了一口气，同时深深地感谢战狼的单纯——或许应该说是“愚蠢”才对。

“新的命令来了的话，到二号安全屋找我。”

说完，齐任转身打算离开，可是在他迈步之前就已经被战狼叫住了。

“新的命令已经来了。”

“啊？”齐任惊讶地转过脸，“什么时候？”

“我来王都的时候就已经带着命令了。”

听见战狼的回答，齐任的脸色沉了下来。

“……这是说，一开始就没指望我能成功吗？”

“谁知道呢。”战狼依然一脸无辜的样子。

无可奈何，齐任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问道：“命令是什么？”

“‘剩下的事全部交给战狼。’”

齐任瞪大了眼睛：“就这样？”

“就这样。”

看着背脊被冷汗浸湿的齐任，如花的少女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

第五节

“贾天，你怎么了？”

刚打开门就看见一瘸一拐的贾天，季珉茜忍不住惊讶地叫了出来。

“嘘——”

贾天把食指竖在嘴前示意季珉茜不要声张，一边跨进了大门，还不忘顺手又把门关上。因为贾家和季家门对着门，要是让他的妈妈或者姐姐们听到的话，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进到屋里，贾天立刻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之前是因为肾上腺素的作用，所以贾天一直没有在意自己的伤势，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从刚才开始他受伤的右脚就一直传来钻心的疼痛。

季珉茜也没有问贾天受伤的原因，便跪在他脚边检查起来。

“好像没有骨折，只是脱位了。”

季珉茜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松了口气，不过她的表情依然显得忧心忡忡。

“我本来以为只是扭到了……啊——呃——啊——”

贾天本来还打算开个玩笑，可是下一秒钟他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已经充满了整个房间——季珉茜突然出手，强行扶正了他前脱位的踝关节。

“哈……哈……哈……”

贾天大口喘着粗气，感觉自己刚才有一瞬间差点失去意识。

一般这种治疗是需要事先进行麻醉的，可是由始至终贾天的脚都没有挣扎，任由季珉茜摆弄。

“呼……珉茜，力气挺大嘛，而且没想到……你做事这么奔放。”贾天苦笑着说道。

“贾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季珉茜突然的质问令贾天有点措手不及。

“啊，放学之后和云哥、库他们去打篮球，不小心弄伤了。”

“云哥”是贾天对周青云的称呼，因为周青云比他大了半岁。

这个回答是贾天在回来的路上想好的，用来敷衍家人和季珉茜。当然，季珉茜只需要问问周青云和库尔兰拉，马上就可以拆穿贾天蹩脚的谎言。所以贾天已经计划好了，明天一早就去抢先封住两个损友的口。

然而，看起来季珉茜并没有买账。她猛地站起身，用恼怒的目光注视着贾天，诘问道：“打篮球的时候，还需要站在篮板上面往下跳吗？”

“啊？”

“别装傻！我是两个医生的女儿，这种伤是不是打篮球的时候弄的我还看不出来吗？”

季珉茜的语气异常严厉，让贾天一时不禁有点懵了。一方面，他没想到自己的谎话会这么轻易就被揭穿，而另一方面，贾天还从来没听说过季珉茜用这种语气说话。

“……珉茜，你在生气吗？”贾天试探着问道。

“我……”

季珉茜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显然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不过思虑再三之后，她似乎还是决定不能简单地放过贾天。

“我不想再听你的谎话了，所以……你说得对，我很生气。”

贾天不禁叹了口气，露出一抹苦笑。他从没有见季珉茜这么生气过，所以也明白继续敷衍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遇到了点事。”贾天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用词，避免向季珉茜透露过多，“事情虽然比较糟糕，不过暂时来看已经没关系了。”

“……那你脸上和手上的伤也是……”

贾天点了点头。

季珉茜情不自禁地咬紧了嘴唇，担忧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

贾天摇了摇头。他不想再对季珉茜撒谎，可他更不希望季珉茜被卷入危险的事态之中，何况现在连他自己也还没搞清楚状况。如果季珉茜知道血腥慈悲在狙击贾天，她是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可是——贾天今天晚上学到了很多——那是一个异常的世界，不是普通的高中生应该插手的。

面对贾天的态度，季珉茜立刻会意了。

“是危险的事吗？”

“是有一点，不过有人帮我，所以现在已经没事了。”

贾天给了季珉茜一个微笑，表示自己的确已经度过了难关。

“那阿姨和岚姐她们那边……”

“请帮我保密，我不想让她们担心。”贾天坚决地说道。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季珉茜也知道不能再深究了。她拿来医药箱，给贾天受伤的脚踝做了包扎和固定，脸上和手上的刀伤也做好消毒，甚至就连贾天被匕首划开的衣袖也缝好了。只不过，整个过程中，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等季珉茜包扎完毕，贾天想要尝试站起身，可惜他还没有习惯被固定住的脚踝，结果失去平衡向前摔倒，幸好季珉茜及时接住了他。

“……啊，谢谢。”

“没……没事吧？”

季珉茜一边问候，一边却连忙别过头去，不让贾天看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贾天拿过放在沙发边的法杖，挣扎着站稳了脚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贾天感到季珉茜的脸有点红。

“对了珉茜，你的历史作业做完了吗？”贾天问道。

“做完了，怎么了？”

“我的笔记本忘在学校了，所以想借你的笔记看看。”

“好，你等等。”

等季珉茜拿着笔记从卧室走出来的时候，贾天已经站在了门口。拿到笔记后，贾天简单地向季珉茜道了谢，然后便推门走了出去。

可是就在贾天转回身来打算拉上门的时候，季珉茜叫住了他。

“贾天。”

“怎么了？”

“……如果再遇到麻烦，你会告诉我吧？”

“当然。”贾天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身边的人里面，最可靠的就是珉茜你了。”

说完，贾天又给了季珉茜一个灿烂的微笑，这才关上了季家的大门。

然而就在门关上的刹那间，贾天似乎听见了季珉茜的一声喃喃低语——

“我明明说过，已经不想再听你的谎话了……”

.....

.....

.....

当天晚上，贾天用准备好的谎言解释了自己受伤的原因，而遗失的外套也说成是忘在了篮球场边上。第二天，贾天本来可以用伤病做理由请假，却一反常态地早早到了学校，当然他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要好好学习。

因为昨夜贾天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自然没有时间去买拐杖，所以今天早上他索性就拄着肖婷的法杖来了学校。因为手中的“拐棍”形状过于前卫，一路上贾天承受了不少好奇的视线，好在贾天的个性一直就是我行我素，所以对旁人的目光丝毫没有在意。

不过贾天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模样很惹眼，所以抢先和周青云他们串好了供，以防有人询问。虽然季珉茜当时就在他身边——事实上也没办法，因为两人是一起出的门——不过因为她已经识破了贾天的谎言所以倒也无妨。

周青云和库尔兰拉一方面答应帮贾天圆谎，但另一方面也对他受伤的事非常关心，贾天只好推说是和女人有关来堵他们的嘴。话说这的确是能让男人闭嘴的理由No.1，虽然周青云看上去隐隐有些不满，但两个男人都停止了追问。

另一边——贾天用余光偷偷地瞄了瞄——齐任的座位果然是空着的，而且抽屉里的书本也全都不翼而飞了。本来贾天还有点担心，要是齐任今天也光明正大的来上学，他还真不知该怎么应对……好在他是杞人忧天了。不过，贾天还是有一点遗憾——被齐任随手扔在教室里的笔记本和被齐任开枪打了个洞的运动外套，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看来是没有机会找回来了。

就在贾天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早上好啊，贾天。”

一瞬间，贾天还以为自己是因为一直想着昨晚的事所以产生了幻觉，赶紧揉了揉眼睛。可不幸的是，他并没有看错——肖婷

大摇大摆地从教室门口走了进来，正神情自若地向贾天打招呼。

“你……你在这儿干什么？”贾天不禁失声叫道。

“欸？我昨天不是说了吗？”

不知怎的，肖婷反而显得莫名其妙。

说过吗？贾天使劲搜索自己的记忆，因为昨天晚上兵荒马乱的，所以他也有些吃不准。

“我今天转学过来啊。”肖婷一边解释，一边露出惊喜的表情，“没想到居然和你是一个班，真是太巧了。”

她昨晚绝对没有提过这件事！贾天如此确信。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你……是高中生？”贾天上下打量着肖婷矮小的身材，满脸震惊。

明显感觉到了贾天视线中的恶意，肖婷忍不住暴跳如雷：“当然了，你以为呢！”

“小学生吧”，贾天本来是打算这么回答的，不过考虑到肖婷那深不见底的魔法力，这句揶揄最后还是没说出口。

“你有矮人的血统？”贾天换了个角度问道。

“对啊，你怎么知道？”

肖婷似乎对贾天的洞察力感到很惊讶，可是贾天自己却在暗想“谁看不出来啊”。

然而事实上，肖婷虽然矮小，但是体型却并不像矮人。矮人的平均身高其实并不比人类和精灵矮很多，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浓重的毛发和粗壮的体型，而肖婷的皮肤白皙光滑，身材也十分纤细，所以她只是看起来比较年幼，与矮人并不相似。

“可是，你不是……”

贾天本来是想问“你不是路肯的人吗”，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他不知道肖婷是魔法师这件事是不是有必要保密。

贾天之所以想这么问，是因为路肯曾被誉为“人类最后的堡

垒”，现在的人口也绝大多数都是人类，有矮人血统的应该不多。如果放在兰德艾尔王国，矮人血统则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兰德艾尔王室本身就是矮人和人类的混血。古兰德艾尔王国本来是矮人的国家，后来由于英雄王霄·兰德艾尔以人类的身份登上王位，并迎娶了先王的妹妹为后，兰德艾尔王国渐渐发展为人类和矮人的联盟国家。现如今，兰德艾尔王国国内已经很难见到纯血统的人类或者纯血统的矮人，大部分人口其实都是两族的混血。

就在贾天呆住的当口，肖婷径直走到原来属于齐任的座位上，把自己的东西塞进了组合课桌的抽屉里。

“欸？”库尔兰拉疑惑的叫出了声，“那是班长的位子，你坐错了。”

“是吗？”肖婷惊讶地反问道，脸上不觉显出尴尬的神色。

“对，那是班长齐任的座位。”周青云附和道。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位子有人坐。”

说着，肖婷歪过头去，不解地嘟囔道：“可是老师明明告诉我用这个座位的。”

听着肖婷和两个损友的对话，贾天这才恍然大悟——肖婷是假装对齐任这个人一无所知，而且演技非常好。这么说来，她刚才对贾天说的话大概也是演技，目的是为了解释两人为何会相识。

果然，不等贾天再开口，周青云已经站了出来。

“说起来，你和贾天认识吗？”

“嗯，昨晚刚认识的。”肖婷回答，“贾天帮了我个大忙，我还没谢谢他呢！”

一瞬间，贾天感到有两个人的视线一下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

“贾天……你的脚就是这么伤的？”库尔兰拉猜测道。

“你说是因为女人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呢……”周青云露

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肖婷继续解释道：“我昨天从屋顶上掉下来的时候，多亏了贾天接住我，不然我可能会受重伤的。”

“英雄救美啊，真是俗套的故事。”库尔兰拉点了点头。

“伸手接住妹子，结果居然是脚受伤了，你也真是奇葩一朵啊。”周青云冷静的分析道。

听见两个损友的评论，贾天不满地皱起了眉头：“喂，一般来说，这种故事不是应该给我的形象加分才对吗？你们俩什么态度啊？”

没想到，贾天的抗辩只换来了周青云理直气壮的反驳：“男人为了在女孩子面前耍帅受的伤，根本不值得同情。”

“你……”贾天狠狠地瞪了周青云一眼，“我可没有耍帅！”

这句的确是大实话。说起贾天受伤时的情景，岂止称不上帅气，简直是踉跄狼狈，失魂落魄。不过周青云他们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周青云压根没把贾天的辩解当回事。只见他朝贾天敷衍地摆了摆手，然后便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肖婷的身上。

“说起来，还未请教小姐芳名。”

听见居然还会有人用这种夸张的说法，肖婷忍不住轻轻一笑，贾天则撇了撇嘴。

“我叫肖婷。”

“周青云。”

“库尔兰拉·伊沙，不好念的话叫我‘库’就可以了。”库尔兰拉大度地说道。

“我……是季珉茜。”就连一直站在一边没有说话的季珉茜也上前自我介绍了。

肖婷一一和贾天的朋友们对答，显得非常从容大方，再回想她方才撒谎时的镇定自若，令贾天顿时不敢小觑她的社交能力。

相比之下，季珉茜一直低着头躲在贾天的背后，显得有些过于阴沉，贾天不由得有些在意……

“珉茜，怎么你今天好像有点没精神啊。”

“没什么。”

季珉茜的回答简单直接，可贾天还是感到她似乎心事重重。不过很快，围绕着肖婷的对话又把他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原来肖婷你是魔法师吗？”

随着库尔兰拉的这声惊呼，原本就对转学生很有兴趣的学生们顿时骚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偷瞄被围在中间的肖婷，一边交头接耳，看上去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只是在路肯的时候学过一点。”肖婷谦虚地回答，“本来我以为飞行魔法已经用得挺熟练了，结果还是不小心掉了下来。”

“你以前是住在路肯的啊。那你父母是七英结社的人？”周青云敏锐地问道。

肖婷摇了摇头：“应该不是吧，我家只是普通的生意人，我是在路肯读书的时候跟朋友学的。”

“你爸妈是不是在结社里我不知道，不过你倒不择不扣是结社的人。”贾天一边暗暗吐槽，一边却又转开了心思：上次血腥慈悲直接在学校对贾天动手，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再来一次，肖婷如果要保护贾天就不得不使用魔法。太过藏着掖着反而更容易惹来怀疑，与其这样，倒不如堂堂正正对自己会魔法这件事直言不讳——肖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可是，贾天隐隐又有些担忧……

“你在路肯学院读过书？”库尔兰拉兴致勃勃地追问。

然而，肖婷使劲摇了摇头：“能进路肯学院的都是万里挑一的精英，我怎么可能进得去呢？我是读城里的普通中学。”

“普通学校的学生也有很多人会魔法吗？”周青云也不由惊讶起来。

“嗯。”肖婷这次选择了点头，“住在路肯的人大部分都会一点魔法，你看连我都能学会，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的。”

“真的？普通人也能学会魔法！”

不知何时，本来还在一旁观望的同学们也都聚集到了肖婷的身边，而且都用闪闪发亮的目光注视着肖婷。大家都对“魔法之都”路肯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也跟在周青云他们后面七嘴八舌地向肖婷发问，还不时伴随着“喔”、“好棒”、“真厉害”之类的赞叹之声。

自从《路肯条约》签订以来，魔法早已不再是结社成员之间秘密，而是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学习的技术。然而，一个人的魔法力是与生俱来的，拥有成为魔法师素质的人在一万个人里也找不出几个，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魔法也还是只能心向往之。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七英结社的大本营，路肯在普通人心中的神秘色彩，并没有随着魔法秘密的公开而消退，反倒是更增添许多浪漫的情怀。

一边远远地看着聚集的人群，贾天的忧虑反而越来越深了。肖婷如此积极地和贾天的朋友、同学们接触，是为了保护贾天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可这样一来，贾天又忍不住感到害怕，他的朋友们说不定有一天就会被卷入是非之中。

然而，就在贾天对朋友们的安危感到忧心忡忡的时候，他却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双满怀心事的眼睛正注视着他的背影……

第六节

这一整天的时间里，贾天的脑子只是翻来覆去地考虑着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上课的内容完全是左耳进右耳出。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毕竟贾天平时上课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发现的老师也都懒得去管他。

白天发生的事情里面，倒还是有一件给贾天留下了印象——上午第一节课之前，本来没有课的何老师跑进教室，宣布班长齐任转学和暂时由季珉茜代理班长的工作。同学们听说齐任转学立刻显得人人自危，不过在知道不需要接下班长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之后，这群懒人又都松了口气。

转眼之间，一天的课业结束，到了放学的时间。

周青云和库尔兰拉都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踏上回家的路。

如果在平时，贾天会跟两个损友一起离开学校，偶尔还会顺路去游戏厅、篮球场之类的地方消磨一下时间然后再回家。不过今天贾天并没有这个打算，所以他故意拖延收拾东西的时间，眼睛还时不时地偷瞄一下离他不远的肖婷。

“贾天，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啊？”

看见贾天磨磨蹭蹭的样子，库尔兰拉显得不耐烦起来。

“你们先走吧，我还有点事。”

“什么事？”库尔兰拉诧异地问道。

“我……”

“贾天要跟我去医院看看他的脚。”

贾天刚想编个故事来应付缠人的好友，却已经被肖婷沉稳的声音给打断了。

“……”

贾天一瞬间张大了嘴似乎是想要反驳，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本来就打算在放学后向肖婷询问一些事情，肖婷的回答倒不如说是正合他意。

可是周青云却终于忍不住了。

“医院的话珉茜陪他去就行了，珉茜的爸妈就在医院工作。对吧，珉茜？”

一边说着，周青云转身寻求季珉茜的支持……

“欸？”

周青云本来以为季珉茜肯定坐在他们身边，可当他回过头去的时候，却只找到了空空如也的桌椅，一时难掩惊讶。

扫视整个教室之后，周青云这才发现，季珉茜独自站在教室的另一头，眼睛看着窗外，似乎对这边的对话毫无兴趣。

“怎么了，珉茜？想什么呢？”

“啊？”

季珉茜扭过头来，显得一脸茫然。周青云的眉头皱了皱，隐隐露出不满的神色。

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露米，急忙上前给季珉茜解释现状。

“那家伙的脚伤。”露米随手朝贾天的方向指了指，“你就陪他去医院看看吧，你爸妈不是都在附近医院上班吗？”

“可是我家爸妈去旅行了，去医院也找不到他们。”季珉茜回答。

“……”

“……”

季珉茜的诚实令周青云和露米都险些摔倒在地，而肖婷则趁此机会发起了反攻。

“既然这样的话，就不用麻烦季珉茜同学了。害他受伤的人是我，还是我陪他去比较好。”

说着，肖婷又补充道：“去医院还要顺便帮他找副拐杖，我才好拿回我的法杖。”

“……这根棒子是你的？”库尔兰拉失声问道。

霎时间，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贾天的课桌上——肖婷借给贾天的法杖此时正躺在那儿。事实上，贾天拄着这东西来上学的时候就引起了大家的好奇，现在重新看看这根棍子，果然比起拐棍来，更像是魔法师使用的法杖一类的东西。

“法杖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吗？你居然借给那家伙当拐棍……”露米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肖婷急忙解释：“因为贾天坚持要用，而且事情本来就是因我而起的。”说到这儿，肖婷突然露出了娇羞的神色，“我以为贾天是为了能再和我见面，所以想要留个‘人质’……”

一瞬间，教室中的所有人都约而同地看向了贾天，就连已经走到教室门口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啊，原来如此。”库尔兰拉点点头，似乎一下子领悟到了什么。

周青云也摸了摸根本没有胡须的下巴，一脸严肃地嘟囔道：“深谋远虑啊……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贾天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不能再继续任由肖婷胡说八道了。

“别说谎！明明是你让我用的，不是吗？”

“啊，是吗？”

肖婷尴尬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一脸无辜地装傻。

“我说我走不了的时候，是你说‘用这个当拐杖吧’，然后把这根棍子给我的。”贾天继续说道。

“那大概是因为我想要有个理由，能再见到你吧。”肖婷轻描淡写地回答。

“……”

仿佛空气都冻结了一般，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库尔兰拉大张着嘴，瞠目结舌，周青云抱着胳膊，面色沉重，而露米则用力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面对肖婷突如其来的告白，就连贾天也不由得大吃了一惊。然而等他回过神来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回头看向了毫无关系的季珉茜……

露米的身体挡住了贾天的视线，令他无法看清季珉茜脸上的表情。

而就在此时，肖婷已经穿过周青云他们，走到了贾天的面前。

“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快点走吧，不然一会儿天要黑了。”肖婷优雅地向贾天发出了邀请。

贾天无奈地叹了口气，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肖婷连忙上前扶住了他。就这样，顶着从四面八方而来，宛如针刺一般的视线，两人相互依偎着走出了教室。

.....

.....

.....

“我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刚一离开学校，贾天便迫不及待地朝肖婷大吼起来，尽管对方此时正温柔地搀扶着他。

“当然是为了保护你啊。”

“……你难道不是专程来破坏我的人际关系的？”贾天毫不客

气地指摘道。

“有什么关系嘛？”肖婷拉下了脸，“反正你也是光棍一条。干脆我们就宣布交往好了，这样就算黏在一起也没人会怀疑。”

“我是没有女朋友，可是……”

贾天想要反驳，但一时却也想不出合适的理由。

肖婷反而一针见血地说出了贾天的顾虑：“是那个叫季珉茜的姑娘吧？”

“啊……”

贾天目瞪口呆地看着肖婷，然而后者却显得很不耐烦。

“得了吧，你以为我们监视了你多久了？而且，”肖婷停下脚步，回头看向贾天，“你不是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吗？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肖婷说得对，贾天之所以拒绝和周青云他们一起回家，就是为了能向肖婷打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对肖婷的做法还有很多怨言，但暂时贾天不得不承认事有轻重缓急。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边走边说吧。”肖婷提议道，“你这只脚恐怕是真的得去看医生才行。”

对肖婷的建议点了点头，贾天又再次迈开了脚步。

此时已近黄昏，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没有谁会去留意两个幼小的身影正从建筑的阴影中走过。

“我想问的事情虽然多得不得了，不过还是先说最关键的吧。”贾天说道，“血腥慈悲为什么要杀我？你们又为什么要救我？”

“喔！”肖婷发出一声做作的惊叹，“不愧是创世神所选的圣约之王，第一句话就‘没’问到点子上。”

面对肖婷的讽刺，贾天的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

“咳……”

贾天清了清嗓子，将自己的尴尬掩饰了过去，然后接着问道：“我自认为是个最普通的普通人，可是对血腥慈悲和你们来说好像不是这样。什么‘持旗者’、‘圣约之王’，对你们来说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个问题就对了。”肖婷笑着说道。

“问对了就快说吧。”贾天一脸烦躁地催促道。

肖婷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这才回答道：“我是不知道你本人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因为你是静夜神王选择的‘持王旗者’，所以我们‘圣约联盟’将会辅佐你，为夜王赢得胜利。”

“呃……”

肖婷的回答倒是很直接，而且听起来既不像说谎也不像是玩笑。可是对贾天来说，这段回答给他的不是答案，反而是更多的问题。

“等一下。”贾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你刚才说到了‘静夜神王’，对吧？也就是说，你们是夜王的崇拜者？”

“静夜神王”或者简称“夜王”，传说正是这个世界的创世神之一，同时也是主宰黑暗和死亡，令人恐惧的神祇。

肖婷想了想，小心翼翼地回答道：“不算是，应该说是暂时的同盟关系更准确。”

“那为什么血腥慈悲要和你们作对？”贾天追问道，“他们是夜王的追随者，和你们不该是同盟关系吗？”

“你的脑筋还不算坏嘛。”肖婷赞赏地点了点头，“血腥慈悲虽然暂时还保持中立，但他们的目的和我们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以你为‘王’是赢不了的。”

面对肖婷毫不客气地回答，贾天不禁一愣。霎时间，一幅画面跃入了贾天的脑海——将枪口抵在贾天额头上的齐任，却不知为何紧咬着嘴唇，就仿佛是在吞下一副极苦的药……

“……到底……”

贾天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我到底应该赢什么，又要去战胜谁呢？”

“‘战争游戏’。”肖婷淡淡地回答，“我们都是一场战争游戏中的棋子。你，还有我们圣约联盟都是一样。”

“游戏？”

看着满脸诧异的贾天，肖婷的声音却出奇地平静：“贾天，你知道十二至高神吧？”

“是说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十二个神祇吗？”贾天猜测道。

“嗯。静夜神王、曙光女神、混沌公爵、虚无公主、炽焰剑皇、剧毒隐士、神圣愚者、梦幻绘师、支配天使、灭世巨兽、罪缚的贤者和浴血的圣徒，就是这十二个神祇创造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而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有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

听着肖婷的回答，贾天也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记忆。贾天一向对于神话传说很感兴趣，所以当肖婷提到神明的话题时，他也不会感到茫然和排斥。

“‘曙光女神’就是光母神教的祀神‘曙光的圣母’吧？我记得，好像只有她和静夜神王被称为创世神，位在诸神之上。”贾天疑惑地问道。

“的确只有夜王和光母拥有‘创世之力’，但是据说至高神之间都是平等的。”肖婷解释道。

“啊，”贾天点了点头，又接着问道，“至高神的事情我明白了，但这和我现在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你是圣约联盟的持王旗者，必须帮助静夜神王战胜梦幻绘师。”肖婷简洁地回答。

一时惊讶过度，贾天不由瞪大了眼睛。

“我帮助夜王？我打架都没怎么赢过，我可不觉得自己有本

事可以介入神祇之间的战争。”

“所以说不是真的战争，而是‘战争游戏’嘛。”肖婷耐心地讲解道，“如果至高神之间直接交战的话，世界一瞬间就会变得千疮百孔吧。所以，静夜神王和梦幻绘师就打了个赌，双方各自选择一批凡人作为自己的代理，以一场战争游戏来决出胜负。”

听到这儿，贾天有点明白了。

“而我就是夜王选择的代理人，是这个意思吗？”

“对。”

“为什么选我？”

“我们怎么会知道？”肖婷又耸了耸肩，“神明的想法可不是凡人能猜得透的。”

贾天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这场戏中的角色。然而，又一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既然如此，要是血腥慈悲杀了我，难道你们不会输吗？”

“暂时还可以，你死了也无妨。”肖婷残酷地回答，“因为游戏还没有正式开始，大不了让夜王陛下再选择一个新的王就行了。”

果然是这样。贾天在听到“战争游戏”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大概猜到了血腥慈悲的用意。不过，当“死了也无妨”这样的话从肖婷的嘴里清楚地说出时，贾天还是不由得暗暗后怕——要是七英结社也和血腥慈悲一样，得出了“应该换掉贾天”这样的结论的话，大概他现在就没有命站在这里了。

“你还真是实话实说呢。”贾天冷笑着说道，“既然你们还来得及选新的代理人，那我可不可以现在‘辞职’呢？”

不料想，肖婷竟然大度地回答：“当然可以。”

“真的？”贾天不由一惊。

“如果阁下这么决定的话，我们七英结社保证马上就撤走布

置在你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而且以后也再不会来打扰阁下。”

“那血腥慈悲……”贾天急切地追问。

“这个嘛……”肖婷笑着说道，“就预祝阁下和他们玩得开心了。”

肖婷的笑容看上去无比灿烂，可她的话却仿佛一盆冷水浇在了贾天的头顶上。

不过贾天倒也并不十分沮丧，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多少也预料到了。要是真的能够这么容易卸下代理人的责任，那血腥慈悲就不必大费周章来杀他了。

“是吗？看来从一开始我就没别的选择呢。”

“在神祇的面前，凡人从来都是没有多少选择的。”肖婷冷漠地断言。

贾天无奈地叹了口气，被肖婷听见了。

“说起来，你还真能这么轻易就接受我说的话呢。”肖婷扭过头来，看着贾天问道，“一般来说，普通人突然听见神明之类的话题应该会更怀疑才对吧？你就一点都没有怀疑我是在胡诌吗？”

贾天也停下脚步，斜眼看向了矮自己一头的肖婷，淡淡地回答：“在过去这二十四小时之中，我经历的事情已经足够离奇到让我怀疑自己的大脑了，所以听起来怪异的解释反而比较容易让现在的我接受。如果你又是打算和我开玩笑的话……恭喜你，你成功了。”

听见贾天的讽刺，肖婷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血腥慈悲看人其实不怎么准嘛，至少你比我想象得要坚强得多。”

“喔？”

“你父母双全，三个姐姐也对你宠爱有加，和青梅竹马的朋友关系融洽，虽然吊儿郎当却意外地被同学和老师喜欢。我本来以为，像你这种温室里的‘小花’，会受惊过度变得语无伦次或者

逃避现实呢。”

“让你失望了，还真是抱歉呢。”

肖婷又笑了笑，不过这次看上去是真心的。

“废话就说到这儿吧。”贾天严肃地说道，“如果是打赌那总得有赌注吧，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贾天大吃一惊，连忙确认道，“你们连目的都不知道，就帮别人打仗？”

“神明的喻示大抵都是他们想要做什么，至于理由是不会对我们这些凡人一一说明的吧？而且就算说了我们也未必能理解神的想法。”

肖婷的表情显得相当沮丧，这令贾天的惊讶又加深了一层。

“虽然两个神明的目的我们不知道，”肖婷补充道，“但是支持梦幻绘师的家伙的想法，我们还是知道的。”

“怎么说？”

“梦幻绘师许诺，谁能为他赢得胜利，就赐给他们‘神的力量’。”

“喔！”

贾天不由发出一声惊叹。虽然“神的力量”这个说法很暧昧，不过既然是和至高神有关，那想必一定非同小可。为了几十枚银币就有人愿意杀人，何况一句不可限量的“神的力量”呢？有大把的人愿意为梦幻绘师卖命便也不足为奇了。

一边想着，贾天突然眼珠一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怎么没有加入那一边呢？”

“这……”

没想到，被贾天这么“无心”地一问，肖婷却露出了仿佛被噎住的表情，过了半晌都没能答上来。

贾天见状，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嘲弄的笑容。

“啊，原来是你们反应太慢所以没抢到这个机会，又或者是你们还在犹豫的时候被别人抢了先，对吧？”

“……”

虽然肖婷没有承认贾天的猜测，不过从她突然皱到一起的眉头和抿成一条线的嘴唇，贾天还是看出自己肯定猜得八九不离十。

肖婷没有出言反驳，而贾天也没打算说更难听的话，少年和少女再次陷入了沉默的对视。

晚间的行人渐渐稀少，车流却越来越繁忙了起来。第五纪元开始之后，十二工房为补偿战争损失，将蒸汽机车的制造技术贩卖给了大陆诸国。虽然因为造价和燃料花费都十分昂贵，一百多年后的现在，“汽车”仍然是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但在各国街道上汽车已然不再稀奇。作为大陆最强盛的国家首都，王都贝鲁格尔的街道都早已换成了宽阔夯实的碎石路，足以承受飞驰的汽车和马车。

马蹄和车轮奔过干燥的道路，激起片片微尘。飞扬的尘土又乘着阵阵晚风，向路边的人行道飘散过来。然而，怒火满腔的肖婷却毫不在意，只顾用谴责的眼神向贾天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被肖婷怒视了五分钟之后，贾天也渐渐感到尴尬起来——虽然七英结社未必对贾天存有什么善意，但肖婷好歹还是从齐任的手中救过他，如此戳人痛处的话于情于理都有点太过了。

“抱歉。”

贾天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chapter

“抱歉，我是衷心感谢结社能站在我这一边的。”

为了表现自己的诚意，贾天的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让人感到不像是他的做派。

肖婷叹了口气，虽然气没有完全消，不过她也明白现在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能在这儿和“圣约之王”闹崩。

“不只是我们七英结社，‘圣约联盟’是所有支持夜王陛下的人和神的联合，包括很多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组织。”

肖婷似乎是不希望贾天觉得他们这边势单力孤，所以用了一种稍显奇怪的说法，贾天立刻便心领神会了。

“你是说，白道和黑道的人都有，是吗？”

“当敌人强大的时候，任何盟友都是宝贵的资源……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难道你还有资格嫌这嫌那吗？”肖婷没好气地反问道。

贾天笑了起来：“别误会，我只是想知道自己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而已。”

“关于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大部分的组织都没有力量和结社抗衡，只要结社不发话他们是不敢任意妄为的。”

“大部分？”贾天敏锐地挑出了肖婷话中的关键字。

“除了‘光母圣堂’。”

听见肖婷的回答，贾天不由睁大了眼睛，惊叫道：

“‘光母神教’也站在夜王一边吗？”

然而，肖婷却摇了摇头：“不，圣堂和教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曙光女神是游戏的裁判，所以教会的立场在原则上是保持中立。”

曙光女神也就是光母神教的祀神“曙光的圣母”，而光母圣堂这个组织，听名字就能知道也是这位女神的下属。

“这可就怪了，”贾天饶有兴味地分析道，“按理说，圣堂武

士都是光母神教中最虔诚的家伙，他们只会对曙光女神一个人效忠。要说教会违背女神的旨意我还能信，圣堂怎么可能……”

肖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似乎对贾天的反应非常满意。

“圣堂当然不可能反对光母，但这次光母特别下达神谕，让圣堂武士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阵营。”

“然后他们就齐刷刷地都投到了夜王的麾下，是吗？”贾天冷笑着总结道。

两人心照不宣。很明显，曙光女神其实是支持静夜神王的，只不过碍于自己裁判的身份，不能公开站到夜王这一边而已。这倒是不难理解，因为两位创世神据说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真正让贾天感到意外的，反而是梦幻绘师居然同意让光母来当裁判这件事。

“即使不算上两位创世神，我方的神祇也比对方更多，单论这一点我们就有七八成的胜算了。”肖婷自信地解说道。

“那还真是让人安心呢。”贾天平淡地答道。

面对贾天过于悠闲的态度，肖婷不禁又有点急躁了起来。

“现在你已经明白自己的角色，也差不多是时候作出决定了。”

听见肖婷的催促，贾天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他扭头看着路上的车流，尽力掩饰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平静的心情——

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并不知道一场“战争”正在身边进行，整个世界差点就在两个神祇的冲突中毁于一旦。然而，无知或许是幸运，尤其是当人力无法抗拒的时候。

人们不用担心明天的太阳会不会照常升起，不用担心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在下一秒死于非命，他们只需要继续生活，继续追寻自己小小的幸福；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直到终结的到来，而不必在恐惧和绝望中浪费宝贵的时间……

可是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个人不被允许这样做。

“我……怕得要命。”贾天一反常态，用阴郁的声音说道，“直到现在，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还能清楚地记起齐任看着我的眼神，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种下一秒钟就可能被一颗子弹射穿心脏的感觉。”

肖婷抿了抿嘴唇，一丝怜悯袭上心头，令她不由得对自己先前的态度感到后悔。

诚然，作为一个“王”，贾天的素质显得过于平庸了，这让圣约联盟的胜算大打折扣，所以肖婷不知不觉间对这个玩世不恭的小子产生了些许的埋怨，这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肖婷自己非常清楚——贾天并没有错。贾天没有接受过任何特殊的教育，也没有为将来的战斗受过任何的训练，他的身体和心智都没有为肩负沉重的责任做好准备。而且，贾天并没有要求参加这场“游戏”，是命运擅自落到了他的头上。

“……”

肖婷情不自禁地张开嘴，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但是我知道，怕也没用。”

贾天一边说着，一边用健康的左脚朝着地面上踢了一下，扬起了点点尘土。

“既然现实没有给我太多的选择，”

贾天回过头来看向肖婷，而且出乎肖婷的预料，他的脸上竟然挂着一丝微笑……

“那我要选能让我活下去的路。不管是与谁为敌，也不管需要与谁合作，反正束手待毙不是我的风格。只要还有一线生机，我就要把能试的办法都试一遍。”

突然，贾天的话锋一转：“不过……这不代表我已经完全信任你们了。就像你自己刚才说的，我们也不过是暂时的同盟关系。而且，”贾天注视着肖婷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万一哪天你们也和血腥慈悲有了同样的想法，我还必须想办法自保才行。”

肖婷的背脊不由感到一阵寒意。肖婷自己在结社内不算默默无闻，与路肯学院内的强者们也是多有接触。与肖婷所熟识的强者们相比，贾天的能力根本不值一提，就算说学院里任何一个魔法师都能轻而易举地把他玩弄于鼓掌之中，也毫不为过。可是与此相对的，肖婷从这个普普通通的少年身上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却不比任何一个强者逊色，贾天那种与年龄不符的冷漠、果决和现实，甚至令肖婷这个真正经历过厮杀的人都为之胆寒。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肖婷不禁失声问道。

不料，贾天只是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回答：“……大概是一时失言吧。”

肖婷的心里咯噔一下——贾天是在试探她。

贾天应该非常清楚，他自己势单力薄，根本不可能与七英结社或者血腥慈悲相抗衡，一旦失去了结社的保护他只有死路一条。按理说，贾天他已经没有退路，即使贾天真的对结社的立场有所怀疑，现在的他除了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之外，也别无他法。可没想到的是，贾天他反而把最不能言明的事情摆到了台面上来，分明是想把肖婷和结社也同样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逼她们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是一场赌博，而贾天赌的就是七英结社现在还不敢公开和他翻脸。

血腥慈悲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结社却主动承担起了从血腥慈悲手中保护贾天的职责，他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目的。虽然肖婷没有说明，不过静夜神王可能也和梦幻绘师一样许诺了某种奖励，即便并没有明确的奖赏，如果能帮助创世神夺取胜利，这份功绩本身也足以获得所有人的敬畏，甚至神的青睐了。如果肖婷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圣约联盟应该包括了众多的组织甚至神祇，真有奖励也很难相信会平等的被赐予每一个人，而如果是为了功劳，那么当然要获得首功才有意义。七英结社打的算盘，很可能

是想要趁机在联盟中夺取主导的地位，进而从这场战争游戏中得到最大的好处。

如果真是如此，那贾天就有了一点本钱——七英结社既然做出了保护贾天的决定，那就不能轻易出尔反尔，否则便再难取信于其他组织，甚至有可能因此触怒创世神，招来灾祸。

这种推测虽然说得通，但终究是推测，别人的真实想法是谁也吃不准的。而另一方面，现在七英结社可谓掌握着贾天的生杀大权，只要他们不高兴，贾天随时都有可能人头落地……

肖婷暗自惊骇，这个少年与其说是胆识过人，不如说是胆大包天才对。

“不必担心。”肖婷坚决地说道，“我们和血腥慈悲不同，七英结社已经正式宣布站在夜王一边，危害自己的王这种事是不被允许的。”

“是吗？那可真让人安心呢。”

又是这句话！肖婷根本没办法分清，贾天的话到底哪句是真情哪句是假意。

万般无奈之下，肖婷突然又一次半跪在了贾天的面前。

“欸？”这次贾天真的吃了一惊。

“遵从神圣的誓约，奉持旗者为王。属下，战斗法师肖婷，向主上誓言忠诚，以此身此心，行主之意，御主之敌，护主周全，至死不渝。”

再次说出这段誓词的时候，肖婷用重音刻意强调了“至死不渝”这四个字。而且说完之后，肖婷还抬起头，用毫无恭敬之意的声音请求道：“请接受这份忠义。”

贾天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了肖婷的誓言——这已经是他能指望的最好的结果了。虽然如此逼迫一个外表柔弱的少女让贾天有些于心不忍，但贾天自己现在可以说是生死悬于一线，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你的这份忠义我收下了。”贾天郑重其事地回答。

总算得到贾天的认同，肖婷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她的任务除了保护贾天之外，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获得贾天的信任”。甚至可以说，“获取信任”才是肖婷接触贾天的主要目的，因为这份信任对今后的成败将至关重要……

.....

.....

.....

天色已经不早，贾天和肖婷便没有再耽搁，直接来到了医院。因为季珉茜已经对贾天的脚做过处理，医生只是换下了贾天脚上的绷带，改用石膏固定。整个过程不算慢，但等两人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

贾天拄拐走得慢，肖婷索性带着他一直飞到了小区边上。本来肖婷打算一直把贾天送到家门口的，但贾天委婉地拒绝了這個提议。肖婷也没有勉强，向贾天道别后便消失在了渐浓夜色之中。

一直等到肖婷离开后，贾天才转身走进了小区。拄拐走路的确是比较费劲，如果有肖婷的魔法相助会轻松许多，但是贾天不想让他的家人认识肖婷——除了不希望家人担心之外，贾天更不希望他的母亲和姐姐们再一次因为他而遭遇危险。

一瘸一拐地走向楼门，贾天的心中思绪万千。

虽然今天从肖婷那里打听到了不少事情，但贾天对于自己卷入的事态还是没有一個清晰的了解。肖婷说话总是藏着一半，而说出来的一半贾天也很难判断是不是实情。肖婷的誓言听起来相当诚恳，但事关性命，贾天也不敢掉以轻心。

说到底，在贾天这个普通人的脑子里，对结社、神明之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概念，即使他能感觉到事情很严重，但是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却又云里雾里。

不过有一件事贾天还是明白的——他的生命正受到威胁，而且敌人远远超出他自己能够应付的范围。这件事是齐任告诉他的，而且使用的方法还极不优雅。

如果任由事情进行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贾天心里毫无把握。血腥慈悲肯定不会失败一次就放弃，而且既然知道了肖婷的存在，那下次袭来的敌人恐怕就不是齐任之流了。结社现阶段看来是站在贾天这边的，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能力从血腥慈悲的手中保护贾天还是个未知数。而且……

贾天的脚步慢了下来，恐惧渐渐袭上心头。

就算结社拼尽全力能够保护贾天，那他的家人呢？结社也能够同时保护贾天的家人吗？结社需要的是贾天，他的家人不仅无关紧要甚至还是累赘，结社真的会像保护贾天那样尽力保护他的家人吗？贾天不可能知道。

“真到了那种时候……”

贾天嘟囔着，抬头看向了头顶皎洁的圆月。冷风吹动贾天的衣角，将寒意渗入了他的肌肤……不，带来那寒意的并不是早秋的晚风，而是浸透贾天全身的恐惧。

失去重要的东西必然令人恐惧。生命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每个人都惧怕死亡，贾天也不例外。可是对他而言，还有一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那就是他的亲人，确切的说是他的母亲和姐姐们。

贾天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当他看见浑身是血的贾雪撞开仓库的大门，走到被绑在柱子上的自己身边时，他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惧——不是为了遭到绑架的自己，反而是为了伤痕累累的姐姐。贾天无法忘怀，那种看着亲人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时，仿佛心肺都被挖出来一般的痛苦和自责……

“也不过是一死吧。”

用淡漠的声音，贾天对自己做出了决定。

.....

拖着沉重（不是比喻）的腿爬上楼梯，贾天满怀心事地推开了自家的房门。此时已经过了八点，作为一个高中生的回家时间不管怎么说都太晚了点，但是贾天并没有特别在意，他的家人应该不会太担心才对。

屋里灯亮着，但是听不到人声。

贾天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应该在家，而且灯开着，说明屋里有人。如果只有贾家妈妈和贾岚在家，那安静一点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可是贾雪应该也在家才对，她可不是能安安静静坐着的人。

小心翼翼地门外向里面打探，当看到在餐桌边坐着一个人的时候，贾天才松了口气……

“老爸，你回来了？”

第七节

“老爸，你回来了？”

贾天松了口气，转身关上了屋门。

正如贾天所说，坐在餐桌旁，此刻正吃着泡面的男人就是他的父亲，名叫贾逸。

贾家的父母都是显年轻的类型，虽然在妈妈身上这一点尤为突出，但爸爸看上去也顶多只有三十出头，一点不像是十几岁儿女的父亲。和贾家妈妈比起来，贾逸的容貌非常普通，即使勉强也无法排入“英俊”的行列，而且和贾天一点都不像……老实说，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贾天都会产生一种不能深究的感觉。

“啊，工作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了，总得回家看看吧？不然你们得把我忘了。”贾逸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然而，贾天可一点都不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好笑。

在平时，贾逸一般都是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让人担心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工作；可到了有事的时候，他又经常会连招呼都不打就消失很长时间，两三个星期都是短的，几个月不见人影也没什么稀奇。而且这里面最诡异的一点是……

贾天根本不知道贾逸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说，”贾天一屁股坐在了贾逸的对面，“老爸，你好像从来没告诉过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贾逸从面碗里抬起头，用诧异的表情看向了贾天。

“哎呀，今天这是怎么了？总是只粘着妈妈的小天，居然会对爸爸的事情感兴趣？”

“我只是担心妈妈和姐姐们而已。”贾天沉着脸辩解道，“你要是哪儿的间谍或者雇佣兵之类的话，我们得想好退路才行。”

“哈哈……”

面对儿子的质疑，贾逸大笑起来。

“小天是打算要抛弃爸爸吗？这可真是让爸爸伤心啊。”

虽然说的话非常严重，但贾逸的语气显得很不正经，所以一听就知道是开玩笑的话。可是贾天的回答却是——

“如果有必要的话。”

贾逸的笑容稍稍收敛了一点。

“你不用担心。”贾逸说着把筷子插在了面碗里，“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的工作，但是我可以像你保证，我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更不会给家人带来麻烦。而且……总有一天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的。”

“是吗？那就好。”

虽然贾天这么说，却并不代表他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话。只不过，在最近的两天里，“危险”这两个字的意义对贾天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起现在贾天自己身上的麻烦，很难想象贾逸能惹出什么更大的事情来。

贾逸似乎也察觉到了贾天的变化，用审视的目光看向了贾天的眼睛……

“老爸，你觉得这世上真的有天国和地狱吗？”

“嗯……”

任何正常的人都应该会觉得贾天提出的问题显得很没头没脑，然而贾逸却丝毫没有质疑贾天的动机，反而认真的思考起来。

“我觉得，不管是有还是没有，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都

没有意义。”

“为……为什么？”贾天惊异地追问道。

贾逸微微一笑：“会希望有死后的世界存在，这种想法本身不过是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诞生的产物而已。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任何活着的人都是不可能知道的；而当一个人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对死亡感到恐惧了……因为他已经死了。”

“所以，说到底，”贾逸抬起头，再次看向了贾天的眼睛，“重要的不是死后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你是不是相信它存在，以及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

被摆了一道。贾天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叹了口气。

贾逸虽然没有询问贾天理由，可他肯定已经明白了贾天的想法——即使明白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也无法阻止恐惧在自己的心中蔓延。所以贾逸并没有正面回答贾天的问题，而是将这个问题又丢回给了贾天。

“我……不相信有天国和地狱。”用有点颤抖的声音，贾天尽可能平淡地回答。

虽然贾天的语气已经出卖了他的紧张，但是贾逸并没有催促他。

“人死如灯灭，一切都会消失，什么都剩不下……”说到这里，贾天似乎对自己的表述不太满意，所以又连忙补充道，“我不是想说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经历过，所以有所留恋，只是……一想到可能再也没办法见到妈妈……和姐姐们，我就……”

“你忘了珉茜了吧？”贾逸笑着接话道。

“我是认真的！”

出乎贾逸的预料，贾天的反应居然如此激烈，这令他不由吃了一惊。

“别生气嘛。”贾逸辩解道，“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子，跑来跟

父母讨论‘死’这件事，你能指望我认为你有多认真呢？”

这话也不是没道理。贾天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收起了高涨的怒气。

“也是呢。”贾天无力地叹息道。

本来就是不能说出去的事情。虽然肖婷并没有要贾天保密，可是一想到家人可能会被卷入危险的事态中，贾天就说不出口了。而且，在他心里的深处，还有一个让他不愿意承认的理由——如果被家人和朋友们知道，贾天很有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危险的话，他们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对待他呢？贾天不敢去想……

就在贾天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温柔的大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贾天猛地抬起头，却正对上了父亲威严的目光。

“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不过……保护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和我商量的。”

“我……其实……”

看着贾逸的眼睛，贾天几乎情不自禁将自己得困境脱口而出……

“不，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青春期的情绪波动吧……大概。”贾天自嘲地笑着说道。

说完这句谎话，贾天站起身向自己的房间走去，借此逃离父亲的追问。

“……”

贾逸沉默地注视着自己儿子的背影，突然冷不防地问道：“你吃过晚饭了吗？”

“啊？”贾天扭过头来。

“你妈她们都吃过了，你要是还没吃的话，我给你煮碗泡面怎么样？”

“嗯……”

贾天摇了摇头。

“我不饿……我有点累了，想先睡了。”

说完，贾天快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被留在饭厅里的贾逸叹了口气，却又莫名其妙地露出了一抹饱含深意的微笑。

“烦恼吧，小子。”

贾逸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端起只剩面汤的碗，向厨房走去。

“等你找到了答案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个孩子了。”

.....

.....

.....

当母亲和姐姐们回家的时候，贾天被开门声吵醒了一一这么说或许不太准确，因为当时才刚过九点，贾天根本没有睡着。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和母亲提起傍晚时的对话，但从没有人过来找他谈心来看，大概父亲把这件事当做男人之间的秘密而藏在了心里。这样反而更好，要是母亲或者姐姐们正面质问他的话，贾天会对敷衍她们抱有罪恶感……事实上贾天现在已经有点后悔提起“死亡”这个话题了。

翌晨，因为昨晚睡得很早，再加上没有吃晚饭，所以贾天五点刚过就饿得醒了过来。在判断继续窝在床上也没什么意义之后，贾天悄悄地起身，穿好衣服，打算去厨房找点东西吃。

此时刚入十月，秋色已然渐浓，黎明前的天空漆黑一片，空气中也带着些许的凉意。贾天把身上的衣服稍稍裹紧了一点，一瘸一拐地走过饭厅，来到了厨房。因为狭窄，厨房里面比饭厅还要更暗一些，贾天只能凭着记忆摸索到了冰箱前面。

随着冰箱门的打开，灯光从里面漏了出来，这让身处黑暗中的贾天产生了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不过贾天的好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在急不可耐地扫视了一遍冰箱里的存货之后，他没能发现什么可以马上入口的东西。

“这个可能行。”

贾天拾起一颗生的西红柿，喃喃地说道，听起来却没什么自信。

“你要吃那个的话，还不如我给你煮点东西呢。”

厨房的灯突然亮了起来。贾天惊讶地回头，发现是贾雪站在门边。

“嗯……如果不麻烦的话。”

贾天说出口的话还是一贯地俏皮，可他的笑容却有些僵硬——贾雪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脸上的表情冷如冰霜。

贾天本来以为贾雪会开始说教，然而事实上贾雪却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只是径直走到冰箱前，拿出食材准备做饭……虽然走过贾天身边的时候，贾雪似有意似无意地用手肘顶了一下他的肚子。

不想继续承受贾雪的非难，贾天离开厨房，坐在餐桌旁等待。不一会儿，贾雪端着一碟番茄炒蛋走进了饭厅。

“吃吧。”

贾雪把盘子重重地扔在了贾天的面前。贾天反射性地向后一躲，汤水才没有溅在身上。

“……谢谢。”

贾天是没那个胆子抱怨的。他所能做的，就只有低下头默默地吃，一边希望贾雪别问什么他不能回答的问题。

然而，事与愿违。

“贾天，你的脚到底是怎么伤的？”贾雪的问题如剃刀一般直接，“你别再提什么是打篮球弄的，库尔兰拉都告诉我了。”

“啊……”

贾天暗骂库尔兰拉是个叛徒。不过转念一想，库尔兰拉是不可能对贾雪撒谎的，这一点贾天再清楚不过。

“其实是和女人有关……”贾天决定执行B计划。

可惜这条路也行不通。

“胡说八道！”贾雪恶狠狠地驳斥了贾天，“我是你姐姐，从你出生我就看着你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会不知道吗？”

“……”

贾天的手和嘴都停了下来。

“贾天。”贾雪继续说道，“你撒过很多谎，我知道，你就是个小撒谎精。可是……如果你对妈妈撒谎，那一定不会是为你自己。”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贾天？”

面对贾雪的质问，贾天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抬头看向了天花板。他的思绪一瞬间飞向了不那么遥远的过去……

……

那年贾天刚上小学四年级。可能是逆反期来的稍微早了一点，他拒绝了家人继续接送的提议，坚持要自己上学回家。本来学校离他们家也不算太远，所以最后父母也就同意了。

然而，就在一个原本应该很平凡的下午，贾天为他的“独立”付出了代价。一群来路不明的黑衣人在贾天回家的路上绑架了他，还把他囚禁在港口区的一个空闲仓库。

“叔叔，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啊？”

被捆绑在仓库的柱子上，十岁的贾天不但不哭不闹，反而还有闲情逸致和看守自己的人搭话。

“安静点，小子！”

看守拍了一下贾天的脑袋，呵斥道。

本来贾天就没有指望能得到回答。事实上，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弄明白自己遭受这番厄运的理由。不过，贾天还是从这些人的行动中间看出了一点端倪——这些人都不戴面具，可见并不在意自己的面貌被贾天看见。贾天虽然年幼却记忆超群，他在电视里见过类似的故事，绑架者如果不怕自己的面目暴露，那恐怕从一

开始就没有打算让贾天活着离开。

贾天也很害怕，即便他还只是个对死亡毫无概念的小孩子，就连自己在害怕什么都想不清楚。所以，当贾雪推开仓库大门出现时，那种一瞬间放下心来的感觉令他终身难忘。

贾雪身手矫健，看守的黑衣人尽管手持枪械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只见她进退如风，招招攻向敌人要害，转眼间就把仓库里的黑衣人全都打倒在地。可是，等贾雪急急忙忙来到贾天的跟前，正打算帮他解开绳索的时候，却不知是因为体力耗尽，还是因为安心而虚脱，整个人扑倒在了贾天的身上。

霎时间，贾天第一次体会到了另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怖——贾雪的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染红了，从衣裤的破洞中露出的伤口更是触目惊心！

就算再怎么傻，贾天也明白贾雪身上的伤是为谁而受。可即便如此，已经神志不清的贾雪嘴里，却还只是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只要小天没事……”

当大人们赶到仓库救出姐弟俩的时候，只看见被绑在柱子上的贾天低头对着昏迷的贾雪嚎啕痛哭，就仿佛是要把自己活了十年所攒下的眼泪全部洒尽一般。而且从那以后，贾天的叛逆期似乎也就这样早早地结束了……

……

“嗯……”

贾天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继续装傻。他不能让贾雪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不能让贾雪再一次为了他身陷险境！

“雪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脚上的伤也不是什么大事，不用担心的。”

贾雪猛地站了起来，连带着饭桌也令人不安地颤抖了一下。一时间，贾天以为贾雪要动手打他，甚至都已经绷紧身体准备接受贾雪制裁的铁拳了……

然而，贾雪只是盯着贾天的脸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转身离开了饭厅，只留下贾天落寞的身影，对着一碟已经不再温暖的番茄炒蛋。

.....

.....

.....

此后的几天里，贾雪对贾天的态度变得十分冷淡。可因为知道错的是自己，所以贾天也只好忍耐了。

因为不知道血腥慈悲何时会再次来袭，肖婷每天早上都会等在贾天所住的小区门口，然后一直护送他到学校。当然，贾天的护卫并不只有肖婷一人，其他还有不少战斗法师在从暗处保护贾天，不过有一个实力强劲的保镖跟在身旁还是对安全的有力保证。然而，这种考量却是贾天的同学们不可能了解的……

肖婷在教室里的大胆“告白”本来就已经在整个一年级传得沸沸扬扬，加上此后几天贾天和肖婷不只是一起上下学，而且在学校里的时候也几乎形影不离，这使得“贾天和肖婷在交往”的流言传得越发火热。

本来，贾天不算什么名人，所以他要和谁怎么样都应该成不了新闻才对。然而，肖婷转学第一天的“告白”实在太有冲击性了，结果就把女生们沉寂多时的浪漫幻想给勾了起来；而男生们呢，他们大事散播贾天和肖婷的绯闻，则大多是本着某种险恶的居心——毋庸置疑，季珉茜无论相貌还是性格都有着非常高的水平，迄今为止向她发起进攻的猛士们也不在少数，然而他们却全部都只换来了折戟沉沙的结果。出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男生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季珉茜的难攻不落归咎到了贾天的身上，而如今贾天突然和别的女生传出绯闻，这在那些虎视眈眈的男生们眼中，立刻成了一个突破季珉茜铜墙铁壁的绝佳机会。

其实贾天自己也对季珉茜的反应颇为担心。虽然贾天还没能

真正想清楚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哪一种，可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不太希望自己和季珉茜变成浪漫关系的可能性彻底断绝——说起来颇有点自私和狡猾，但却是青春期男生避免不了的真实想法。

然而，季珉茜的态度却让贾天有点捉摸不透。她自从帮贾天包扎脚伤之后就一直显得心不在焉，常常一个人在思考什么事情，就连在贾天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也一样。既不像是受到了谣言的影响，和贾天之间却又不像以前那么亲密。这让贾天有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反应特别激烈的反倒是露米和周青云。随着流言的传播，这两个人对贾天的态度是一天比一天冷淡，而且他们只要一看到贾天和肖婷在一起，就会立刻露出一副谴责的神情。为此贾天也变得不敢在他们身边多待了。

如果可能的话，贾天实在不希望和自己的朋友们闹僵，只可惜他还有自己的那条小命需要担心，所以其他的事情都只能先放一放了。

这天，贾天和往常一样带着肖婷一起来到学校。刚进教室，他立刻便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实话说，经过了过去几天的吵闹，贾天现在对来自同学们的瞪视已经有点习以为常了，只不过今天他发现这些视线并不只是朝向他一个人的。

顺着其他人的视线，贾天意外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回来了？”

贾天打招呼的对象是一个长着淡灰色短发的少女，名字叫做汪芸希。汪芸希此前无故缺席了一周多的时间，今天才返回学校。事实上，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贾天被齐任袭击那天，刚好就是汪芸希离开学校的日子。汪芸希阴暗孤僻的个性损伤了她给人的印象，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她脸盘小巧，五官精致，算是个美人的坯子。

“你这么久都跑哪儿去了？”贾天走近了汪芸希，问道。

这只是贾天的习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贾天严格意义上不算是汪芸希的朋友，只不过因为同学们在面对汪芸希时大都躲得远远的，而贾天不喜欢看到谁被孤立，所以他就成了班里唯一会主动向汪芸希打招呼的人。可这并不代表，贾天就能从汪芸希那里得到什么友善的回应。

然而，今天事情的发展却令贾天始料未及……

“贾天！”

毫无预兆地，汪芸希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下扑到了贾天的怀里。

“啊……”

贾天的嘴张得大大的，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要推开此时正紧紧抱着他的汪芸希。

“我回来了。”

汪芸希用娇羞的语气，轻轻地对贾天说道。

第八节

“我回来了。”

汪芸希抱着贾天，含情脉脉地如是说道。

汪芸希的身高刚到贾天的下巴，此时她把脸埋在贾天的胸前，还不忘来回蹭了蹭，从旁边看起来像极了一只向主人撒娇的小猫。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傻眼了，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连贾天这么精明的人都愣在了当场，完全不知所措。

“啊……我说……你怎么了？”

“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吗？”

“不是……”

在说高兴还是不高兴之前，我们根本不是那种亲密的关系吧！贾天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可是嘴上却没来得及说出来。

“你不想见我吗？这么久没见到你，我可是……”

汪芸希抬头看向贾天，有一瞬间贾天以为自己看见有泪花在她的眼中闪动……

“我早就知道他和那个汪芸希有点什么了……”

“就是，班里就只有他和那个女人关系最好。”

“……其实仔细看看，汪芸希长得不差啊。”

“可惜就是冷冰冰的……要是平时也像现在这样，那……”

窃窃私语在教室里蔓延开来。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对正在上演的这一出“爱情喜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然，围观的人中间也还是有几个人看上去一点都不觉得有趣。

“贾天，你……”

周青云露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而在他的身边，露丝米娅更是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对贾天怒目而视。

当然，还有个人的表现那就更加直接了……

“你们俩在干什么呢？大白天，还是在教室里面，真不害臊！”

本来一直站在一边观望的肖婷，此时似乎也到了忍耐的极限。她拼命挤进了贾天和汪芸希之间，用身体强行把两个人分开。

“你到底是谁啊？要是班里的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肖婷背靠着贾天，继续向着汪芸希质问道。

“我也没见过你。”

汪芸希上下打量着肖婷，一边冷淡地反问。她的语气和刚才与贾天说话时简直判若两人，不过倒是更像她一直以来的风格。

“我叫肖婷，这星期刚转学过来，请多关照。”

贾天不禁失笑，肖婷的行事作风常常给人一种贵族的感觉，即使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她居然还不忘礼貌地自我介绍。

“……”

汪芸希用冰冷的视线再次打量了一遍肖婷的周身，然后平淡地回答：“汪芸希，请多关照。”

贾天本来以为两个女孩会握握手什么的，然而她们虽然嘴上不失礼貌，却始终摆着一副马上就要打起来的架势。

“你是贾天的什么人啊？”汪芸希尖锐地问道，“干嘛跑出来妨碍我和贾天感动的重逢？”

“什么‘感动的重逢’！大白天的，你就不觉得害臊吗？”肖婷也毫不示弱。

“要是被‘害臊’这种无聊的东西妨碍的话，可是得不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的。”

汪芸希的语气虽然一如既往地平淡，却让所有围观的人都惊呆了。在人群中间，露丝米娅情不自禁地回头看向了季珉茜。

“话说回来，你能别和我的贾天靠那么近吗？”汪芸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听见汪芸希的话，肖婷一下就火了。

“谁是‘你的贾天’啊！你这个女人真是莫名其妙。”

“你才是……我再问一遍，你到底是贾天的什么人啊？”

“我是……我是贾天的……保护者。”

贾天的心猛地提了起来，他没想到肖婷会突然说出实情来。然而当他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之后，才发现自己只是神经过敏了——班里的同学似乎没人感到惊讶，反而都露出同情的微笑。也是，从矮小瘦弱的肖婷嘴里说出“保护者”这样的话，肯定只会被认为是逞强，不可能有人把她的话当真。

“……那是我赢了。”汪芸希骄傲地宣布，“因为我是受贾天保护的人。”

“哈？”肖婷傻眼了，“凭什么是你赢了？明明就是个受人照顾的，干嘛这么得意啊，你！”

“当然是我赢了。”汪芸希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不过就是个突然冒出来追着贾天跑的家伙罢了，贾天可是每天都主动和我这个被冷落的人打招呼，就算我假装不理他他也从来不肯放弃，你说谁更受贾天的喜欢？”

听见汪芸希的话，班里很多同学都显得不安起来——原来汪芸希很清楚自己被同学冷落，而且也明白贾天向她搭话的理由。

“呃……”肖婷一时语塞。

站在一旁的贾天皱起了眉头。汪芸希似乎是误解了贾天接近她的原因——事实上班里大部分的同学肯定都误会了。

“那又怎么样？”肖婷逞强道，“你不是一直都对贾天冷冰冰的吗？事到如今还想怎么样？”

没人在意肖婷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汪芸希的身上……

“所以我现在才要改变啊，不是吗”

汪芸希的回答完全符合大家的期望，却令肖婷的怒气更加不可收拾了。

……

两个本该是初次见面的女孩子，剑拔弩张地互相瞪视，简直就只差朝对方呲牙咧嘴，或者是把手指的关节掰得咯咯响了。说实话，这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光景。然而在这些本来就穷极无聊的高一学生眼中，看上去反而倍感新奇有趣。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吗？”一个女生兴奋地说道。

“她们两个人都好主动啊！”她的同伴甚至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尖叫。

而男生们讨论的重点则稍稍有点不同。

“居然围着贾天！”

“呕，真是让人没法相信……”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都看见了什么啊？”

贾天不由得皱了皱眉。比起摆在面前的如同肥皂剧一般的展开，对他的这些男同学来说，似乎还是贾天成为了男主角这件事更加荒诞有趣。作为青春期的少年，贾天的自尊心不免受到了一点打击。如果换做平时，贾天肯定是要上前去和这帮无聊的人理论几句的，然而现在还有一件更加紧迫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啪的一声响起，贾天还没有回过神，他的脑门上已经吃了一记“五雷轰顶”。

“贾天！”露丝米娅咆哮道，“这两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把珉茜当成什么了？”

露丝米娅的插手让本来就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贾天摸着被拍疼的额头，心里不由暗暗叫苦，同时他的视线却情不自禁地瞟向了站在一旁的周青云——一直以来，每次贾天和露丝米娅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周青云出面调停，所以贾天这次也忍不住想把安抚露丝米娅的任务交给他……

周青云面色凝重地看着这边，丝毫没有要上前帮腔的迹象，他的表情仿佛是在说“这次真是你不对，我不管了”一样。贾天不由产生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不料，一个人物的出现却意外地平息了局面……

“都在干什么呢？要上课了，都回座位去坐好。”

随着何老师走进教室，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肖婷和汪芸希最后瞪了对方一眼之后，也老实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贾天如逢大赦，巴不得赶快远离这是非之地，当然就趁着这个机会三步并作两步地逃之夭夭了。

.....

.....

.....

虽然托何老师的福，贾天逃脱了早上的困境，但是之后一整天的时间里，周青云和露丝米娅都没有给过贾天好脸色，而最重要的季珉茜——上课和课间的时候，贾天几次偷瞄她——却仍然只是看着窗外发愣，好像根本没把贾天他们这边的骚乱放在心上。

汪芸希自从早上来了一出“小鸟依人”之后，每次一到课间就会来和贾天搭话；而另一边，就像是和汪芸希对抗一样，肖婷比之前更加紧密地粘着贾天。本来，一个青春期的男生被两个美少女包围，而且两个少女还都表现出了对他的好意，这简直可以说是如梦境一般的场景。可惜在贾天看来，却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难言。

好不容易挨到了放学，贾天一刻也不想教室里多待，急急忙忙地收拾好东西就朝外走去。可他还没到门口，就被人从后面拉住了。

“贾天……”

是汪芸希。她抬头看着贾天，用怯生生地问道：“贾天，有时间吗？我有句话想和你说。”

“啊……”

贾天突然感到一阵异样。起初汪芸希的神态举止让贾天觉得非常惹人怜爱，可是现在他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了。

还没离开教室的同学们很多都看向了这边，而且脸上挂着比早晨更加惊异的神色。本来汪芸希只是说“有句话”，可是到他们的耳朵里，立刻就听成了“告白”这两个字了。一时间，教室里议论纷纷，都感叹汪芸希这个人平时看上去拒人于千里之外，没想到一旦认准了下手居然这么快。

然而，贾天却并没有他们这么乐观，因为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而且也记起了那个曾经的老好人班长齐任……

“要说什么？”贾天不动声色地问道。

“……这儿这么多人，我有点不好意思……能不能换个地方？”

汪芸希的语气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楚楚可怜。

就在这时，肖婷突然从贾天的身后转了出来。

“那我可不可以一起听听呢？”

按理说，肖婷提出这样的要求岂止鲁莽，简直可以说是无礼。不料，汪芸希的回答居然是：

“好。”

贾天不禁看向了肖婷，却发现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好吧。”贾天点了点头，“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说吧。”

.....

三个人离开教室以后，好几个同学打算跟上去凑凑热闹，不过被露丝米娅一瞪又都缩了回去。既然没有热闹可看了，学生们也就陆陆续续地踏上了回家路。

等到教室基本空了之后，周青云和露丝米娅满怀心事地来到了季珉茜的跟前。

“珉茜，你想怎么办？”露丝米娅关切地问道，“不管怎么样，我和阿青都是站在你这边。”

不料，季珉茜却一脸茫然地反问道：“什么？”

“我说……”

露丝米娅脸色一沉，显然对季珉茜的态度有些恼火，不过在她能说出什么重话之前，周青云已经先开口了。

“露米是说贾天的事。”

“……”

听见贾天的名字，季珉茜的神色突然变得暗淡了下来。

周青云叹了口气，问道：“珉茜，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对贾天到底是怎么看的？”

面对周青云的问题，季珉茜的神色慌乱了一下。

“我……我不知道。”

季珉茜的回答虽然含糊其辞，可是那一闪即隐的羞怯，还是被露丝米娅看透了。

露丝米娅微微一笑，但马上又收敛了笑意，正色对季珉茜说道：“珉茜，我知道你脸皮薄，可是有些时候人必须主动才行。”

“你可能不知道，贾天在女生里面还是挺受欢迎的。”露丝米娅解释道，“他长得不算难看，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还很擅长运动，连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性格都有人觉得很可爱……我虽然是不能理解，可他真的不是没人要的。”

“什么‘没人要’？”

季珉茜因为露丝米娅的说法而忍俊不禁。

露丝米娅瞪了季珉茜一眼，继续说道：“虽然你和贾天是青梅竹马，而且我也看得出来贾天对你也有那个意思，可是不代表别人就没机会……肖婷和汪芸希这两个人，可比你主动多了。珉茜，要是你不想让贾天被抢走的话，你也必须主动点才行啊。”

当听到肖婷的名字时，季珉茜的神色突然就暗淡了下来，就仿佛是肖婷这个人正好触到了她心中的块垒。

露丝米娅和周青云对视一眼，都感觉到了季珉茜的忧虑。

露丝米娅关切的询问：“珉茜，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有什么是我和阿青可以帮忙的，你尽管说……”

可是，季珉茜却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什么也不愿再说了……

.....

.....

.....

走出学校之后，贾天和肖婷便一直跟着汪芸希。他们既没有询问汪芸希的用意，相互之间也没有交谈，就好像俩人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汪芸希要说什么，而是汪芸希会带他们去哪儿。这几天里，只要是和贾天一起行动，肖婷总是不远不近地在贾天身后跟随。可今天情况不同了，肖婷快步走在贾天和汪芸希之间，将这两个人远远地隔开。

三个人又向西走了一段，进入了被称为工业区的地方。贾天有时候会去近在咫尺的商业区逛逛——多半是和那两个狐朋狗友一起，但是对这一带他就相当陌生了。

工业区的道路比商业区狭窄很多，可因为几乎看不见什么车，所以倒是也不显得拥挤。道路两边没有热闹的店铺，只有长长的围墙和围墙里面那些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高大建筑。

虽然说是工厂，可这里毕竟是王都的内部，不可能有那种立

着高大烟囱，远远就能听见机器轰鸣声的厂房；工业区的环境异乎寻常的安静，仿佛连时间都静止了一般。这里的企业有很多都和十二工房有关，或许在那些静静矗立的高楼中间，某些贾天一辈子都不可能理解的研究正在进行着吧。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贾天低声向肖婷确认道。

“不会。”肖婷自信地回答，“我们周围至少有三个战斗法师在待命，他们会先行索敌的。”

虽然有肖婷随行的确是不用太担心，可三个人越来越远离人烟也是事实……贾天转念又一想：考虑到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场面，或许这样反而更好。

在向工业区里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汪芸希终于停下了脚步。贾天和肖婷也同时停了下来，只不过他们俩都进入了战备状态。

“见过圣约之王，先前的失礼之处还望见谅。”

汪芸希轻轻鞠躬施礼，一边恭敬地说道。

果然没猜错。贾天暗想。

当然线索是有很多的，首先是汪芸希的性格突变，其次便是肖婷莫名其妙的敌对态度……

“你是工房的人，对吗？”贾天确认道。

“正是。”

贾天点点头。虽然《路肯条约》已经签订了超过一百年，但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两大魔法组织之间还是免不了有些嫌隙。

“所以，你今天的那个……态度，是为了接近我？”贾天不满地问。

“是为了保护您。”汪芸希回答。

“保护……是说，你也和肖婷一样是我的护卫？”

“正是。”

“嗯……”

贾天哑了哑嘴，暗暗惭愧。回想起来，活到这么大还从来没

有哪个女孩子向他表达过好意，像汪芸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喜欢上他呢？可贾天还是有一瞬间错将汪芸希的虚假的好意当真了，为此他不禁感到一阵羞愧。然而，要让一个青春期的男生不犯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很难的，或许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那……”贾天勉强抚平了自己的羞耻心，继续说道，“既然你是工房的人，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工房想要加入圣约联盟？”

自己的话刚出口，贾天就发现肖婷的眉头皱了起来，不过他决定当做没看到。撇开七英结社和十二工房的宿怨不谈，对现在的贾天来说，友军当然是越多越好，虽然今后这两大魔法组织之间的协调可能会变成很大的麻烦，但也好过势单力孤。

可惜，汪芸希的回答让贾天失望了。

“并非如此，现在各工房长都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我今次的行动只代表第一工房，与其他工房的意向无关。”

“‘创造者’吗？”肖婷喃喃自语道。

贾天听到了肖婷的话，好奇地询问：“什么‘创造者’？”

“‘创造者’是第一工房的代号。因为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魔法构造学，所以得到了这么个代号。”肖婷解释道。

贾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扭头问汪芸希：“这么说，你是第一工房的人？你这么年轻就成了研究者吗？”

“不，我隶属的是第五工房。第一工房是我的‘创造者’。”

汪芸希的回答在贾天听起来依然云里雾里，但肖婷却露出了惊愕的神色：“你……你是人造人？”

“‘人造人’？”

虽然不明所以，但是“人造人”这个词却是贾天听说过的。据说技术高超的魔技师可以用泥土制成土偶，然后向其注入生命，让它们像人一样活动。不过，贾天一直认为这不过只是神话故事而已。

“真的可以做出人造人吗？”

“你脑子里想的那种是不可能的吧……至少现在做不到。”肖婷没好气地回答。

贾天露出一丝苦笑，视线转向汪芸希。

“我是用克隆胚胎通过魔法调整后诞生的生命体，正式名称是‘魔法生命体’，但要用‘人造人’这个词亦无不可。”

汪芸希的回答如同新闻发布会一样生硬，但是因为她这个人一向如此，贾天反而感到更安心了。

虽然汪芸希本人并没有对贾天的好奇心表示反感，但是既然涉及到别人异于常人的身世，那继续追问下去就显得非常不礼貌了，所以贾天顺势转移了话题。

“好吧，既然工房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支持我，第一工房干嘛要派你来保护我？”

“因为工房长认为，在形势明朗之前最好维持现状不变。”

“不愧是工房的家伙，真是有够狡猾的。”

肖婷对汪芸希的答案嗤之以鼻，但是贾天立刻对她摇了摇头，制止了她继续向汪芸希挑衅的企图。

“我在这儿先谢谢工房长的好意。不过，”贾天坚决地对汪芸希说道，“关于护卫的事，还请容我拒绝。”

“既然圣约之王如此决定，我等自当遵从。”

没想到，汪芸希放弃的这么干脆，还真让贾天吃了一惊。不过这也正好，让贾天省去了一番说服的功夫。知道了贾天的决定之后，肖婷偷偷地露出了微笑，似乎对他的决定感到很满意。

话说回来，贾天明明很期望工房的支持，可为什么到头来又要拒绝工房的“好意”呢？这是因为风险太高了。事实上，就连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七英结社，贾天都还不敢完全信任，仍然摇摆不定的十二工房他就更不敢依靠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名义上的“护卫”就可能从背后捅他一刀。

“还有别的事吗？”

贾天如此询问道，明白地表现出了急切想要离开的意图。汪芸希立刻会意了。

“就不耽搁圣约之王了。”

事情已经谈完了——至少暂时谈完了，贾天转身打算离开，可就在此时……

“哎呀，没有打搅你们吧？”

贾天猛地转回头，顺着话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不由大吃一惊——不知何时，在汪芸希身后的远处出现了一名女性！

不速之客穿着一件素白的连衣裙，左眼戴着一只白色的蕾丝眼罩，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也一定会十分扎眼，更遑论空旷孤寂的工厂区了。然而，汪芸希和肖婷看上去就和贾天一样惊讶，似乎她们也是在听见声音之后才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啊……是那个时候……”

虽然两人之间隔着四五十米的距离，但这名女性的打扮实在太过独特，加上她还打着一把不合时令的白色洋伞，贾天立刻便记起自己一周前曾经见过她，而且就在那天夜里贾天还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你是？”

贾天的神经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

不需要贾天的指示，肖婷和汪芸希白衣女子出现的同时便进入了临战状态。

然而，迎着贾天等人警惕的目光，白衣女子却只是露出一抹妩媚的微笑——

“小女子是血腥慈悲的处刑者，今天特地来和圣约之王打个招呼。”

第九节

“‘处刑者’？”

贾天一边无意识地重复着自己无法理解的名词，而另一边却感到手脚冰凉，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白衣女子自报家门，贾天感到自己紧绷的神经似乎咔嚓一下断成了两截。他以为，刺客就应该像小说或者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潜身在阴影中，偷偷摸摸地靠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他万万没想到，在经历了齐任的失败之后，血腥慈悲的人居然还敢如此光明正大地现身，甚至还是当着两大魔法组织的面。

这一切令贾天的脑子顿时陷入了混乱。反观他身边的两名少女可比他要冷静得多，而且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肖婷右手轻挥，从空气中召唤出了自己的法杖，紧接着她踏前一步，将贾天完全掩在自己身后。与此同时，肖婷用法杖在身前的地面上横着划了一道——转眼间，一堵寒气四溢的冰墙立在了贾天和肖婷的面前。

汪芸希依然面无表情，但她的反应速度却并不必肖婷逊色。她轻盈地向后一跃，躲开了贾天和白衣女子之间的危险地带。正在贾天以为汪芸希打算袖手旁观的时候，她却又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方盒子，然后伸手从里面掏出了……

“我的天！”贾天一声惊叹。

汪芸希从小盒子里抽出来的，居然是一根明显比盒子的外径还要粗大许多的金属圆筒！圆筒的一头封闭另一头开放，侧面连着把手和一个形如手枪扳机的小杆。从圆筒的形状和汪芸希拿着它的样子，贾天猜测那应该是一种类似于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的东西，而他也同时被自己的猜测吓得不轻——要是在城里使用火箭、炸弹之类的武器，岂止警察恐怕连军队都会注意到贾天他们的“小小游戏”了。

“……等一下，汪芸希！”

可惜，贾天惊恐的叫声并没有能传进汪芸希的耳朵里，她已经将圆筒开口的一端指向白衣女子，同时重重地扣下了扳机……

“啊——”贾天失声大叫起来。

然而事实证明，贾天的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了。随着一连串噼噼啪啪，像鞭炮般清脆的爆炸声，从汪芸希的武器里飞出的并不是一颗吓人的火箭弹，而是一大片像蜂群一样密密麻麻的小东西。

小“飞弹”拖着淡淡的烟雾在空中飞行，一边从四面八方向白衣女子逼近。白衣女子的反应虽然也很快，但是“飞弹”的数量实在太多，单靠躲闪想要完全避开几乎是不可能。

白衣女子将撑开的洋伞平端在手里，立刻成了一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防御力的盾牌。她在空旷的道路上穿梭跳跃，躲避成群而至的飞弹，动作如猎豹一般迅捷，身姿却仿佛蝴蝶在翩翩起舞。偶尔有零星的飞弹接近白衣女子的身边，她也丝毫不显得慌张，只是用洋伞将它们轻轻推离原来的轨道。

受到白衣女子的引诱，很多飞弹撞在了路面上爆炸，另一些则撞上道路两侧工厂的围墙。不多一会儿，汪芸希放出的飞弹已经渐渐被消耗殆尽，公共设施也变得千疮百孔，而白衣女子却居然毫发无伤。

汪芸希眼见自己的武器无法奏效，却显得镇定自若，就好像

从一开始就没抱什么希望一样。只见她毫不犹豫地丢下了扛在肩上的圆筒，从腰间拔出一只造型奇怪的手枪。然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瞄准白衣女子，对方已经先她一步做出了反应……

随着最后一颗飞弹落地，白衣女子立刻纤腰一扭，裙摆飘飘地向汪芸希逼近，一眨眼的功夫两人之间便只剩下不到三米的距离。而与此同时，白衣女子收拢了手中的洋伞，将伞尖像刺刀一样直指向汪芸希。

虽然没有在表情上显露出来，但是贾天还是能够感觉到，汪芸希开始慌了，因为她根本没有瞄准，就朝着白衣女子逼近的方向胡乱地连开了三枪。当然这些子弹都没有命中目标，反而在对方身后的地面上留下了三个海碗一般大的坑洞——贾天暗暗惊叹，不愧是工房的武器，威力还真不是盖的。

白衣女子灵巧地闪到一边，躲开了汪芸希杂乱无章的射击，同时进一步逼近汪芸希。她离汪芸希侧腹的距离已经只剩不到一米，只要伸直洋伞就能够刺中……

“……”

贾天惊恐地张大了嘴，却连一声警告也喊不出来。

幸好，就在贾天发愣的功夫，白衣女子已经向后跃起，远离了汪芸希——几道长矛一样的冰刺从天而降，准确无误地刺进了她原本应该会踩上的地方。

不等白衣女子缓过气，肖婷已经挥舞着法杖，召唤出更多的冰刺向她袭击过去。白衣女子左躲右闪，动作一改方才的潇洒轻灵，变得行动飘忽，宛如鬼魅。肖婷召唤的冰刺连白衣女子的裙边都碰不到，纷纷落在碎石铺成的路面上，转瞬间一片蓝色的丛林便立了起来。趁此机会，刚才差点被刺中的汪芸希也举枪相助肖婷，威力巨大的子弹不断向白衣女子射去，逼得对方连连后退。

面对魔法师和魔技师的夹攻，白衣女子看来也无法再从容不

迫了，只好一边后撤一边躲避，与贾天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渐渐拉开了。

一阵激烈的攻防之后，白衣女子又退回了远处，而肖婷和汪芸希也暂时停止了攻击。战场顿时被一片诡异的寂静所笼罩，只有空气中漂浮的尘土和冰刺散发出的寒气，还展示着刚才战斗的激烈。

等了一会儿，见贾天他们这边没有进攻的意思，白衣女子微微一笑，再次用轻松的语调开了口：

“没想到，居然能见到结社和工房的协同战术，我真是三生有幸。”

因为白衣女子话说得太过坦然，贾天实在分不清她到底是真心赞叹还是有意讽刺，可肖婷就没法像他这么冷静了。

“我说，血腥慈悲是没有学习能力吗？”肖婷恶狠狠地说道，“圣约之王已经得到了我们七英结社的支持，你们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啊？”

然而，面对肖婷的指责，白衣女子却莞尔一笑。

“我是不知道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我从来都不擅长想这些事情。我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那要是命令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肖婷没好气地反驳道。

没想到，白衣女子歪着脑袋想了一下之后，居然率真地回答道：

“应该会吧。”

这回，不只是贾天，就连肖婷也惊呆了。就算是常常在夺人性命的侏子手，也不可能这么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

白衣女子的坦然相告，让贾天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对方的手段之高强，贾天已经深刻地领教了，再加上对方还视死如归一门心思要他的命，自己无论威逼恐吓还是虚张声势都毫无用处，这

种绝顶的恐怖真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更何况，贾天的那两下子，无论是面对白衣女子还是肖婷、汪芸希都只能算是花拳绣腿，全不顶用。危急关头，他除了蜷成一团听天由命之外，居然没有丝毫办法。

肖婷虽然不像贾天那么无助，内心也难免惊悚。白衣女子自称“处刑者”，这个称号在血腥慈悲内部代表着何种意义，肖婷也多少有所耳闻。另一方面，在面对如此强敌之时，肖婷所能倚仗的盟友居然是一个工房的人造人，这也让她感到隐约的厌恶和难以抑制的忧虑。看起来，现在已经不是继续在工房面前隐藏实力的时候了，肖婷决定让负责监视的战斗法师也参加战斗……

就在众人思绪万端的时候，白衣女子的视线无意间落在自己的裙摆上……

“啊——”

这一声尖叫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回了现实。旁若无人，白衣女子就在贾天他们的注视之下，开始拍打自己身上的连衣裙，似乎是想要把沾在上面的灰尘都掸掉一样。

“啊……我的衣服……弄脏了……”

一边没头没脑地自言自语，白衣女子的神情变得越来越慌乱，就连刚才以一敌二的时候也没见她这么慌张过。

“脏了……脏了……弄不干净了……”

“喂！”

肖婷试着叫了白衣女子一声，但是她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只顾着拍打自己的衣裙。一直被白衣女子紧紧握在手中的洋伞也掉在了地上，看上去好像她真的完全丧失了戒备。

“……呜呜……脏了……弄不干净了……呜呜……”

在歇斯底里持续了几分钟之后，白衣女子似乎是放弃了想要掸掉尘土的努力。她的头无力地低垂在胸前，双手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裙边，呜呜地哭了起来……

“……脏了就弄不干净了……呜呜呜……再也弄不干净了……”

分明应该比贾天他们的年纪更大，可是白衣女子却当着几个敌人的面，如同年幼的孩子一般痛哭流涕。三个少男少女看着眼前的场景，都惊愕得不知所措。

衣服脏了的话，洗一洗不就好了吗？贾天失礼地想道。可是很显然，这不可能是问题的所在，因为你要是说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的杀手，会为了一件衣服而嚎啕大哭，任谁也不可能相信这种鬼话！

就在贾天胡思乱想的时候，白衣女子的哭声突然停止了……

“……你们……都怪你们！”

白衣女子抬起头，看向了汪芸希和肖婷，眼中怒火万丈。

“喂，你说什么啊？”肖婷不满地抱怨道。

“我已经说了，只是来打声招呼的。是你们……是你们弄脏了我的衣服！”白衣女子咬着牙说道。

贾天暗暗回想，好像白衣女子一开始的确是这么说的。而且说起来，最先发起进攻的人是汪芸希，白衣女子本来也没有要袭击过来的意思。然而，血腥慈悲的本意就是要贾天的性命，因为一句话就断定对方没有敌意也未免太天真了。

话虽如此，可毕竟还是自己这边理亏，肖婷也不由一时语塞。但白衣女子似乎并没有因此就放过肖婷她们的意思。

“你们……”白衣女子捡起了落在身边的洋伞，“你们都得付出代价！”

“代价”两个字一出，汪芸希和肖婷立刻都摆开了架势，可已经太晚了……

白衣女子的速度比之刚才更上一层楼，顷刻之间就已经从数十米开外逼近了汪芸希的身前。汪芸希还没来得及抬起枪口，腰上就已经吃了洋伞的一记横扫，顿时整个人飞了出去，直到撞上

路边的围墙才停下来。

在贾天惊叹白衣女子恐怖的臂力的同时，他隐约看见有一些淡薄的紫色雾气缠绕在洋伞的尖端。贾天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并没有看花眼。

“魔道士！”

一声轻呼从身边传来，贾天低头看去，发现肖婷正紧咬着嘴唇，她握着法杖得双手不但在颤抖而且都有些发白了——很明显，肖婷的紧张已经逼近极限了。

贾天对魔法世界还算有所了解，所以也听到过“魔道士”这个词——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而是对使用魔导器的魔法师的俗称。本质上说，魔道士们和其他魔法师一样靠自身的魔力来改变物象。但是，通过使用被称为魔导器的辅助道具，魔道士们可以省去冗长的吟唱和繁琐的魔法阵，就可以使用相对大规模的魔法。也因为如此，“魔道士”这个词在魔法师之间常常意味着“作弊者”或者“投机取巧的人”……可这绝不意味着魔道士的力量比较低劣。

再看向白衣女子——后者正向看上去已经失去知觉的汪芸希跑去——贾天实在无法相信那把洋伞会是魔导器。如果白衣女子使用的真是魔道士的招数，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作为魔法师，白衣女子绝非庸碌。

汪芸希在撞上围墙时似乎头部受了伤，一时失去了知觉，瘫倒在墙脚。白衣女子岂肯放过如此的好机会，她立刻举起手中不是武器的武器，朝汪芸希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肖婷做出了反应……

一声爆炸的巨响过后，五条人影从四面八方跳入了战场。他们有的穿着T恤衫和休闲裤，有的穿着规矩整齐的西装，甚至还有一个人居然穿着一身警察制服……很明显，这些战斗法师是想要融入周遭的环境，而且他们——贾天不得不承认——单看穿着

还挺像模像样的。

撇开结社和工房的恩怨，加入战局的战斗法师们很自然地将汪芸希掩护了起来，以防她继续遭到白衣女子的攻击。与此同时，五个人步调一致地站成一圈，将白衣女子围在了中间。

白衣女子的行动稍稍停顿了一下。战斗法师们乘此机会，向白衣女子射出各种各样贾天不认识的魔法。白衣女子轻巧地闪过了那些花花绿绿的魔法能量，然后倚仗自己疾风迅雷一般的速度，毫无畏惧地向路肯得强者们发起了攻击。

肖婷一个跨步将贾天掩在了身后，同时大声喊道：“主上，请尽快离开！”

然而，贾天却对肖婷的请求置若罔闻，依然呆站在原地，看着战斗进行。

贾天当然很清楚现况对自己非常危险，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可是一方面，贾天已经隐约看出，白衣女子的注意力目前完全放在汪芸希和肖婷的身上，暂时还没有直接对他不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如果肖婷他们被打败，贾天无论逃到哪里都不可能躲过血腥慈悲的追杀，而且……要是贾天选择逃走，只会把更多的人卷入危险之中，而要是他死在这里，血腥慈悲或许能够放过他的家人。

白衣女子的实力真可谓深不见底，以一敌五居然丝毫不落下风，反而是战斗法师们在白衣女子的速度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个一个陆续被打倒。好在白衣女子对他们并不执着，没有补上最后一击。

眼见同伴渐露不支之势，肖婷心急如焚。为防万一，她开始偷偷吟唱起一个大范围攻击魔法。这一类的魔法因为吟唱时间长而且很容易误伤友军，所以极少在激烈交锋中使用，更何况偷袭也令人不齿。但是，为了保护不愿撤离的贾天，肖婷打算不惜一切代价。

然而，事情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

没等肖婷的吟唱结束，白衣女子已经打败了所有增援而来的战斗法师。没有丝毫迟疑，白衣女子立刻向肖婷奔袭而来，打断了对方的吟唱。

肖婷没有办法，只能用手中的法杖去抵挡白衣女子的洋伞。

要说肖婷的身手还真不赖，和一般人对魔法师抱有的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印象截然不同，刚刚交上手的时候她居然能和白衣女子打个难分伯仲。不过，随着时间流逝，肖婷在力量和速度上的劣势越来越显露了出来。

洋伞上的紫色雾气随着武器之间的碰撞飞溅开来，落在肖婷身上。随着一缕缕青烟升起，肖婷本已经沾满尘土的衣服上又被蚀出了一个个孔洞。

贾天默默地站在一边，不知为何心里却出奇地平静。很明显，现在的他可谓生死系与一线，只要肖婷战败，贾天立刻就会人头落地。可是贾天却并没有特别慌张和担忧，反而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豁达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想通了自己能够做的选择，而之后的结果就不是他的力量可以改变的了。

肖婷则暗暗叫苦。虽然她受过近身战斗的训练，可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血腥慈悲的执行者刀剑相向。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肖婷毫无胜算，她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因为白衣女子已经在汪芸希和其他战斗法师身上消耗了不少体力。可是这之后肖婷还能坚持多久，那可就不好说了。

就在肖婷穷投无路的时候，汪芸希清醒了过来。她就像实现编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对自己的伤势看都不看一眼，而是第一时间掏出了一个遥控器，然后按下了其中一个按钮。

几根高大的柱状物从围墙内部升了起来。这些柱状物都有六七米高，顶端还有一个圆盘状的物体，整体看上去很像给草坪洒水的喷头。随着汪芸希按下另一个按钮，那些巨大的“喷头”真

的开始向道路的上空“喷水”了，细小的液滴如雨点般地砸向酣战的众人……

当降下的液滴落在贾天身上，他立刻意识到那并不是水，而是某种黑色的粘稠物质。

白衣女子看来也吃了一惊。她放弃了继续向肖婷进攻，一边后撤，一边撑开洋伞让它发挥本来的功能——阻挡“雨水”。可是空中飞散的液滴都很细很轻，一点微风就能让它们乱飞乱舞。结果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白衣女子的裙子上还是沾上了很多黑点，而她的洋伞则已经几乎看不出本来颜色了。

油吗？贾天一边想一边看向了汪芸希。他的确是无礼地拒绝了工房“善意”的提议，可是汪芸希应该还不至于想要连他也一起烧死吧？

然而，事实证明贾天又一次杞人忧天了。因为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液滴的真实用途——随着大部分液滴落地，贾天开始感到自己的衣服越来越沉重，最后他甚至连站立都感到困难，只能单膝跪在了地上，就好像刚刚还像油一样轻的液滴，一下子变得比铅还要重。

白衣女子受到的影响显然更大，她手中的洋伞沉重地垂落在路面上，而且看她的表情既愤怒又不知所措。

汪芸希事先躲开了液滴降落的区域，此时正掏出武器准备痛打落水狗。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白衣女子终于还是选择了放弃。她丢下洋伞，转头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围墙和楼宇之间。

第十节

等到白衣女子的身影完全消失之后，汪芸希这才慢慢解除戒备状态，收起了手中的武器。她走到倒地的战斗法师们身边，用心查看他们的伤势和“重力油”产生的作用。

“能对我们现在的状况做点什么吗？”

插话进来的是贾天。

汪芸希这时才意识到，贾天和肖婷也被重力油钉在了地上。肖婷仰面朝天平躺着，贾天也半跪在地，用尽全力才得以免于跌倒。

“请恕罪，圣约之王。”

汪芸希一边道歉一边跑了过来。只不过，她的表情依然显得平淡冷漠，令人不禁怀疑她的歉意是否发自真心。她的动作倒是很简洁轻快，训练有素。

看起来像杀虫剂的金属罐向贾天他们喷出了一股股烟雾之后，贾天感到自己的身体顿时变得轻松了，仿佛刚才还压在身上的“大山”消失了一般。再看看身上，那些吓人的黑点也已经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湿漉漉的“水渍”。

贾天立刻站起了身，而肖婷的动作却反而显得有些迟缓，过来好一会儿才爬起来。她默默地掉了裙子上的尘土，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到贾天的身后，都不敢对上贾天询问的目光。

在解救了贾天和肖婷之后，汪芸希又用同样的方法中和了战斗法师们身上的重力油，这才返回贾天他们身边。

“方才我想要尽快结束战斗，所以才用了‘重力油’。没想到把圣约之王也卷入其中，还望见谅。”

“没事，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两人一番对答都不过是些套话。

“你们的这个……”贾天低头看向自己的衣服，“水渍”似乎已经完全干了，“重力油？有什么副作用吗？”

“无需担忧，我已经中和了你们身上的重力油，剩余的成分不过是水而已。”

“啊，那就好。”

贾天点了点头，又回头看向了受伤的战斗法师们，发现他们也都爬了起来。尽管其中一两个人还有点晃悠，不过似乎都没有大碍。

“天色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

贾天如此提议。这里虽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但他们搞得这么华丽，肯定会引起当局的注意，贾天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和警察打交道。

“那就不耽搁圣约之王了，路上请小心。”汪芸希大度地回答。

……

幸好附近的工厂都有十二工房的关系，而且汪芸希也答应负责善后，想来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先前负责保护贾天的战斗法师们已经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所以他们迅速离开了现场，也没有再继续跟随贾天。事实上，他们是和负责监视贾天家的小队交换了任务——这是回家的路上，肖婷向贾天报告的情况。

肖婷看起来伤的不轻，可是相比之下似乎还是精神上的伤害

更重一些。在魔技师的支援到来之前，战斗法师们一拥而上还是被白衣女子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对方使用的还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兵器，只不过是一把平平无奇的洋伞。肖婷一向执着于魔法师的骄傲，这对她不能不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贾天也留意到了肖婷低落的情绪，并且毫不费力地猜中了原因。不过，因为他毕竟对魔法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轻率的安慰恐怕只会起反效果，所以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

而且，贾天还有更加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今天的这场战斗已经给贾天敲响了警钟，那就是结社派到他身边的护卫，包括肖婷在内，在面对血腥慈悲的时候绝对是不够的。如果贾天希望明天之后还可以活命的话，他就必须获得更多保护——现在贾天开始有点后悔了，后悔不该那么快就拒绝工房的“好意”。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让贾天不由叹了口气，因为他发现自己最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其实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贾天一直以来就很自由散漫，像是“严守门禁”这样的品质是绝对不可能在他身上出现的。贾天的家人们对他的这个特点也是心知肚明，并且早就放弃了。就像一个星期前，贾天回家时已经过了八点，但是贾逸却什么都没问……不过严格来说这也不能算是证明，因为贾家的爸爸实在不能当做榜样。

就在贾天正要踏进小区的大门时，跟在他身后的肖婷却没有像前几天一样悄然离开，反而出声叫住了他。

“请等一下，主上。”

“嗯？”

贾天回过回头。他其实并没有很惊讶，因为经历了今天下午的战斗之后，肖婷肯定不能就这么默默地退场。她就算不能想出什么加强警备的方法，至少肯定要贾天说点什么，以便增强他那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信心。

“……今天的事主上也看到了。”肖婷用不情愿的声音说

道，“虽然很感激您没有选择投靠工房，可是很遗憾，结社现在提供的护卫等级是不够的……一对一的话我应该不是那个处刑者的对手。”

贾天很识相地没有接话，因为他在等着肖婷的解决方案。

“我会立刻向路肯请求增援，如果用传送魔法的话，新的护卫应该可以在明天早上之前赶到。”肖婷自信地说道。

贾天点了点头：“这就好。”

贾天的想法是，肖婷已经亲身经历了和白衣女子的战斗，不用担心她在报告中低估对方的实力，那么应该可以期待路肯送来足够的援军。七英结社毕竟是曾经在暗中掌控整个大陆的组织，虽然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但路肯作为魔法之都，要对付一个刺客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的话暂时就可以放心了。

“你还是信不过我们，是吗？”

不知道为什么，肖婷突然用恼怒的语调这样质问贾天。贾天自己也懵了，他可一点这样的意思都没有。虽然要他完全信任七英结社是不可能的，但是现阶段他还是相信结社能够保护他的安全。

见贾天没有回答，肖婷又接着说道：“你每次都是这样！表面上满口答应，其实暗地里却在打别的算盘……因为今天我们是靠工房的支援才保住性命的，所以你打算借助工房的力量，是吗？”

“啊……不，你误会了。”

贾天一边坚决地摇了摇头，一边不由自主地暗暗反省。他这个人的确经常口是心非，甚至阳奉阴违，肖婷监视了他这么长的时间，对他的为人肯定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他被肖婷怀疑也的确是自作自受。

“我是说真的。”为了让肖婷放心，贾天又赶忙补充道，“之前是你们大意了，所以护卫的数量比较少。结社应该不至于连对付一个刺客的人力都拿不出来吧？所以我并没有那么担心，只要

你们今后不要轻敌就行了。”

“……抱歉，主上说的对。属下擅自揣测上意，请主上责罚。”

肖婷看来终于相信了贾天的话，也直率地为自己的无礼而道歉，用词也变回了之前的彬彬有礼。

贾天本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何况让他责罚肖婷……也就说说而已吧。所以，贾天挥了挥手表示“没关系”。

看来事情也说完了，贾天再次迈步打算离开。

“请再等等，还有一件事……”

肖婷又叫住了贾天。不过这次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犹豫，反而把贾天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

“还有什么事？”

“属下觉得……除了请路肯派来援军之外，主上也有必要为御敌做些准备。”

“准备？”贾天更好奇了，“怎么，你要教我魔法吗？”

然而肖婷却摇了摇头：“抱歉，主上连魔法的基础都没有学习过，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战斗力……属下认为……会很困难。”

肖婷似乎为如何措辞感到很苦恼，不过贾天其实根本没有在意。他虽然不是喜欢认输的人，但同时更是个现实主义者，为了面子逞强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也这么想。”贾天笑了笑，向肖婷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冒犯，“岚姐会魔法，我从小就看她练习，我也不觉得凭自己的悟性能马上学会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属下并没有认为主上悟性不够……”

贾天的一句玩笑话又惹来了肖婷惶恐的辩解，这让他渐渐也不耐烦起来。

“好了好了，我开个玩笑而已，说正事吧。”

“……是，主上可知道持王旗者会被赋予力量吗？”

“当然不知道。”贾天苦笑着回答，“你没告诉我的事情，你觉得我能从什么地方知道？”

“请主上恕罪。”肖婷急忙解释道，“其实，作为战争游戏的规则之一，交战双方的王能够从支持自己的神祇那里获得力量。就像王是两边阵营主将的代理人，王也可以为支持他的每一个神祇选择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被称为‘士’。当一个士和王做到心意相通之时，王就可以使用这份被称为‘神铭剑’的力量。”

“神铭剑……”贾天哑摸着这个名字，“是一种武器吗？神器？”

肖婷高兴地点了点头：“主上果然悟性很高（贾天暗笑，肖婷还没忘掉那个玩笑），神铭剑是由神祇赐给王的武器。神铭剑不是单纯的武器，它会包含相应神祇的一部分力量……虽然产生的原理不太一样，单就力量而论，的确是和各种族所保有的神器很相似。”

听着肖婷的解释，贾天感到一阵狂喜，然而他立刻又陷入了沉思……

两人刚才提到的神器，相传是上古时期神祇赐给生活在地上的种族的礼物，都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器物，而且每个种族只有一件。据说神器会选择自己的持有者，也只有被神器选中的人才能获得神器全部的力量。也就是说，就算你能够挥舞一把神器，如果你没有被选中，那也只不过和拿着一把不会损坏的普通武器没有什么两样。矮人族的神器是一把名叫“米奥尔尼尔”的战锤，如今的持有者正是现任兰德艾尔王“锡隐·兰德艾尔”。

正因为想到了这件事，贾天开始怀疑……

“想要使用近乎神器的武器，不可能不需要什么条件或者代价吧？”

“正是。如果王想要使用某个神祇的神铭剑，那就需要和代理那名神祇的士做到心意相通，然后就可以将士作为武器使用。”

“什么？”贾天的眼睛睁大了，“把人当做武器使用？什么意思？”

然而肖婷却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没人见到过。”

贾天吐了口气，脑子悄悄地转了起来。

“把人当做武器使用”，当然不可能真的要贾天抱着一个活人战斗，那也实在是太滑稽了。合理的猜测是，利用神的力量把人变形成武器的样子……也不是不可能的，毕竟对方是神祇，奇迹在他们的眼中恐怕也平平无奇。

可是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变成武器的人还能变回来吗？还是会永远失去血肉之躯？如果可以变回来那还好说，可如果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那岂不是要将士当做消耗品来使用吗！

“属下觉得，为了让主上能够获得自保的能力，尽快得到神铭剑应该是一条捷径。”

把贾天的纠结丢在一边，肖婷自顾自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现在可一个士都没有啊。”

“如果主上不嫌弃的话，属下愿意作为士侍奉主上。”肖婷平静地说道，“现在支持主上的神祇有混沌公爵、虚无公主、支配天使、炽焰剑皇和罪缚贤者。属下认为，自己和剑皇的相性最好，而且作为战神，炽焰剑皇代表“武器”，主上现在急于获得力量，选择他是再合适不过的……”

不等肖婷说完自己的分析，她已经被贾天粗暴地打断了。

“你是认真的吗？”贾天严厉地质问道。

肖婷直视着贾天的眼睛，回答非常坚决：“是的，属下没有半句虚言。”

“你不是说过，你们也不知道成为士的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吗？”

“是的。”

“你还是想要我得到神铭剑？”

“是的。”

“你知道自己可能会没办法再变回人吗？”

“……是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肖婷稍微迟疑了一下。这倒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答案有什么犹豫，而是她没想到贾天已经想到了这一层。

“……”贾天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的看着肖婷，“你这样也无所谓吗？”

“能为主上的胜利尽一份心力，是属下的荣幸。”

肖婷的回答一如既往，直视着贾天的眼睛，没有丝毫犹豫，仿佛这个答案已经在她的心底放了很久很久了。虽然肖婷外表只是一个矮小娇弱的小姑娘，可现在她的眼中却有着一种烈士赴死般的悲壮。世上任何一个君主，如果属下如此坚定地表示，愿意为了他的胜利做出牺牲，想必他一定会感激涕零吧？

可惜肖婷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混蛋！”

贾天一把揪住了肖婷的衣领。他的牙咬得咯咯作响，满眼的激愤仿佛要喷出火来，令人不敢相信他和平时那个吊儿郎当的贾天是同一个人。

“主上……”

肖婷一时吓懵了。但是她立刻又感到贾天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她，因为她现在还稳稳地站在地上……以两个人的身高体重差，贾天只有轻轻抬手就能将肖婷离地悬空。

“你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学会了魔法，难道就只是为了送死吗？”

“……不，也不一定就会死……”

肖婷想要辩解，但是她的话在贾天的怒火面前却显得那么无

力。

“就连我，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还一心想要活下去，还在拼命地挣扎呢！为了能活下去，我还什么都愿意尝试，和谁结盟都不在意呢！可是你，七英结社的魔法师，为什么……为什么不更珍惜自己的生命啊？”

“属下只是……”

一股难以抑制的悲伤涌上了肖婷的心头，令她的自控力几乎崩溃。

贾天很少发怒，在她的记忆力总共也没有见到几次。即使被强行安上了持旗者的命运，即使这命运使他遭到大陆上最可怕的刺客组织的追杀，贾天也从来没有因此而发怒过。

可是现在他发怒了，而且是怒火万丈，为的却是肖婷的生命……不，他所在乎的其实并不是肖婷的生死，而是肖婷对死亡的态度。

不知道为什么，肖婷感到贾天似乎下看穿了她的选择“自我牺牲”的真正理由……

“……”

肖婷想要说点什么，想要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说服贾天，或者干脆编个谎话来骗过贾天。可是，她什么也想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两行泪水顺着肖婷的脸颊流淌了下来。

“呜呜……”

为什么？为什么要哭呢？哭泣不是软弱的证明吗？自己不是早就已经决定不再哭了吗？可是肖婷还是无法抑制地哭了出来。

贾天轻轻一拉，让肖婷靠在自己的胸口。

“呜呜呜……”

贾天并不知道肖婷看轻自己生命的理由，他也不可能知道肖

婷是为了什么而选择来到他身边的，可他还是对肖婷的态度感到莫名的厌恶。他能感觉到，肖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忠诚或者大义这样的理由……那是一种希望自己的死能够改变什么的无助，是想要把自己的死化作一声呐喊的绝望！

可是，死不会带来什么，从死之中什么也得不到！只有活着才能争取才能改变，“光荣的牺牲”一钱不值！

正因为如此，贾天才会对肖婷感到如此愤怒——当贾天自己的生存甚至可能给他的家人带来危险的时候，他依然在拼尽全力寻求出路，你让他如何容忍一个人轻率地选择“牺牲”呢？

“呜……”

哭声在傍晚的街道上回荡，与闪烁的星光和扑扇着的归鸟的羽翼一起，点缀着渐浓的夜色。

第十一节

肖婷哭了好一阵子才渐渐止住了抽泣，等她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么令人难为情的事情之后，急忙红着脸将贾天推开。

“属下失礼了，请主上恕罪。”

“你哭够了吧？”贾天用“无所谓”的语气反问道，“你要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要回去了，你也退下吧。”

“是。”

肖婷现在巴不得赶快离开，立刻领命而去。贾天也转身穿过小区门，向家的方向走去。

“你回来得可真够晚的啊。”

就在贾天走到单元门前时，树丛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影，把他吓了一跳。贾天定睛一看，原来是周青云。

“云哥啊，别一惊一乍的好吗？”

周青云的表情看上去不像白天时那么阴沉，想着“他大概不怎么生气了”的贾天也恢复了平时的说话语气。然而，当周青云再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却远没有贾天希望的那么轻松。

“我有点话想跟你谈谈。”

“……”

贾天的心不禁一沉。想着今天早上发生的闹剧，想着自己这么晚才回来，估计接下来的谈话不可能“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嗯……谈什么？”

“……就先来谈谈，你刚才为什么和女生在大门前拉拉扯扯吧？”

就和贾天预计的一样，周青云的话中明显透着谴责的气息，而且更糟糕的是，周青云看见了刚才他和肖婷之间发生的一幕。事实上，刚才肖婷说出了很多敏感的内容，而贾天也提到了肖婷的真实身份，如果被周青云听到的话……

“我虽然没听见你们在说什么（贾天不禁松了口气），可是把女孩子惹哭这种事，不像你贾天的风格啊。”

“其实……”贾天苦笑道，“也没什么，吵架罢了，关系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嘛。”

“你们的关系，好到会吵架的地步吗？”周青云尖锐地问道。

这个问题倒是把贾天给难住了。从本心来说，贾天不想向周青云承认自己和肖婷关系亲近。因为自从肖婷的告白事件之后，他们俩几乎是形影不离，现在要是贾天站出来承认，那简直就等于说他们俩已经在交往了一样。

可是，如果贾天否认自己和肖婷有亲密关系，那么他就必须解释自己和肖婷一起行动的理由，但他又找不到能令周青云信服的说法，除非让他说出自己的真实处境。

“……”

“怎么？编不出瞎话了？”

见贾天整天都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周青云讽刺地说道。

周青云本来是个宽容大度的直爽汉子，很少说这种刻薄的话。可是今时不同往日，毕竟他今天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云哥，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回答？”

“说——实——话。”周青云一字一顿地说道。

“实话是……实话就是……”

已经没办法了，今天的周青云是不可能接受一个敷衍的答案

的，贾天也绝不能告诉他真相，将一个无关的人扯进麻烦的漩涡里。

咬着自己的嘴唇，贾天狠了狠心，张口回答……

“我和肖婷……”

“你们根本没什么关系。”

周青云抢在贾天的谎言出口之前，将自己的结论说了出来。

贾天满脸惊愕地看向周青云，感到自己的手心一瞬间就汗湿了。

“她之所以跟着你，是和你脚上的伤有关吧？”周青云无视了贾天的表情，继续说道，“不对，应该说不是和你受了伤这件事有关，而是和你受伤的原因有关，不是吗？”

“你……”

“还有那个叫汪芸希的女生，她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吧？那么做作的态度，只有满脑子桃花的家伙才会信以为真！”周青云毫不客气地分析道。

贾天重重地叹了口气。

虽然周青云比贾天大不了几个月，但是贾天却一直都把周青云当成大哥一样崇拜。周青云从小头脑就非常清楚，即使是初中时在街上混过的那一段，他也从来没有像一般的叛逆少年那样，将吃喝玩乐的交情当做友情，然后为了所谓的“义气”，稀里糊涂地被狐朋狗友卷入麻烦之中。周青云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毫不费力地看穿别人的内心，知道哪些是真情，哪些是假意。

然而，贾天绝没有想到过，周青云的洞察力居然如此可怕。

“怎么……珉茜知道吗？”

虽然真的很想知道周青云是如何看穿这么多事的，但对贾天来说，最要紧的事果然还是和季珉茜有关。听到贾天慌乱中的提问，周青云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我没告诉她。”周青云诚实地回答，“我就连露米都没告诉。”

贾天松了口气：“谢谢。”

“我觉得，你既然费了这么大劲隐瞒，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周青云一边表示理解，一边却又用询问的眼神看着贾天，“但是我想要你老实告诉我，贾天，你到底惹上什么麻烦了？”

面对周青云小心翼翼地提问，贾天不知为何露出了一抹苦涩的微笑。

这时，一个同小区的住户从单元门里走了出来。一时间，贾天和周青云都没有再说话。贾天的视线一直追随着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邻居，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之中，贾天仍然没有回头。

早秋清冷的风，吹过再次陷入沉寂的庭院，带走了夕阳留下的最后一丝暖意。道旁丛生的灌木在晚风轻柔的拨动下，为已经渐行渐远的夏日，奏起了一支低沉的送别曲。

就在周青云几乎要失去耐心的时候，贾天的声音终于幽幽地响起了。

“我惹上的麻烦吗？有些时候，你不惹麻烦，麻烦也会莫名其妙地找上你。不是有句话叫‘飞来横祸’吗？”

“贾天……”

“抱歉云哥，我不能告诉你全部的事情。”贾天继续述说着，“我只能说，你猜对了，我现在的处境的确很危险，而肖婷和汪芸希都是保护我的人。”

“到底是怎么了？”

周青云紧皱着眉，追问道。他虽然已经有所预料，却还是免不了被贾天的语气吓到了。

“我不能说。”贾天直视着周青云的脸，语气异常坚决，“我

对妈妈和姐姐们已经感到很愧疚了，不能再把云哥你牵连进来。”

周青云长长地吐了口气，勉强提议道：“我和库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露米也许能想些办法，要不要和她商量一下？”

听见周青云的建议，贾天不禁皱起了眉头……

虽然是同班同学，露丝米娅的家世和贾天、周青云他们可说是有天壤之别。在法兰德大陆的最北方，有一个名为斯拉法乌王国的国家，它是兰德艾尔联邦的成员国之一，同时也是大陆最大的矿产和能源出口国。露丝米娅的老家，索姆家正是斯拉法乌王国最大的金融寡头，其巨大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兰德艾尔联邦。周青云表面上虽然是说找露丝米娅商量，但其言下之意便是要借助索姆家的力量，这一点贾天当然明白。

可是这当中有个难处。以露丝米娅的出身，本来是应该去上王立或者国立高中的，可她却为了季珉茜而进了芬华这样的学校。这件事在上流圈子里一度被传为笑柄，甚至有谣言说她其实是个蕾丝边。露丝米娅还为此遭到家里的训诫，连继承权都受到了威胁。如今周青云提议向索姆家求助，在贾天看来实在不算什么好主意。

“不。”贾天坚决地摇了摇头，好让周青云明白他的决定没有回旋的余地，“我想，就算是露米家，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么严重？”

“嗯。”

“是吗？难怪最近你给人的感觉变了。”

“啊？”

周青云突如其来的发言，让贾天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并没有自觉有什么变化，除了被担心和戒备搞得更疲倦之外。但周青云却显得非常自信。

“我以前有几个街上的朋友，他们也是在经历了所谓的‘大场面’之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说到这里，周青云讥讽地

笑了笑，但他的表情很快又恢复了认真和严肃，“可是和你这几天的经历相比，他们所见过的‘场面’根本不值一提。”

原来如此，贾天惊讶地想。他虽然知道周青云很会识人，却还是不由对他的丰富的阅历感到叹服。

“虽然不知道算不算是‘大场面’，我的确是差点没命……而且还不止一次。”贾天自嘲地说道。

两个男人的语言交流并不多，但是周青云已经大概体会到了贾天的处境。因为有可能会越帮越忙，他果断地放弃了提供帮助。看出这一点的贾天松了口气。

不过，周青云虽然不打算继续介入，却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贾天，你现在的状况，珉茜知道吗？”

“我不知道。”贾天无奈地回答，“我不敢告诉她实情。不过，在我受伤那晚，是珉茜帮我包扎的。我当时告诉过她，我遇到了危险，但是有人救了我。”

说着，贾天的又露出了自嘲的笑容：“不过，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她还会不会相信我……这是个问题。”

“珉茜不可能怀疑你的吧？”周青云面露不悦。

“那可未必。”贾天苦笑着说，“她认识我十几年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大概也看透了。”

周青云叹了口气：“我说贾天，你是真迟钝还是装糊涂啊？珉茜对你怎么样，你难道看出来吗？”

“……这，我……我当然是知道，可是……”

“别‘可是’了！”

周青云不耐烦地打断了贾天的话。

“十月二十三是珉茜的生日，要是你能在这之前把事情解决的话……”

“我深表怀疑。”贾天可不觉得事情会这么乐观。

“好吧，至少你要好好记住，用心准备礼物，就算是向珉茜赔罪吧。”

周青云如此吩咐道，却没提那天其实也同时是他的生日。

说完自己要说的话之后，周青云迈步向位于小区另一边的家走去。经过贾天身边的时候，周青云用力拍了拍贾天的肩膀，似乎是觉得光用语言提醒还不太够一样。

贾天笑着回答：“知道了，我会连你的那一份也一起准备好的。”

.....

.....

.....

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里，周青云裹紧外套跑向大路另一边的便利店。

这条巷子就在他住的小区背后，本来就只有一盏路灯，前些天还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打破了，至今也无人修理。因为实在是又暗又窄，平日里人们也都会尽量避免晚上走这条路，现在就更是空无一人。周青云贪图近便，又仗着自己在附近住了十几年，老马识途，就冒险选了这条捷径。

当——当——当——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午夜。

周青云把外套裹得更紧了些，同时加快了脚步。他之所以这么着急，也是因为天实在很晚了，而且他还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得赶在没被父母发现之前回去。

正如钟声所昭示的那样，现在已过午夜，便利店也关门了。虽然王都并没有实行宵禁，但是因为王都的居民大都习惯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几乎没有通宵营业的店铺。

不过周青云也不是笨蛋，他的目标是便利店旁边的自动贩卖机。这种足有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四面封闭，正前方有一面巨大

的魔镜。只要把钱交给魔镜，它就会把商品放进你手里，十分的方便。同时，厚重的金属外壳和滴水不漏的魔法保护了里面的商品和货款，能让任何心怀不轨者望而却步。这种方便的道具当然也是工房的杰作之一。

“一罐啤酒。”

周青云朝魔镜喊道。他只顾低头数钱，甚至都不抬头看一眼魔镜中显现的商品。

“售价半个西尔……”

自动贩卖机用毫无感情的声音报出了价格。然而，没等它说完，周青云已经把五颗铜币扔了过去。

在钱币接触到魔镜的瞬间，它们就像投入湖水中的石子一样，刷的一下就都被吞没了，而镜面上竟然还真的泛起了点点涟漪。

“谢谢惠顾。”

随着这声同样毫无感情的道谢，一罐啤酒落入了周青云摊开的右手中。

“唉……”

周青云不知为何叹了口气，然后利落地打开了啤酒。

作为十六岁的少年，周青云的行为实在不值得褒奖。而且，看他这么熟门熟路的，你大概也能猜到，这小子以前就没少干这事。当然，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周青云就很少再喝酒了，而理由也非常简单，那就是露丝米娅不喜欢。

可是，今天周青云决定破例了。

背靠着便利店的紧闭的橱窗，周青云把金属罐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略带苦意的琼浆混合着细腻的气泡滑入口中，又落入喉咙的深处，留下了一丝不合时宜的清涼。

大概是夏日残留的最后几只飞虫，绕着魔镜发出的微光不屈不挠地舞动，仿佛是为了记住那些艳阳如火的日子而做的最后的狂欢。

“好苦啊……”周青云喃喃低语。

他今晚之所以会半夜溜出家门来买酒，是因为有些心神不宁，难以入眠。

傍晚的时候，周青云建议贾天借助露丝米娅老家的力量，这也是因为听说了贾天可能有生命危险，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可是，周青云也十分清楚：和他们这群人——季珉茜也好，他自己也好——的交往已经给露丝米娅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甚至影响到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如果再让露丝米娅擅自动用索姆家的力量帮助贾天，恐怕只会让露丝米娅在家里的立场变得更加尴尬。

周青云喜欢露丝米娅，这是不需要怀疑的。当露丝米娅对他的告白点头的时候，周青云高兴地简直像能飞起来一样，可是……

门不当户不对。

周青云家应该说是中产之家，绝非贫寒，可是和索姆家一比，门第的差距却可谓恍如云泥。本来，这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应该考虑的问题，可是索姆家的阴影实在太过巨大，大到连一向乐天的周青云也无法忽视的地步。在周青云他们周围的时候，露丝米娅一直尽可能避免提及自己的老家，但周青云了解露丝米娅，刻意的沉默只能说明她的顾虑太深。

咕咚——

又一口酒下肚。

周青云当然从没有想过要从露丝米娅的家世得到什么好处，他只是单纯地爱慕着这个高傲矜持又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可是，当青梅竹马的好友遇到危险时，周青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索姆家的力量算进了可以利用的范围之内……

说得好听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说的难听一点，周青云下意识的还是将露丝米娅的家世当做了成事的筹码。

喀拉……

周青云的右手无意中握紧，金属罐便随着手指的收拢而凹陷破裂了。残余的酒浆从罐身的缝隙中渗出来，顺着结实粗壮的手腕滴落到干燥的地面上。

“露米……”周青云痛苦地低吟。

如果连他都会有意无意地想要利用露丝米娅的话，那其他人就更无法相信了……说到底，如果一切正常，露丝米娅根本不可能来到芬华这样的学校，更不可能结识他们这一群人——周青云开始觉得，说不定那样对她才更好。

年幼时，大家都不理解甚至会嘲笑老人们对门第出生的偏执，可现在周青云有点懂了。对于来自不同世界的两个人，无论如何相爱，想要求得绝对的平等相待，实在太难了……而且爱情绝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

轻轻抬手把已经破掉的金属罐扔进了垃圾箱，又用力甩了甩粘在右手上的酒渍，周青云挺直腰杆，抬头看向了遥远的星空——今夜真是晴朗得令人妒忌。

“回去吧……回去属于我的地方……”

一面仿佛给自己打气一般喃喃自语，周青云迈开脚步，走向了家的方向。

“……钱，把钱包拿出来……”

不远处的说话声吸引了周青云的注意力，似乎是有人在争吵。

“为什么？”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周青云依稀分辨出，两个人影正面对面站在漆黑的小巷口。

“什么‘为什么’？你以为我手上的刀是假的吗？”

什么人啊，这么晚还出来抢劫？周青云不禁感到一丝好奇。要知道，刚才周青云就是从那条小巷里面出来的，要是强盗真的在那儿埋伏的话，怎么没抢他呢？

“用武器指着我，也就是说你有伤害我的意图？啊，既然你出口讨要金钱，那就是威胁了？我说的对吗？”

哈？周青云不由乐了。被抢的这位小哥也真有意思，刀架脖子上了，居然还能这么悠闲地和强盗侃大山。

基本上周青云并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主，可是因为他实在太好奇了，所以最后还是忍不住慢慢靠了过去。在离他们还剩不到十米的距离时，周青云终于借着远处路灯的光亮，看清了对峙的两人……

“哈，难怪不找我下手。”

周青云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抹若有深意的苦笑。

第十二节

“郭成民，你小子还在干这种事啊？”

周青云凑近持刀的“抢匪”，用过于轻松的语气如是说道。

本来剑拔弩张的兩人都同时把视线转向了周青云，赤手空拳的少年只表现出了淡淡的惊讶，而手持武器的强盗反而显得怒不可遏。

“周青云，你少管闲事！”

被称为“郭成民”的少年朝着周青云吼叫起来，本来指向另一个少年的刀尖也不知何时转向了周青云——因为被叫出了名字，他所背负的风险简直可以说是一下子窜上了天。

“我不是劝过你吗？别再干这种事了。”周青云认真地回答，一面比划了一下对方的身高，“十六了，你要是再被抓的话，可不会那么简单就了事了。”

“你要不来搅局，谁会被抓啊！”郭成民激烈地反驳道。

周青云冷冷一笑：“盲目自信就是你进去的第一步。不过，”

周青云回过头去看了看不远处的自动贩卖机，视线离开了郭成民，似乎根本就没有把对方手中明晃晃的利刃当回事。

“守着自动贩卖机是个办法……巷子里的灯泡也是你打掉的吧？算你动了点脑筋。”周青云假装赞许地点了点头，但立刻又话锋一转，“可你就没想想，半夜跑来自动贩卖机买东西的人，身上

能带多少钱？”

没等郭成民回答，被抢的少年先叫了起来：“你没说错，我真的就带了两个西尔。”

“你闭嘴！”

郭成民把刀向少年晃了晃，然后才把注意力又转向了周青云。

“我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事！”

“我可不是要教你怎么抢劫。”周青云摇了摇头，“我是要告诉你，你不是这块材料，还是安安分分的找个正经事做吧。”

“我才不要你管，既然你人都走了，就别想着再来管我们！”

郭成民手中的刀颤抖了起来，喊叫声中也透着逞强，甚至还能听出些许酸楚的味道。周青云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但很快又恢复了认真的表情。

“……我不能永远在你们身边，这不能成为你自甘堕落的理由。”

“我……我就自甘堕落了，怎么样吧！”

“那就拿刀刺我吧。”

一边说着近乎挑衅的话，周青云刻意走近了郭成民，几乎将胸口凑到了他的刀尖上。

“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那就刺我吧。”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仿佛绷到极限的弓弦，只要轻轻一吹就会瞬间断裂。郭成民的刀尖颤抖得更加厉害，令人不能担心，他不会一不小心铸成大错。

最后，退缩的果然还是郭成民。他连刀的来不及收起来，就钻进了身边那条黑漆漆的小巷，片刻功夫便消失了踪影。

“嗯……看来我该说声谢谢，对吧？”

一直站在旁边看好戏的少年突然出声说道。他的神情异常轻松自然，完全看不出他刚才差点遭到抢劫。

“没这个必要，他——以前——算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多少也有点责任。”

说这话的时候，周青云的眼睛依然看着已经无人的小巷。

少年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周青云的侧脸，露出仿佛小猫发现了毛线团时的表情。

“这么说，你以前是当大哥的了？”

周青云回过头，他的好奇心又被勾了起来，要知道

“刚刚差点被抢，换做别人早就跑得没影了吧？你居然还这么优哉游哉的。”

“‘差点’也就是最后没事，不是吗？”少年微微一笑，“反正‘强盗’（说到这个词时，少年举起双手，在自己的耳朵边做了一个“加引号”的动作）也跑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怕的。”

“嗯……”

周青云仔仔细细打量了少年的全身——少年穿着白色的衬衫和灰色的休闲半裤，除了看着就觉得冷之外倒是非常普通。不过，他的脸确实非常俊美，瓜子脸尖下巴，精致的五官，白皙的皮肤，就连身为男人的周青云都不禁想多看两眼。虽然他的容貌相当女性化，可是周青云还是可以从他健壮的四肢看出，这个少年绝非外表那般柔弱。

“说不定，我刚才救的是那个傻瓜才对。”周青云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我是说，”周青云的嘴角微微扬起，“我刚才要是不出手，死的说不定是那个傻瓜。”

少年连忙举起双手：“我反对使用暴力。”

“不代表你不能用，或者你不会用。”周青云一针见血地指摘道。

少年歪着脑袋想了想，笑了起来。

“我怕刀子。”

周青云哼了一声，看了看手表，发现居然快要到两点了，再加上他刚才还喝了点酒，现在睡意一下涌了上来。要让他继续留在街上，光靠好奇心已经完全不够了。

于是，周青云抬起头打算告辞。

“……嗯？”

话没出口，周青云突然发现又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少年的身后。因为对方现身的方式过于突兀，连周青云都情不自禁地紧张了一下。

“少爷，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将少年称为“少爷”的是一名表情严肃的女性。她穿着一件深色连衣裙，裙子的下摆长及脚踝，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围裙，一看就是方便从事家务的服装。周青云依稀记得，似乎在一些西方国家，贵族家里的女佣人就是这样的打扮。

“啊……多玛！”少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虽然从彼此的称呼上来看，很明显少年的地位比女仆装扮的女性高出不少，然而他却似乎非常害怕对方。

周青云倒是没觉得奇怪——被叫做“多玛”的女性比少年和周青云都要年长，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严厉的气息，令人不敢仰视。不过，虽然这位女性乍一看非常成熟，但仔细观察之后，周青云还是看出她的年纪并没有那么大，顶多二十五六岁。

“我没干什么……而且，你看，”一边说着，少年指了指站在了一边的周青云，“我不是一个人。”

然而周青云却不买这个帐：“我只是碰巧路过而已，和我可没关系。”

“喂，你出卖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周青云冷漠地反驳道。

咚的一声，少年还没来得及回答，头上已经被重重地打了一

拳。

“少爷，你又向偷偷跑出来买酒，是吧？”

虽然话听起来是质问，但女性的声音很平静，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生气。

“……我睡不着，突然特别想喝一口……”少年可怜兮兮地辩解道。

周青云心里暗暗好笑，没想到居然是和他自己相同的理由。这么一想的话，要是有机会说不定两人还真能成为朋友。不过，他们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大概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另一边，看上去是佣人的女性开始对着似乎身份高贵的少年数落起来。周青云感到自己真的有必要回避了，所以转身迈步离开。

“……请等一下。”

本来在挨训的少年突然出声叫住了周青云。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周青云回过头，却没有立刻回答。随随便便告诉陌生人自己的姓名，似乎有些不妥，何况周青云也看出少年似乎并非普通人物。

然而，看着少年那天真烂漫的表情，周青云很快便释怀了。

“我叫周青云。”

“我叫司马求，‘司马’是姓，‘求’是追求的求。”

“复姓啊，挺少见呢，我记住了。”周青云笑着如是说，背地里却暗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名。

名叫“司马求”的少年对周青云回以微笑，一边说道：“你很有趣，我也会好好记住你的。”

周青云感到少年的话似乎另有深意。不过他现在非常困倦，想着或许是自己想太多了，也就没有再去深究。

.....

.....

.....

时钟拨回几小时前。和周青云分手后，贾天径直回到了自己家中。

开门一看，家里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母亲和姐姐们好像是又出门去了，而父亲也一如既往地不知所踪。虽然比起被盘问这样或许更好，可是面对冷冷清清家，贾天还是感到了一丝寂寞。好在母亲出门前留了些饭菜，贾天还不至于要饿肚子。

吃完饭收拾好碗筷之后，贾天百无聊赖地回到自己房间。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其实挺多的，但是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战之后（虽然他基本上只是在旁观），贾天可没有什么心思去做它。

一边想着随便找本书看看，贾天把手伸向了墙上的电灯开关.....

“别开灯。”

贾天吓得几乎跳了起来，他急忙环顾四周，这才发现一个黑影正站在窗前。

“别害怕，我今天不是来杀你。”

黑影用平静地语气如此说道，同时也没有表现出要靠近贾天的意思。

“齐任？”

贾天借着不怎么明亮的月光，依稀分辨出了小个子班长的轮廓，而且这个声音他也非常熟悉。

“我今天不是来杀你的。”齐任又重复了一遍。

当然，贾天不可能因为齐任这么说就放松警惕，不过从齐任没有偷袭他这一点来看，似乎还不需要太过担心。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贾天冷冷地问道。

“我有情报要告诉你，事关你的性命。”

贾天咬了咬嘴唇。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家应该有结社的人在监视才对。”

齐任微微一笑，毫不隐晦：“下午的时候，你们不是和战狼打了一架吗？结社的战斗法师那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你们那边去了，我就趁机溜了进来……而且潜入算是我的专长。”

“果然，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和你是一伙的？”

不料，听了贾天的诘问之后，齐任反而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她穿着白衣服吗？”

“是啊。”对齐任的反应，贾天感到一头雾水，“你不认识她吗？”

“不不不，我当然认识她。”齐任急忙解释，“只不过，既然她穿着白衣服去见你，那她应该也不是去杀你的。”

“她挥舞那把伞的时候可凶得很呢。”贾天讽刺地说道。

齐任笑了起来，“她一开始应该是没打算跟你们打……你们肯定是把她的衣服弄脏了吧？”

“……对啊，她说了些什么‘衣服脏了’，‘脏了就弄不干净了’之类的话，然后就突然发疯了！”

齐任笑得更欢了，“那可真是灾难呢！要是弄脏了那个疯婆子的衣服，不管你是谁她都会发飙的。”

“那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獬’可能知道，反正我不知道。”齐任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只知道她绝对不会穿白衣服去杀人，而且谁弄脏了她的白衣服她就和谁玩命。”

“你们不是同伴吗？”贾天惊讶地问道。

听见贾天的问题，齐任反而噗嗤乐了：“虽然我们都是处刑者，可不代表我们是同伴……就算真的是同伴，难道就一定了解彼此吗？整天跟着你的那个战斗法师小姑娘，你又了解多少呢？”

贾天一愣，双肩不由垂了下来。齐任说的很有道理，要问贾

天对肖婷了解多少……还不如问蚂蚁对月亮有多了解呢。

“你真的不是来杀我的？”

“我说啊。”齐任有点不耐烦了，“我要是想杀你，你开门的一瞬间就已经到那个世界去了。”

贾天不由感到些许尴尬，急忙辩解道：“你之前还追着我跑了好几层楼呢，可别忘了。”

“那是我的任务。”齐任轻描淡写地回答，“不过现在不同了，那个任务已经取消了。”

“取消了？是因为你被肖婷赶跑了吗？”

面对贾天略带恶意的问題，齐任只是淡然一笑，显得非常大度：“也算一个理由吧。反正现在你归战狼管，用不着我出手。”

看来齐任今天是真的没有要动武的意思，贾天也就放下了心。

“你刚刚一直在说的什么‘处刑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记得那个白衣服的女人也提到过这个词。”

“真没想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这样。贾天，你的好奇心还是这么旺盛，你的求知欲好像比求生的欲望还要强得多吧？”齐任用揶揄的口吻反问道。

贾天的脸沉了下来，“是啊，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想到，以后估计没机会再和你坐在一个教室了，觉得有点可惜而已。”

就在贾天以为齐任是有意玩弄自己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齐任露出了一丝落寞的微笑。

“是吗？”

贾天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好在齐任很体贴地把话题拉回了正轨。

“‘处刑者’是血腥慈悲的精神领袖‘导师’的直属部下，除了导师本人外，我们没有义务服从任何人的命令。”

“精神领袖？导师不是实际的掌权者吗？”

“没错。第三次魔法圣战之后，银秤骑士团破坏了血腥慈悲的组织，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

贾天点了点头，齐任满意地继续说了下去。

“当时的导师和几乎所有的处刑者都去世了，组织几乎崩溃。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几个拥有资源的‘倾听者’决定不能让血腥慈悲灭亡，所以联合起来重建了组织。”

“‘倾听者’？”

“倾听者本来是组织最外围的成员……甚至都不能够被称为‘成员’，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时间只是和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并不会直接参与组织的运作，更加不会杀人。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处刑者会从倾听者那里获得情报和协助。”

“倾听者好像和普通的支持者也没什么区别嘛。”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因为组织的存在是绝对保密的，而倾听者却能够被允许接触组织的成员，所以对组织来说他们和普通人还是不一样的。”

“的确如此。”贾天歪着头想了想，“可是，倾听者是怎么产生的呢？血腥慈悲的人不会随随便便在外人面前表露身份吧？”

“他们一般都是组织曾经的委托人。”齐任解释道。

“啊。”

贾天不由愣了一下，因为他感到自己似乎触及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传闻中血腥慈悲刺杀的对象都是有罪之人，可是却没有人能说清他们是如何挑选目标的，现在听齐任这么一说，看来血腥慈悲其实也和其他的杀手没有什么区别，是受托杀人的。

似乎是看穿了贾天的心思，齐任干脆地讲明了：“血腥慈悲当然也是接受委托的，否则你以为组织的成员都靠什么吃饭，武器和装备又是怎么来的？”

“说的也是。”贾天尴尬地笑了笑，“我算是明白了，也就是

说倾听者本来不应该干涉血腥慈悲的运作。”

“嗯。”齐任点头道，“本来应该是这样，可因为当时的导师和大部分处刑者都已经去世，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等到现任导师出现的时候，血腥慈悲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血腥慈悲了。组织虽然发展壮大了很多，却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职业杀手集团，再没人记得‘绝对正义’了。”

“绝对正义”是血腥慈悲的口号，代表对罪恶的制裁要不计后果，不受世俗法律的束缚，不为人情道德所左右。贾天在一本记述第三次魔法圣战的野史中见到过这个词，所以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

齐任的语气里透着一丝怨气，虽然很淡却还是没能逃过贾天的耳朵。也不是不能理解，现在已经早就不是靠剑和魔法就能横行无忌的世界了，金钱所拥有的力量已经巨大到连这些飞檐走壁的独行刺客也没办法无视的地步。昔日能够只靠一个理念就存在了千百年的神秘组织，现如今也不得不适应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然而就在这时，贾天突然察觉到齐任的话中有些古怪……

“等等，等等……”贾天打断了齐任，“你说‘现任导师出现’，难道导师不是从组织里面选出来的，而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听到贾天的问题，齐任哈哈大笑了起来。

“当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过你没说错，导师不是由组织选出来的。导师是由静夜神王亲自挑选的先知，只有静夜神王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出现。以前的组织都是在导师现世后才以他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等导师过世之后，组织也就自然解散……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

“由神挑选？”贾天齐任的说法嗤之以鼻，“听起来更像是邪教教祖喜欢的东西，这故事不是你们那个导师告诉你的吧？”

贾天的说法其实相当地不礼貌，不过齐任却只是笑了笑，没有动怒。

“你自己还是静夜神王的代理人呢，却不肯相信由神挑选的先知？而且这也不是故事，血腥慈悲的历史。”

看着齐任游刃有余地表情，贾天很想出言反驳，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和宗教狂热分子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何况现在也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好吧。”贾天打算强行结束这个有点跑偏了的话题，“你说自己有情报要告诉我，是什么？”

没想到，一直都以温和宽容的形象示人的齐任，却反而主动挑衅起来：“居然这么简单就认输了，你不是贾天吧……你到底是谁？你把贾天怎么样了？”

“你有完没完啊？”贾天不耐烦地回答，“不是你自己说事情很重要吗？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明明就是你自己先跑题的。”齐任讽刺地说，“而且，我是说‘事关你的性命’，至于对我来说嘛，就很无所谓了。”

贾天气得牙根痒痒，可是却又对齐任毫无办法。本来他还可以再继续抢白两句，不过毕竟现在是他有求于人，而且关键的时候低头也是很重要的。

“请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吧。”

见到贾天服软了，而且自己费了好大劲潜入这个房间也不好空手而归，齐任决定见好就收。

“其实战狼的任务并不是杀死你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简单’？”

贾天对齐任的措辞感到一阵茫然，但他本能地感到，这句话的背后有着对他能不能存活下来至关重要的意义。